

101 年度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結案報告

題目：情義六堆 —— 文化義工 曾秀氣

申請人：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煬和

完成年月：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30 日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 目錄

摘要.....	05
第一章、前言	
一、緣起.....	06
二、文獻回顧.....	09
三、研究方法及架構.....	13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13
五、研究限制.....	15
第二章、印象六堆	
一、前言.....	16
二、童年生活.....	17
三、內埔公學校時期.....	23
四、屏東中學時期.....	28
五、就讀成功大學.....	31
第三章、參與六堆教育	
一、前言.....	34
二、任職美和中學.....	34
三、耕讀生活.....	35
四、任教大仁藥專.....	37
五、任教屏東師範專科學校.....	39
六、任教美和護專.....	42
七、客家人興學事例.....	46
八、結論.....	46
第四章、六堆意識	
一、前言.....	49
二、「六堆運動會」與六堆意識.....	51

三、參與「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 .....	53
四、舉辦「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 .....	62
五、推動成立「六堆文教基金會」 .....	70
六、結論.....	71
第五章、文化六堆	
一、前言.....	72
二、自刊《中學之友》雜誌 .....	72
三、參與《實業世界》編撰.....	73
四、參與《六堆鄉土誌》編撰.....	76
五、刊贈《六堆英華》 .....	77
六、發行《六堆集刊》 .....	79
七、發行《六堆雜誌》 .....	81
八、推動《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	86
九、結論.....	90
第六章、六堆典範	
一、前言.....	92
二、愛國愛鄉—劉紹興.....	92
三、醫人濟世—邱福盛.....	94
四、大將徐傍興.....	97
五、關懷鄉土—鍾王壽.....	107
六、鐵血教練—曾紀恩.....	114
七、六堆熱心人.....	115
八、結論.....	117
第七章、總結.....	
參考文獻.....	122
附件資料.....	125

# 情義六堆 --- 文化義工曾秀氣

吳煬和<sup>1</sup>

## 摘要：

曾秀氣從 1970 年(民國 59 年)參加徐傍興發起、鍾王壽主編的《六堆客家鄉土誌》研究團隊，從此踏入客家研究與發揚傳承的領域，並以實際行動來展現對客家文化的熱愛，例如，擔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編輯《六堆英華》、舉辦「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發行《六堆集刊》雜誌、提議並參與新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工作、開設「唐書班」推廣客語《增廣賢文》、推動「宗聖公祠」列為古蹟、編纂《昔時賢文》、到高屏溪廣播電台及各研習會場以客語講授《增廣昔時賢文》、參與編纂《六堆客語詞庫》等事蹟，其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實有行動教育家之風範。

## 預期目標：

本計畫擬以歸納、比較、分析法，以曾秀氣老師提供之第一手資料，研究其生平事蹟，探討其對六堆客家文化傳承和發揚過程的心境與理想，並針對他多項作品進行內容分析，並探討其對後續六堆客家研究的影響力，藉以了解曾秀氣在推廣六堆客家文化的重要性，並以此書為據，探討後續六堆客家學術研究現況及發展趨勢。

**關鍵字：**客家、六堆、曾秀氣

---

<sup>1</sup> 作者為東華大學民間文學所博士、現任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 第一章、前言

## 一、緣起

曾秀氣生於日治時期昭和 10 年(西元 1935 年，民國 24 年)年間，屏東縣美和村(舊名忠心崙)人。其父親曾貴德生於明治廿九年(西元 1896 年)，卒於民國六十一年(西元 1972 年)，來台祖維盛公，曾源君三子，曾任擁有十多甲良田的曾宗祥公嘗、曾存靜公嘗等管理人，曾裕振祭祀公業常務董事。曾貴德在日治時期擔任忠心崙保正(今村長)，與駐紮當地的日本軍官關係良好，得以保護村民免於受到日軍的侵擾。光復後擔任第一、二任忠心崙村長、鄉民代表、農會理事等職<sup>2</sup>，因此稱得上是地方有聲望之家族。

曾秀氣小時候接受日式教育，就讀內埔公學校，台灣光復後，其父親為了不讓孩子忘本，乃聘曾華德設立漢文私塾教授《增廣昔時賢文》、《三字經》與《千家詩》，小學五年級時就以同等學歷考取屏東中學，之後又直升屏東中學高中部，由於健康因素而休學，最後以高中肄業學歷考取成大國文系，修業兩年後轉念外文系。

曾秀氣多年來活躍於六堆客家社團之間，對六堆客家文化的推動有重大貢獻。年輕時期因緣際會認識鍾王壽，從 1965 年(民國 54 年)開始，協助鍾王壽編纂《實業世界》雜誌，利用其外文系畢業的專長來翻譯國外文章，介紹外國實業界的狀況讓國民瞭解，以激勵讀者勇於創業的精神。1970 年(民國 59 年)，曾秀氣參加徐傍興發起、鍾王壽主編的《六堆客家鄉土誌》研究團隊，從此踏入客家研究與發揚傳承的領域，並以實際行動來展現對客家文化的熱愛，例如，擔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編輯《六堆英華》、舉辦「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發行《六堆集刊》雜誌、提議並參與新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工作、開設「唐書班」推廣客語《增廣賢文》、推動「宗聖公祠」列為古蹟、編纂《昔時賢文》、到高屏溪廣播電台及各研習會場以客語講授《增廣昔時賢文》、參與編纂《六堆客語詞庫》等事蹟，其推廣客家文化不遺餘力，實有行動教育家之風範。

---

<sup>2</sup> 曾喜城《美和村民寫歷史》屏東：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3 年 12 月 15 日。頁 78。

南部六堆客家的起源，各家說法不一，先有伊能嘉矩及陳運棟之說，後有石萬壽之主張。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的考據中認為：

**康熙二十五、六年間，廣東嘉應州所屬的鎮平、平遠、興寧、長樂各縣人氏，渡海來臺，計畫在府治附近從事拓墾時，發覺已歸閩人佔有而無餘土，僅於東門外邊墾殖菜園，正求活路時，於下淡水溪東岸流域發現有未拓草地存在，乃相率移此，協力從事開墾，田園漸次增大，生齒亦日繁。本籍民聞之，接踵移來者倍多。爾後擴展疆域，北自羅漢門之南界，南至林仔邊溪口，沿下淡水、東港兩河流域，密布大小幾多之村庄。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事時，糾合現在之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誓起義為官軍出力者，號稱一萬三千餘人，所謂六堆部落之起源在此時。<sup>3</sup>**

而陳運棟更將時間提早至明鄭時期，認為少數跟隨鄭成功父子的客家人是為客家移民來臺的先鋒。而石萬壽卻在〈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一文中認為伊氏判斷的康熙 25 年(1686)會受限於施琅「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數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之觀念，並提出客家大量移民臺灣乃始於施琅卒後，原因為繼施琅之後的水師提督對惠潮的客家人並無惡感，於是「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sup>4</sup>三者推論均有其論述之道，而筆者認為客家人於康熙初年即來臺，但受禁海令之限制，人數未有施琅逝後來的多，而康熙年間下淡水溪一帶粵民已奠定良好開墾基礎，並形成六堆聚落。

六堆的由來可以追溯至 1721 年朱一貴事變之際，因為南部客家村莊聯合抵抗民亂，根據《嗚呼忠義亭》的敘述：

**六堆的「堆」與「隊」客語是諧音，依聚落方位劃分為各堆，共有六堆，因而命名為「六堆」。據說用「堆」而不用「隊」是因為他們不是官兵，而是義民團，兩者有所分別<sup>5</sup>。**

此舉相對於官府而言，是有助於平定亂事，因此清廷為嘉勉客家人義行而敕建「忠義亭」，即六堆「忠義祠」前身、奉祀為對抗「亂民」而犧牲的客家人。但是六堆義民並非完全對當權者效忠，他們的行為是基於保家衛鄉為主，透過平亂抗敵的經驗和默契，凝聚這塊土地上的族群意識，換言之，六堆是超越區域的整合組織，跨過行政區域、地理環境限制，進而凝聚起周遭客家人的憂患意識。

<sup>3</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1991，頁 142。

<sup>4</sup> 石萬壽，〈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臺灣文獻》37(4)，1986，頁 71。

<sup>5</sup> 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屏東：內埔印刷局，1989 年 10 月。頁 19。

然而六堆抵禦外虜的功能隨著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時期的執政下，已逐漸失去武裝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族群凝聚力所產生的文化意識。一群六堆客家菁英欲振興以「六堆」為整體認同的客家族群意識，分別舉辦以六堆為名的活動。如：跨越行政界限，舉辦六堆運動會<sup>6</sup>；籌措經費，每年在忠義祠頒發客籍子弟獎學金<sup>7</sup>；編寫「六堆鄉土誌」，紀錄六堆歷史；修建忠義祠等<sup>8</sup>；這些活動都是六堆客家有心人士，期望超越行政領域的限制，再次凝聚以「六堆」為主體的客家意識、加強六堆交流的具體行動。

1970年，鍾王壽接受徐傍興博士的提議，輔以曾秀氣、鍾秉光兩位幫忙，歷時三年完成《六堆客家鄉土誌》，紀錄客家源流、六堆墾拓、先賢功略事蹟、民情風俗、名勝古蹟、藝文掌故、人物事蹟等事項，開啟紀錄六堆史料風氣之先。1997年「六堆文教基金會」在曾秀氣、曾彩金等人的提議下，組成「重修六堆客家鄉土誌編纂委員會」以鍾王壽版本之《六堆客家鄉土誌》為基礎，重新增修完成《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全部總計十四篇十五冊，近三百萬字。《新編六堆客家鄉土誌》，顯然是面對客家文化逐漸消失的焦慮所激發出來的努力成果。

筆者與曾秀氣在眾多場合有所接觸，深知其為六堆文化活動四處奔走、為客家文化傳承盡心盡力，日前受曾秀氣惠贈《六堆集刊》、《六堆英華》、《六堆傳家寶典》等文獻，供後續研究參考之用，筆者深感責任重大，再經曾秀氣首肯之後，決定以「情義六堆---六堆義工曾秀氣」為題，針對其生平事蹟，編纂眾多客家文獻的動機及熱心參與客家活動的心境給予紀錄，並對內容中可商榷、或待釐清部份，引證資料加以敘明，希望透過傳記的方式讓後世瞭解其客家精神。

---

<sup>6</sup> 台灣光復後，六堆青年推動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為了適應社會需要，定其宗旨曰：「聯誼互助，集中力量，推動六堆文化之向上，提高愛國精神。」藉此集中六堆力量及聯絡鄉誼，並於1948年召開「六堆愛國聯誼會」暨首屆六堆運動大會，六堆參加會眾一萬餘人，被喻為是康熙年後二百餘年最盛大的六堆民眾集會。參閱鍾王壽《六堆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頁125。

<sup>7</sup> 1960年2月1日忠義祠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另組「忠義祠稻穀基金管理委員會」，展開募款工作。1963年通過「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管理委員會章程」，負責忠義祠每年二次之祭典及入祀事宜；籌設六堆大專以上學生獎學並鼓勵事宜。

<sup>8</sup> 1952年羅卓英將軍提倡重修「忠義祠」，1955年破土開工重修，1958年1月3日舉行忠義先烈牌陞座晉火大典，重修完成。同年9月12日成立「忠義祠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忠義祠」之廟宇房屋土地財產、一切經費收支、每年春秋公祭大典等事項。



## 二、文獻回顧

清統治時期，六堆位處南部地區的邊緣地帶，因此除部分官修史志零星紀錄外，對於六堆缺乏詳細紀錄。所以如此，自因官修史志皆依行政單位為撰述範圍，「六堆」自始即非屬行政單位，只是位居下淡水溪東岸的客家人的一種自我認同領域，因此官修史志僅有零星紀錄。然而每一個族群成員都有對自我族群的認同與記憶，亦即族群的生存經驗。連橫在《台灣通史》序云：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sup>9</sup>

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1908年連橫開始撰寫《台灣通史》，1918年完成。《台灣通史》序中強烈顯示出「不忘本」的族群自我認同。而六堆客家編撰客家相關族群史志，也是來自於接受異族統治，激發出對於自我族群的強烈認同、保存族群生存經驗的強烈意識所致。

以下針對六堆相關文獻簡明剖析：

1935年內埔公學校校長松崎仁三郎自認在內埔地區任職多年，應該為研究鄉土歷史盡些責任，於是請當時內埔庄長鍾幹郎幫忙提供研究資料，完成了忠義亭的沿革和六堆軍的功績。而鍾幹郎的回憶錄中亦有記載：

所謂皇民化運動，要廢除我們的神壇宮廟，…但對於我們六堆人共同敬仰的西勢忠義祠，我則極力主張維持，並說服了當時的內埔公學校校長松崎仁三郎，依照我所搜集的忠義祠有關資料，以日文編著了「嗚呼忠義亭」一書，問世之後，六堆客族忠義的史績，給予日本政府上下官員甚大的刺激。不但不敢再度提議拆毀忠義祠，該書竟獲台灣軍司令官、台北帝國大學總長、高雄州知事等題字，對於六堆客族撥亂反正的義烈精神，贊揚不已，我相信該祠奉祀之多數英魂自可瞑目矣。<sup>10</sup>

<sup>9</sup>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2004年12月。頁15。

<sup>10</sup> 鍾幹郎口述、鍾王壽筆記〈鍾幹郎回憶錄〉《六堆》第四期，1979年元月。頁80-81。

本書其內容包括六堆歷史、匪亂、史蹟介紹、歷代總副理略傳、軼事、忠義亭現狀、詩歌及對有心人士的期待。而本書也是有關六堆紀錄的最早一本著作，其中雖非以「六堆」為主，但是其中與六堆相關的資料，也成為《六堆客家鄉土誌》的資料來源。

1970年，鍾王壽偕同曾秀氣、鍾秉光等人，歷時3年完成《六堆客家鄉土誌》。根據鍾王壽自述編輯經過表示，編輯時所能參考的資料相當有限，僅有鍾幹郎、松崎仁三郎合著日文書《嗚呼忠義亭》，葉榮燊編《嘉應故鄉叢談》及羅香林、李宜善等有關客家著作，加上長治鄉邱炳華先祖交下的六堆史實手抄本<sup>11</sup>。鄉土誌除參考以上著作、資料外，其餘多數資料都是經田野調查或由鄉親提供所得的第一手珍貴資料。內容包括：客家源流考、原鄉鄉賢事略與軼事、六堆開拓史、六堆之創立暨忠勇事蹟、西勢忠義祠史、六堆歷屆總理及副總理傳略、六堆鄉賢事略及軼事、六堆繁榮的原動力、故事、笑話、山歌、民謠、六堆各鄉鎮概況等共十一篇，成為紀錄六堆史重要文獻。

鄉土誌在編撰過程，不論是受訪者或參與者，也會在參與過程受到某種程度的啟發。鄉老劉兼善為《六堆客家鄉土誌》所寫之序：

**讀鄉土誌，可激發愛家，愛鄉、愛國精神，余欽徐傍興兄之高義，與鍾王壽君及其他鄉先生之宣勤，情不自己，故為之序<sup>12</sup>。**

而時任國大代表鍾國珍也在序中表示：

鄉土之有誌，猶邦國之有史也。住民來自何處？社會結構如何？其血統、語言、生活、習俗，何所起源？皆有賴於誌書之記載，後之人始得而知之焉。…鄉土之誌實與國史具有同等之重要性，皆所以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也。…吾知六堆父老昆季披閱是書之後，必能踵式前脩，發揚光大，油然奮忠義之情操，堅全民之團結，兼保鄉衛國之志節<sup>13</sup>。

<sup>11</sup> 鍾王壽〈編輯經過〉《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

<sup>12</sup> 鍾王壽〈鄉老劉兼善委員序〉《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

<sup>13</sup> 鍾王壽〈原鄉新客鍾國大代表國珍序〉《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

《六堆客家鄉土誌》出版之後，對於六堆客家族群意識、客家意識覺醒發揮推波逐瀾的功能，這種無形的影響直到 1980 年代之後，陸續有客家鄉鎮編撰鄉鎮志。<sup>14</sup>也引發六堆相關雜誌發行，可見《六堆客家鄉土誌》的重要性。

1977 年元月，時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前身)第五任理事長曾秀氣有鑑於鍾煥榮從日本帶回的《秋田通訊》，靈機一動決定著手思考已久的地方鄉土雜誌，而《六堆集刊》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曾秀氣先生為《六堆集刊》下定義，希望該刊物能做為「國內外六堆鄉親彼此了解的媒介、聯絡情誼的橋樑、促進六堆文化建設的進步、保存日漸湮沒的六堆文獻」<sup>15</sup>。該舉動乃促成日後《六堆雜誌》及《六堆風雲》的出現。此外，曾秀氣在《六堆英華》一書中自云出版宗旨：

本書取名《六堆英華》，旨在闡揚六堆「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美名善譽，仁風義舉。冀我六堆同胞「含英咀華」，起而維護傳統美德，發揚六堆精神、光耀六堆家鄉。編次為：一、漢族精華，二、六堆史略，三、六堆傳統，四、傳家寶訓，五、客家話等五篇。一、二兩篇闡明客家人勤奮堅忍、拓展進取、愛鄉愛國之史實與精神。…第三篇篇蒐求整理六堆淳樸優美之習俗與鄉土藝術，冀喚起六堆人愛鄉懷土之情。…有裨於六堆精神之歷久彌新。<sup>16</sup>

到了 2008 年，曾秀氣以先前之著作匯集編成《六堆傳家寶典》，與《六堆英華》有較大不同的是語言部份的增加，其宗旨有敘述：

語文是族群能否存在的關鍵因素，本書精選輯錄的客家俗諺語、歇後語、講四句、童謠、山歌、客家話等，希望有助於提高客語的學習興趣，喚起鄉親珍惜客語的情懷，以能說優美的客語為榮。

至此我們可知《六堆》、《六堆英華》、《六堆傳家寶典》其目的乃在蒐集「六堆」文獻、紀錄「六堆」歷史、傳承「六堆」文化，易言之，這些書籍可視為《六堆

<sup>14</sup> 六堆地區與客家相關鄉鎮，發行鄉鎮志時序如下：1973 年《萬巒鄉志》、《內埔鄉志》發行，1981 年《高樹鄉志》，1984 年《杉林鄉志》，1985 年《六龜鄉志》，1989 年《長治鄉志》，1996 年《美濃鎮志》，2001 年《竹田鄉史誌》，2008 年《萬巒鄉志》，2008 年《新埤鄉誌》。

<sup>15</sup> 曾秀氣《六堆》第一集，1978 年元月。頁 91。

<sup>16</sup> 《六堆英華》例言首頁，1977 年。

客家鄉土誌》精神的延伸。

1988年「還我母語大運動」之後，台灣鄉土意識崛起，許多客家地區紛紛成立社團討論客家事務及文化，客家相關議題討論日趨熱絡，「客家」成為各階層及執政者無法忽視的主體。1997年「六堆文教基金會」組成「重修六堆客家鄉土誌編纂委員會」從事編修工作，爭取政府的經費支援，以原《六堆客家鄉土誌》為基礎，以曾彩金為總召集，歷時4年，寫成《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十四篇十五冊，將近三百萬字，其內容包括六堆之歷史源流、自然環境、語言、政事、經濟、教育、社會、藝文、宗教與禮俗、人物、婦女、建築、古蹟與文物、六堆各鄉鎮概況等各方面。是目前六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編輯目標中談到：<sup>17</sup>

《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的編纂在於發掘祖先遺留之智慧，喚起大家重視客家文化流失之危機意識，保存客家族群之文化象徵與特質，並達到學術研究、文化傳承與推廣、文化交流與學習之目標。

《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雖然動用將近200名人力，但曾與鍾王壽共編纂《六堆客家鄉土誌》的曾秀氣而言，是真正的幕後推手與靈魂人物，其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有增修之必要，此舉對六堆客家文化的保存有實質之意義。

《六堆客家鄉土誌》在六堆文獻上的地位無庸置疑，迄今仍受到許多客家學術研究者的青睞，正也說明其在六堆文獻上的歷史地位。然迄今對客家文化有貢獻的人士而言，僅有零星人物誌以簡略敘述生平帶過，少有記載其事蹟、貢獻與精神者，筆者憂在變遷迅速的現代社會中，若不能夠保有些許前人的浩然精神，後世子孫將無法體會前人的用心。因此筆者決定以傳記式文章紀錄前人對於六堆客家文化的發揚與貢獻，希望能夠藉由「情義六堆---六堆志工曾秀氣」之文章，開啟後世對客家文化的重視，並喚起大眾對客家文化的熱情。

---

<sup>17</sup>摘錄自《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一篇歷史源流篇，財團法人六堆文教基金會，2001年，凡例。

### 三、研究方法及架構

研究需有充分的資料蒐集，方能進行更詳細的資料歸納整理，以得出更正確的結論。本研究獲得曾秀氣惠贈《六堆集刊》全集，《六堆英華》、《六堆傳家寶典》等書籍，使得能夠全覽曾秀氣著作，對於其作品之認識及其對六堆的情感有一定之認識，且對於整理曾秀氣之年表有一定幫助，因此本研究乃以上述資料為基礎，進行歸納研究。

曾秀氣編纂之《六堆集刊》可說是開啟六堆地方性客家雜誌之先驅，日後有曾彩金等主編之《六堆雜誌》、鍾振斌主編之《六堆風雲》，都將該雜誌當作範本，繼承其精神而成之作品，故將三本雜誌之內容、型態做一比較，以得地方性雜誌的發展過程。運用比較法，藉以理解其異同詳略、著作旨趣，以理解六堆歷史撰述發展過程。

本計畫係以曾秀氣生平為主軸，整合相關史料、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其編纂的書籍、雜誌，進行必要之歸納比較、並進行綜合分析，希望透過交叉比對及綜合分析、歸納完整資料後，能夠以全面性觀點書寫曾秀氣之成長、教育、任職等各階段，並研究該因素對他日後參與客家研究、客家活動所帶來的影響。

訪談法是取得研究資料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其所取得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也是研究中最有說服力的資料之一。因此，筆者透過親身訪問曾秀氣老師，從其口中充分取得生平年表、著作動機與對客家文化熱心的動力來源。訪談成果對於事件本身的主觀意見將有很大的補充性，輔以旁人的訪談成果加以佐證，將可使得研究以多面向方式完整呈現。

###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

審酌可能蒐錄文獻資料，本文研究範圍暫定包含以下範圍：

## 一、曾秀氣生平事蹟<sup>18</sup>：

曾秀氣先生內埔鄉美和村(忠心崙)人，生於昭和 10 年(民國 24 年，1935 年 5 月 12 日)。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歷任美和中學教師、大仁藥學專科學校(今大仁科大之前身)講師、屏東師專(今屏東教育大學之前身)副教授、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六堆文教基金會前身)，後來升任美和護專校長及美和技術學院教授，今退休，擔任社團法人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名譽理事長等文化義工職務，鄉親受惠良多。民國 54 年(1965 年)參與主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又與鍾秉光先生共同參與「實業世界」月刊的撰稿，揭發實業、富國富民之宗旨、鼓吹青年走向實業之路，首開風氣之先，啟迪之功不可沒。

曾秀氣先生為人澹泊寧靜、好學深思、勤於著述。其著作有：六堆英華、六堆傳家寶典、史記通論、司馬遷與文學、岳飛傳及其詩詞文等。譯作有：成功的智慧(又名致富指南)、尼采語錄(尼采著)、愛與生(羅曼羅蘭著)、人生的思索(赫塞著)等、編著福慧系列《福慧人生》、《教子有方》等六冊。

夫人林桂玉女士，台南縣新化鎮人，生於昭和 18 年(民國 32 年，1943 年 8 月 17 日)，台南師範學校畢業，曾任職於屏東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小學教師，今退休；係一位溫柔賢淑、澤心仁厚、熱心教學、相夫教子之賢內助，令其專心於著述，功不可沒。育二女一子：長女曾惠中適陳昱和醫師，於屏東市開業，仁心仁術，為人稱道；次女曾惠明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兼副院長；長男曾治鈞，媳何虹瑾，於台北市開業動物醫院；長孫曾子洛活潑聰穎。

## 二、六堆文獻編撰動機：

1973 年協助鍾王壽編纂《六堆客家鄉土誌》，1977 年著《六堆英華》，1978 年創《六堆集刊》，2008 年出版《六堆傳家寶典》。除了這些客家著作外，還有關於外國文學、翻譯、教育方面等多方面作品，其涉獵範圍之廣，令人佩服。如何在不同領域都能有所成就，實非有驚人毅力及興趣而不能得，因此，本計畫將探討曾秀氣的寫作動機，以擷取出其寫作精神，進而探求他對客家事務有諸多貢

---

<sup>18</sup> 曾慶貞、張添雄《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屏東：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2007 年 11 月。頁 155-156。

獻的背景因素。

### 三、曾秀氣筆下的六堆客家：

本研究除針對曾秀氣成長、教育階段、著作動機、背景等資料進行分析；也希望針對曾秀氣筆下的六堆客家進行分析與研究。例如他常提及六堆客家的民性、六堆客家的傳統、六堆史略等面向，是讓大眾接近六堆客家歷史的最佳途徑。因此擴大探討藉以理解曾秀氣之編撰過程及影響效應，彰顯其努力與貢獻。

### 四、曾秀氣對六堆客家研究發展的影響：

鍾王壽的《六堆客家鄉土誌》發行後，為曾秀氣的客家研究及著作奠下基礎及興趣；六堆客家學術研究漸受重視後，曾秀氣成為六堆耆老中最重要的一位。審酌曾秀氣編撰本書之時空背景及條件，本研究將對其生平及貢獻提出更多、更完整的補充；預計將蒐集與曾秀氣本人相關之文獻資料、訪談資料，藉以釐清其著作及事蹟的資料增補，以確定其在六堆研究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奠基於曾秀氣之著作、訪談、活動紀錄等資料，雖有許多第一手資料，但亦無法不受到時空、人事變遷影響的限制。

因時空環境轉換，研究於某種程度上亦受限於文獻資料可資驗證者有限，如透過其訪談中所述事蹟，可反映其於著作動機、背景等多項因素，然缺乏其他佐證資料，須待後續蒐集更多證據加以驗證。再者，之前參與《六堆客家鄉土誌》、《六堆集刊》等工作者日漸凋零，故須掌握時效，進行訪談，蒐集更多相關文獻，以免六堆史事散佚。

## 第二章、印象六堆

### 一、前言

感謝祖先，感謝六堆，感謝師長、至親好友，感謝父母。我能夠活到七十八歲，實在出乎意料。從小，我就有很多病痛，原以為能活到七十歲就很滿足，沒想到可以活到今日！承蒙美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任吳煬和博士不棄嫌我，以為我的一生跟六堆關係密切，接觸許多跟六堆文教相關的大小事情，甚至擔任負責人。吳主任希望記錄六堆文教相關且有史料價值的事情，因此要求我口述相關歷史，希望留給六堆地方參考。

過去四十年來當然有許多事情值得回憶，然一路走來，我都自稱是六堆志工，我不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般的對地方有實質貢獻，但地方大小事情多少會參與；或許這些事情不如正史記載般的受人重視，但做為地方史料也有些許價值，也才能真正呈現庶民的生活風貌。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把自己一生參與六堆的事務記錄下來，除了留給子孫、至親好友紀念外，應該也有地方史料的價值。我跟吳主任說：「年紀大了，記憶漸漸衰退，很多事情有一些模糊，而我又沒寫日記的習慣，尤其是事情的發生、時間、地點、詳細情況與經過恐怕會有失真或者遺漏，這方面就要拜託吳主任費神費心去考證、求證！」

這部口述歷史取名為《情義六堆—文化義工曾秀氣》的緣由，起因於三、四十年一路走來，許多六堆事務能夠完成，全因眾多在明處或暗處無條件奉獻，出錢出力，為家鄉、為六堆打拼的熱心人士幫忙。所以我特別跟吳主任說：不單我是志工，這些熱心人士也是志工，我的口述歷史一定會提及這些默默奉獻的熱心人士，留下他們的事蹟，讓後人知悉，並當作典範，以繼往開來，發揚光大。

我們六堆自開庄三百多年以來，能夠持續繁榮存在至今，主要就是靠這三百多年來無私奉獻、保衛家園，為了家園生存發展，奉獻心力的這些志工們。



## 二、童年生活

長期以來，對於熱心投入六堆生存跟發展的鄉親，我一直心存感佩。他們出錢、出力、出腦筋的幫忙、無私、主動，才有現今的成果。因此我非常感謝過去曾經幫助過我的六堆熱心人士。

《情義六堆—文化義工曾秀氣》旨在紀錄我及六堆志工的實際經歷。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紀錄幾十年來，我從事六堆客家事務的各種經驗，以及所有公開私下出錢出力的熱心志工，希望將他們的事蹟，藉由口述記錄保存流傳，做為六堆後進的典範，進而保存鄉土歷史，也順便表示感激之心。

感謝上天，感謝祖先，感謝我的父母，感謝我的至親好友，一路走來對我的關心、愛護備至。從小，我的病痛很多，沒想到竟然能夠活到近八十歲，因此我希望趁目前記憶、身心狀況還可以的時候，詳述過去的六堆經歷，紀錄給六堆鄉親、後輩和我的至親好友做紀念。很感謝吳主任煬和博士，他很有心，要是沒有他的催促，這本口述歷史可能不會完成。

我於日治昭和 10 年(1935)5 月 12 日出生於高雄州潮州郡內埔庄忠心崙 907 番地，也就是現在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海平路 4 號，此處是我阿公曾源君興建的伙房。光復後，政府推動鄉鎮地名統一工作，規定地名以兩個字為原則，超過三個字的地名一律要改，我阿爸當時擔任村長，故將「忠心崙」改成「美和」，「美和村」就是在我阿爸擔任村長時決定的。「美和」這兩個字音義皆美，雖然決定過程我不清楚，但「美和」改得真好。以前忠心崙四周圍有頭崙、二崙等地名，本庄居中，故名「忠心崙」。改成「美和」後影響很大，成為內埔，甚至於六堆地區的教育中心。可惜的是，美和村的小學卻沒有命名為「美和國小」，而名「僑智國小」，「僑」就是華僑的僑，當初華僑捐款興建國小，屏東分配三所，以「智德勇」命名，因此僑智、僑德、僑勇三所小學均是紀念華僑捐款興建的學校。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改成美和國小，又有美和中學，美和護專，美和技術學院，一直變成美和科技大學，一座村莊內有小學，有中學，有大學，在我印象中，將是台灣唯一。

我對阿公曾源君(民前 50 年~民國 25 年)、阿婆曾李娣妹(民前 49~民國 27 年)沒甚麼印象，我三歲前，祖父母已過世，我曾詢問父母親及大姐有關阿公的事情，他們說我阿公很勤奮經營事業，執業木匠，經營棺木店與雜貨店。阿公個性出手大方，樂於助人，常施棺救濟窮苦庄民，熱心修橋補路，深獲庄人讚賞。

我阿公樂善好施，熱心修橋補路，雖一直有耳聞，但無確切證據。今年(2012)掛紙的時候，我到附近走走，以前曾聽說忠心崙從內埔要到萬丹必須繞經屏東一大圈才能到達，路途遙遠。月興埔是我們美和村附近的牛埔仔，月興埔那邊有條溝名二崙溝，以前是差不多有 7、8 公尺甚至 10 幾公尺寬的大圳溝，以前居民隨使用竹子、樹木搭便橋跨越，手推車或許還可通過，但車輛就無法通行，很不方便。於是我阿公帶頭發起、邀請內埔村和美和村的地方士紳捐輸，興建一座鋼筋水泥橋，讓車輛可以通行。我年輕時曾看過這座橋，但並未發現石碑，今年趁著掃墓空檔，再來探查，終於發現日治時代昭和 2 年(1927)橋樑完工時立的紀念石碑，名「內埔萬丹間通路築橋碑記」，迄今保存良好。舊橋雖在十幾年前重建，然碑石經後來者加築碑亭鑲嵌保護，矗立在橋東側。我仔細研讀，發起人兼總理就是我阿公曾源君，碑文由當時內埔最有學問，文筆最好的鍾健堂先生(鍾秉光老師祖父)撰寫。碑文先述人類築橋歷史、再述此橋修建始末，娓娓道來，文字典雅流暢，文後附捐獻名錄。迄今，這是我發現阿公築橋鋪路的唯一文獻紀錄，彌足珍貴。那時候築橋花費不少，印象中橋樑有三公尺寬，約七八公尺長，當時捐資者眾，碑石完整記錄，堪稱六堆重要碑記。今年掛紙尋得與阿公有關的紀錄，心裡十分歡喜。

雖說我阿公經營小生意，但經營得當，因此累積一定資產，後來就在我的出生地修建伙房，後雖然續有修繕，有些微改變，迄今兩堂屋還保存的很完整，大體上仍維持我阿公興建時的格局。祖堂第一落一進去就有一塊陳慶蘭先生贈送的牌匾，書「耕讀樂」三個大字，我曾詢問此人事蹟、跟阿公是何關係？但並未得到明確的說法，迄今一進祖堂大門仍會看見「耕讀樂」的牌匾，很有特色。我不清楚阿公是否有文學涵養，但「耕讀樂」這塊匾當成了曾家祖訓，因為我們這些後代子孫除了讀書上班也以農耕為樂。

我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職，教書之餘兼務耕作。我的田是祖先、阿爸傳下來的，雖然一面教書一面耕田，很難兼顧，但是祖公業捨不得賣掉，所以一直維持到現在。雖然說「耕田耕不到來吃」，但祖先傳下來給我們的田地是應該保存，就是我們的家訓。耕田、讀書是客家人的傳統，也是祖先對我們的訓勉，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忘記。

我阿爸名曾貴德(民前 16~民國 61 年)，處事認真、擅長理財，可能受到我阿公影響，也是熱心公益的人，所以曾被推薦管理擁有幾十甲良田的「宗祥公嘗會」、「存靜公嘗會」，後擔任「曾裕振祭祀公業」常務董事。日治時代他曾擔任忠心崙的保正，保正就是現代的村長。光復後，他繼續擔任第一、二任村長、鄉民代表、農會理事等職務。他除了繼承我阿公留下來的雜貨店，後來又在美和村開設碾米廠，從事米穀生意。他服務村民認真，不管擔任何種職務均全力以赴，所以深得地方人士好評。阿爸經營事業得法，留給我們兄弟一些田產，雖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政策時被放領了不少，但留給我們兄弟的田產，迄今兄弟都還保存，未因在外工作就賣掉祖產。

阿爸重視教育，光復後社會秩序混亂，青黃不接，教育亦然，所以阿爸在庄內發起讀漢文的教育活動，邀請曾到大陸待過且懂漢學的曾華德先生任教，設立一所兒童的私塾，讓庄內的小孩有機會接受漢文教育，此時期接受的漢文教育對我日後影響深遠。

塾師曾華德，大家叫他阿華叔或阿華伯，身著長衫，瘦瘦高高，兩眼有神，喜歡喝幾杯，有時上課還能聞到他身上的酒味。他對學生要求嚴格，主要教授「增廣昔時賢文」，課文必須背誦，如背不出來就要鞭打手心或罰站。那時我的記性很好，背起來後一直都記得，後來我積極編書或印書推廣「增廣」，讓各界認為「增廣」是推廣客語的很好教材，我前前後後就印贈了上萬本，就是受到這個影響。「增廣」念久了之後，幾個調皮的小孩就自己胡編幾句，趁先生不在時唱念取笑老師，我依稀記得內容：「阿華叔，食酒嘜豬肚，食咁嘴努努(鼓鼓)」，小孩子天真，童言無忌。雖然華德老師很愛喝酒，但學識、漢文很好，光復以後，很

多受日本教育的人要擔任公職就一定要會使用漢文，所以當時很多人常去請教他漢字讀寫的問題，很受大家重視。後來學校教育逐漸恢復正常，小學正常運作，唐書班辦了兩個暑假就停辦了，但這時期的漢文教育對我後來影響很大。

我的阿婆，在我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幸好有留下相片，我才能在記憶中回憶她的影像。阿婆是二崙人，名叫李娣妹。從相片中看得出她很賢淑、端莊。阿公事業經營得法，阿婆應也是相夫教子得宜，是一位典型傳統的客家婦女。阿婆生育 3 子：曾華德、曾富德、曾貴德，3 個人都能成家立業，也都有成就。我媽媽是李雲華妹(民前 13 年~民國 69 年)，萬巒人，日治大正 7 年(1918)3 月 27 日跟我阿爸結婚。

外公是萬巒的李杞郎先生，外婆是我們曾屋人—李曾桂妹。我小時候對萬巒印象深刻，每當媽媽帶我回娘家時，外婆一定會去萬巒有名的板店買面帕板給我吃，所以我對色香味俱全的萬巒面帕板留下很深的印象，到現在，如經過萬巒，除了品嚐豬腳，帶豬腳跟家人分享外，我一定會在那邊吃一碗面帕板。萬巒的面帕板很有特色，很值得我們把這種米食文化保存下去。

我一生受我媽媽李雲華妹的影響很大，她有忍度、肚量大、心地善良，左鄰右舍有任何困難、急難請她幫助，幾乎有求必應。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到光復初期，那時一般庄民生活十分辛苦，很多人都沒有米煮飯吃，他們常會帶著布袋來求我媽媽借幾升米，或是沒錢而有急用的人；我媽媽一定會量幾升米給他們回去煮，也會量力給一點錢救急，這些事情讓小時候的我印象深刻。媽媽本身很節省，很慈祥，很有忍度，我一生做人處事受到媽媽很大的影響。我之後會參與六堆的事情，應該有受到我阿爸熱心參與公事、公益的事情的影響。對人有度量，能夠忍讓，不跟人家計較，這一點是受到我媽媽的身教影響。

小時候，我家有好幾甲地，大姊很早出嫁，二姊從事教職，所以我從小學到中學，每天放學回家，一定要幫忙媽媽處理家事。那時弟弟還小，而我阿爸又忙於公事，幾乎都由我媽負責田裡耕作的事，我發育算早，小學時身材就很高大，有一點力氣，所以母子兩人常一起做田事。那時田裡會缺水，晚上常須提著燈盞

火跟著媽媽到田裡放水，曾經有幾次遇到毒蛇的驚險經驗。平日放學回家，我一定要餵雞、鴨，還要幫忙準備豬菜餵豬。那時家裡飼養一頭牛，早晚要餵牛，牽出去喝水、吃草，中午有時候還要去「糶晝」，所謂「糶晝」就是上午工作結束，耕作的人中午休息時，要有人看管牛隻，放工後則要牽牛吃草。

平日，如果媽媽工作未歸，我就要煮飯；以前煮飯不像現在那麼簡單，須要燒柴升火，很困難；火候過頭了，飯就會燒焦；柴沒燒好，飯就半生熟；都會被家人責罵，甚至敲頭顱！此外，還要用大鍋仔燒熱水供家人洗澡。課餘要幫忙種菜，小時候，小學只讀上午，下午幾乎沒課，就要回家幫忙。兩個姊姊嫁的嫁，上班的上班，沒辦法幫忙，弟弟又小，逢年過節一定要協助媽媽處理廚房的事，因環境使然，讓我成為媽媽的左右手，我也學到很多做菜和家事的技能，到現在仍覺受用無窮。所以小時候的教育和成長環境，影響很大，現在小孩比起我們那個時代，可說是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生活體驗和生活技能實在不足。現代父母親只要小孩用功讀書，成績好似乎就有交待了，如此讓小孩跟生活脫節，跟人的相處有所不足，這到底是幸或不幸，其實很難講。

有鑑於此，有機會時我會要求子女做家事，最起碼要會煮飯和做簡單的家常菜，不能只是飯來就吃，卻連飯怎麼煮都不會。我以為如果小孩習慣拿錢到外面買著吃，如果遇到天災或缺水沒電的時候，那就真的無法生存了，這是我的人生體驗。所以我很感激我的父母，給了我很好的生活教育，到現在還能夠靠自己生活、生存，不會因為沒人煮飯就沒依沒靠。

日治時代，因阿公有留下財產，阿爸做生意兼耕田，善於經營，家境小康。我小學二、三年級都擔任班長，除成績不錯外，四肢也發達，運動神經靈敏。印象中，潮州郡舉辦學生運動會，我曾被選為一百公尺的選手。

童年過的很精彩，除了幫忙家事外，放牛、餵豬、撿田螺、摸蜆仔、釣拐仔、釣蛤蟆、爬上跌落、學游泳、放黃鱔，這些現在小孩不會玩的事，我幾乎都玩遍了。值得一提的是光復第一年，也就是我小學四年級那年，我曾經跟國小同學，三三兩兩去弄獅頭，到附近庄頭的各姓祖堂、店面弄獅拜年，大家習慣上都會包

個小紅包答謝，聽到很多人稱讚說這些小鬼怎麼那麼會弄。弄獅頭和打鼓敲鑼、提花籃、收紅包的，總共要五個人以上，雖然紅包收入不多，卻是很有趣的經驗，非常值得回憶。現在過年已經看不到弄獅了，年味也淡了。

小時候還有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我伯父曾富德，他幼年時曾讀過漢文，對三國很熟悉，那時我很喜歡聽人講故事，他常常會講這類的故事給我聽，我聽得津津有味，雖然認字不多，但引發我對「傳仔」很大的興趣；中學之時，我看了很多「傳仔」（章回小說），像是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甚至三國演義我都開始看，也看了不少現代小說，這或許是我日後愛好文學的遠因。

我阿爸三兄弟，老大名華德，曾華德伯父中年去世，阿華伯母因為生產感染某種病，當時醫學不發達，結果癱瘓在床。她雖然癱瘓，但記憶力十分好，很喜歡稱讚別人，喜歡說美言好語，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時常，我看到伯母躺在黑黑暗暗的房裡沒人陪伴很可憐，就會跑進去陪她，伯母會講一些故事和好言好句教導我，這讓我小時候留下很深的印象，對我日後的人格影響也播下不少好的種子。

小時候家裡耕種很多田，約有七八分地在現在東港溪畔，就是羅康圈(美和村四維巷)那一帶。那時沒有大路可通到田裡，如果下雨，小路就成爛泥巴路、高高低低，非常不好走。我跟媽媽去田裡巡視，常看到有人不小心滑倒，雖然媽媽沒交待，但我會很自動的挑起畚箕、拿著鋤頭，填平那些高高低低的洞；有時看到叔婆伯母、嫂嫂經過的木板橋，橋板破爛斷散，很危險，我就會回家拿木板更換，以方便眾人通行，當然我自己也比較好通行。這些事情現在回想起來，冥冥中似乎也受到阿公熱心修橋鋪路的遺傳。

離我家大約一百公尺左右有座伯公壇；媽媽告訴我，小時候我曾給伯公認當義子，所以我常會主動去幫忙打掃，這也是我對宗教、神明很敬重的原因。媽媽回憶我嬰兒時期，有一回嚴重拉肚子，附近醫生開的藥無效，情況危急，媽媽想盡辦法打聽到當時萬丹公認有名的醫生一張山鐘，當時傳說張山鐘醫術厲害，病患往往不用吃藥，只要到診所前面的水井打水喝就能治癒，因此附近醫院束手無

策的各種疑難雜症，都會去那邊求診；拉肚子嚴重的話會導致脫水，媽媽為了救我一命，繞過屏東到萬丹求醫。張山鐘行醫積德，聲望很高，參加台灣光復後第一任民選縣長選舉，當選擔任屏東縣第一任民選縣長。

### 三、內埔公學校時期

我七歲入「內埔公學校」，即今「內埔國民小學」。內埔公學校成立於 1898 年，創校之初校舍借用內埔昌黎祠，後校舍遷到東寧村，最後遷到現址。七歲入學時，因發育早，體力好、身材高大、反應也算可以，所以同學、老師都很疼我，一、二、三年級我都擔任班長。一年級，有位印象很深的老師，名叫尤紳寶。印象最深的是朝會時，全校師生肅立聆聽校長宣讀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的莊嚴場景。校長穿著文官制服，配戴短劍，非常威風。

我書唸得不錯，我也是「搞頭王」。同伴常玩幾種遊戲：如單腳跳，每個人先用手勾握一腳，再用單腳跳躍，用另一手推扯對方，推來推去，推到對方勾腳的不支鬆脫，兩隻腳落地就算輸啦！或者是被對方推倒也算輸了，我是這個遊戲的強手，除了幾位跟我不相上下外，很少有對手。也常玩騎馬射箭，一人站在前面兩手後伸，後側兩人，分別用外側的手搭住前面人的肩膀，內側的手握住前面玩伴的手，一人騎在三人組合成的「馬」上面，雙方對衝，看誰先把對方騎在「馬」上的人推下來，就算贏。另外學校設有小型相撲場，上課時就穿著內褲在沙堆上摔來摔去。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要侵佔其他國家，實在是用心良苦，從小學就開始培養小孩子的戰鬥意志。除男孩子外，女孩子也要培養戰鬥精神，很有規律的訓練女孩子用長木刀練習刺殺術。現在想起來，日本人很早就有全國皆兵的規劃，以實現其稱霸世界的野心。

一二三年級早期，日本還沒有戰敗，景氣不錯，當時的生活可說是最值得懷念的童年時期；三年級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戰事日趨緊張、不利，尤其是最後一年，美國飛機頻繁空襲台灣，高雄、屏東被炸得很慘；頭幾次空襲，飛機只空投宣傳單，大家爭相搶閱，然派出所宣布撿到的宣傳品要全數交給村長，村長收集後交到派出所，因日本人擔心台灣人知道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節節敗退，以及很

多地方被美國人攻佔的消息，因此嚴格控制消息，不讓老百姓知道。

太平洋戰爭最後一年，台灣生產的物資大量供應日本軍事支出，因此糧食短缺，日本人開始採用配給政策，至於肉類等食品就更不用說了。因應戰爭消耗，鋼鐵原料缺乏，政府開始強迫家家戶戶鋸掉所有鐵窗等，將所有的鐵製品捐獻給國家製造槍砲、船艦，把一切奉獻給皇軍國家，此時部分地方有識之士已看出情勢不利端倪。糧食短缺加上警察查緝嚴格，大家長期無肉可吃，只有逢年過節時偷偷殺豬。如果有人私下殺豬，親朋好友就暗中互通消息，設法弄一些回家偷偷地吃。另外，政府大量徵糧，以致大家都吃不飽，只好想方設法偷偷摸摸藏些糧食，以免缺糧。當時有關黑市的買賣叫做「亞咪」；用草繩編織的袋子就稱為「亞咪咖綁」，大家都知道就是黑市買賣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外來語我也不清楚，只是這名詞變成大家形容黑市以物易物來買賣的方式。

戰爭導致米糧不足，很多人只能吃蕃薯，因蕃薯生產有季節性，所以收成的蕃薯就要刷成蕃薯籤，曬乾後儲藏起來慢慢吃。小學三年級時，很多同學家沒有白飯吃，若有蕃薯飯可吃，就算是有財勢的家庭。沒辦法，肉啊豬啊都被政府強迫捐獻，或用很便宜的價格收購，就算養雞也沒用，也會被徵收。當時雞隻常會感染雞瘟，物資缺乏的年代，染上雞瘟的雞即使死掉，也捨不得丟掉，用大量鹽巴醃漬曬乾後留著慢慢吃。當時逢年過節，想要吃魚肉都很困難。

我的小學同學十之七八都餓的面黃肌瘦，尤其當時瘧疾流行，班上同學幾乎十之七八都得過。痢疾也很猖獗，班上常突然少了幾位同學，就一定是拉肚子拉過頭走了。有的同學因為瘧疾發作沒辦法來上課，有的同學在上課中瘧疾發作，發高燒又冷得發抖，非常痛苦難受。那時有種治療的藥，黃黃的，叫做「阿德不林」，也有奎寧，「阿德不林」較常用，只是吃了「阿德不林」的患者，臉色會變黃，就像得到肝病一樣。我也曾感染，幸好服藥後痊癒。

戰爭時期瘧疾一直困擾很多人，因為資源匱乏，藥物不足，因瘧疾發燒過度而往生的人很多。光復後，美國援助台灣 DDT 殺蟲劑，家家戶戶開始大量噴灑 DDT 後，所有的蚊子、蟑螂，連「乾蜚」（臭蟲）都很徹底的消滅。不只為了消滅



蚊子，甚至於農作物的病蟲害都用 DDT 或類似的殺蟲劑。當時，女孩子頭髮常會長頭蝨，大人就會將 DDT 灑在頭上，再用布巾包起來消滅頭蝨，男生因理光頭較沒有問題。另外，棉被、床舖臭蟲叢生，蚊子也多，沒有掛蚊帳簡直無法入眠，自從使用 DDT 後，臭蟲絕跡，蚊子也少很多，實在有效。但是當時大家還不清楚 DDT 是非常危險的殺蟲劑，殘留毒性所導致的後遺症十分嚴重。幾年後，美國才發現 DDT 的毒害性。印象中看過一位美國學者寫過一本名《寂靜的春天》的書，描述：蟲子都被殺死，甚至吃了蟲子的鳥也中毒死掉，導致大地、草原、耕地都聽不到鳥叫蟲鳴…。這本書喚起世人重視 DDT 的可怕後遺症，幾年後台灣也禁用了，可是因為一段時期大量使用，迄今我們的身體裡或許都還殘留 DDT。

國小三年級，因躲避空襲，書已唸不成了。當時政府下令，位在都市較熱鬧地點或軍事要地附近小學，必須搬遷到比較安全偏僻的處所。因此我們先遷到昌黎祠，一段時間後，昌黎祠也不安全，又搬到番仔埔的一間廟宇。每次搬遷，就由小孩子自己搬書桌椅，當時書桌是兩人併排式，搬遷時兩人一組抬到很遠的地方，沒有牛車載運，上學必須從忠心崙（美和村）走到番仔埔（興南村），搬來搬去很花時間，所以讀不了什麼書。

記得第一次美國飛機來散發宣傳單時，大家都很好奇，B29 轟炸機從天空飛過，日本人的高射砲也一直轟上去，但似乎沒有任何一架飛機被打下來，因 B29 飛得很高，聽說高射砲射不到飛這麼高的飛機。接下來美國人就開始投彈轟炸了，先是聽說高雄被炸得很慘，然後也屏東也開始被炸。當時美國有一種我們稱為雙肚底的戰鬥機，也有人稱為「洛克希德」，除轟炸屏東，美國人也會找目標掃射。有一次轟炸屏東市後，接著就來炸我們這邊的鄉下，我印象很深刻。當時空襲警報一發布，學校就放學回家，常為了躲避空襲，讀書讀到一半，就要半跑半走匆匆忙忙趕回家。因我身材魁梧又當班長，所以我常要背一位行動不便的同學跑回忠心崙，現在想起來心頭還是會緊張。

美國人轟炸屏東後，政府強迫家家戶戶挖防空壕、防空洞；有一天我們全家

正在吃午餐，飛機從屋頂上飛過，接著就是一陣機關槍掃射的聲音，沒多久飛機開始轟炸，大家趕緊躲到防空壕裡，不久就聽到轟隆作響的炸彈爆炸聲音，忠心崙附近掉下兩顆炸彈，幸運的是這兩顆炸彈都掉在村庄外圍的農田中，雖然我們躲在防空洞裡，但隆隆的爆炸聲及強烈震動已嚇得我喊阿爸阿媽了，幸好防空洞沒有坍塌，否則我們定會被埋在裡面，這是我少年時期第一次親身體驗戰爭的可怕，幼小的心靈也留下對戰爭殘忍可怕的黑暗傷痕。飛機離開之後，庄民好奇的爭相跑去離我家約三、四百公尺的落彈點察看，炸彈炸出半徑約五公尺的大洞，也在附近撿到很多鋒利的砲彈碎片，當時如果有人在此處附近，一定沒命。當時民間就有傳說，兩顆炸彈沒有掉在忠心崙庄內也無人傷亡，是因為媽祖廟的媽祖娘娘和觀音菩薩一人踢走一顆，一個踢到西邊，另一個就踢到東邊；傳說可能是老人家在驚恐之餘的自我安慰，但神明保佑的事蹟很快在庄內傳開。

戰時，我家發生一件重大不幸，大哥曾文山當時在日本留學，就讀鹿兒島的商業學校。某次，他搭乘的火車遭到美國飛機轟炸，不幸在轟炸中身亡，在日本照顧我大哥的人，幫忙把一部分的骨灰、頭髮、指甲寄回來，接到大哥遺骸時，媽媽傷心難過的嚎啕大哭，我只能在旁邊默默的陪著媽媽流淚。記得那時我安慰媽媽說：「沒關係，我長大之後會好好的努力讀書孝順你。」為了這事，媽媽痛苦了很久才慢慢恢復，也因大哥過世，我變成長子。當時深刻體會媽媽的辛苦，母子倆同甘共苦、相依為命。

日本投降後，局勢產生巨大變化，日本的警察、老師、公務人員的處境淒慘。但日本人畢竟是有制度文明的國家，對國家、天皇唯命是從。之前日本遭到美國兩顆原子彈轟炸，傷亡慘重，昭和天皇宣佈投降，在台灣的日本人也遵從天皇的旨意，繳械投降。雖然有些日本警察因欺負過台灣人，遭到台灣人趁機報復，不過多屬個案。大致上，雖然日本警察有時行為暴虐，濫刑體罰，作威作福，但多數台灣人對老師、行政人員、駐紮地方的軍人印象很好。記得美和村的伯公廟，那時駐紮某個部隊的軍醫，因我阿爸擔任保正，所以他來過我家，大家互動客氣，如果庄民生病，因軍隊藥物較多、資源較豐，他也會診治村民，印象中，當時有個醫官騎馬，還挺神氣的。

日本投降後，台灣移交給國民黨政府接管，日本人、日本軍全部遣回日本。當時高我們台灣人一等的日本人開始打包等待遣送，政府規定一個人只能帶一個包袱上船，於是很多日本人回國前，就在內埔街上或者在比較熱鬧的地方，如屏東或潮州，把他們沒辦法帶走的東西，像是傢俱等，統統擺出來叫賣變換現金。國家強盛的時候就得意忘形，一旦戰敗國民就淪落街頭，很淒慘。

日本投降，三年級也結束，初開學時學校老師青黃不接，日本老師又不能上課，後來政府就派一兩個會講普通話的人來教台灣人，地方上有受過漢文教育的，邀請他們擔任代理教師。很多新的教科書，老師自己也不懂，這些老師只能臨時抱佛腳，集中在內埔國小講習，粗略學幾天新教科書就上台照本宣科，老師的國語多不標準，很多字都是用客家話硬拗過去的，學習效果有限。這段時間我覺得最受用的是，我阿爸看到這些小孩子上學沒有老師教，不知怎麼唸書，於是集合庄內的小孩，請曾華德來教我們讀唐書，讀《增廣昔時賢文》，也讀了幾首千家詩。這是日本投降，台灣被國民政府接管時期的小學大約情形。

小學，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四年級和五年級的兩位導師。四年級，學校逐漸上軌道，由黃金榮擔任班導師，日據時代他是代用教員。教科書名《漢文讀本》，印象中字體很大，目的在教學生識字，讀本開頭記得是：「人有二手，一手五指，指有節，能屈伸」，內容詞句大多三個字一句，模仿三字經形式，唸起來很順口。四年級升五年級時，才有大陸編寫，由商務印書館或者開明、世界書局等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讀本在台流通。

五年級時遇到台南師範畢業的年輕老師利純志，利老師熱心、認真、對教學很有熱忱。屏東中學當時在南部算是重要的學校，恢復正式招生，他就鼓勵我們跳級參加考試，因此放學後，他特別在宿舍幫我們免費補習，希望我們班上有學生可以在五年級時就去參加考試。我記得內埔國民小學五年級去參加初中考試的好像有三、四個人，記不很清楚了；後來我考取屏東中學，東寧村的黃國男也考上；內埔的黃正清，好像因為親戚在高雄，考上高雄的初級工業學校；還有一個鍾修福考上內埔中學。因是跳級考取屏東中學，所以內埔國小我並沒有畢業，當

然也沒有畢業證書，當屆畢業典禮的相片裡也找不到我，小學就這樣匆匆的過去了。

內埔國小舉辦一百週年校慶大會時，賴校長很有心邀請校友返校齊聚一堂，也請大家寫文章紀念，主編向我邀稿，我說：「我五年級就考上屏東中學，所以內埔國小沒有畢業，也沒有畢業證書，當屆的畢業照也沒有我。」這是跳級美中不足之處，所以我不清楚我國小該算哪一屆。我很懷念感激四年級的黃老師與五年級鼓勵我們跳班的利純志老師，兩位老師今已不在人世。

#### 四、屏東中學時期

民國 36 年，小學五年級，12 歲的我以同等學歷考取屏東中學，當時分初中部、高中部，校長是鍾治同。內埔當時還沒有直接到屏東的公車，因此每天要從忠心崙騎腳踏車或走到竹田火車站搭車，早晨約 5 點多就要從家裡騎腳踏車到竹田，路程差不多要 2、30 分鐘，走路大約要一個多鐘頭，頭班車大約在 6 點左右開出，一定要趕到，否則上學就遲到了。到了屏東火車站，尚須徒步半個鐘頭到校，快一點大約 20 分鐘。我那時很用功唸書，但光復初期，經濟凋敝，物資不足，營養不夠，每天奔波就學，體力消耗很大。

同時期庄內也有幾位到屏東中學唸書，竹田也有好幾位，大家每天搭同班火車，又在同一所學校，所以火車上大家會打嘴鼓直到下車，下車後還會繼續邊走邊講，現在想起來獲益不少，也很值得懷念。同學中有一位李瑞奎同學，後來也在美和護專任職，大家成了同事，他是學校李瑞昌董事的弟弟，後因身體不好，中年往生。比我高一級有位趙萬免學長，他非常喜歡讀書，讀了很多書，能言善道，又很會畫圖，我那時候開始閱讀很多課外書，例如《開明少年》、《中學生》雜誌和許多小說等，多少受到他的影響，可惜他沒有畢業，靠自己自修。當時社會上流行漫畫雜誌，他畫的漫畫曾刊登在漫畫雜誌，有點名氣，後來受到基督教教義感召，參加了教會的宣道團，聽說跟教會到美國去了，從此沒有消息。這就是我讀中學的大概情形，初中時我很愛看書，成績很好，因此取得直升高中的機會。

初中一年級，我才知道什麼是「六堆」。民國 37 年 2 月 23 日在竹田國民學校舉辦第一屆六堆運動大會，我從忠心崙騎腳踏車到竹田國校參加此次運動大會，會場人山人海、熱鬧喧騰，可說是六堆難得的盛事，我才深刻感受什麼是「六堆」，這次運動會在我年少的心裡播下對六堆家鄉的關懷之情。六堆運動大會是由留日歸來的熱心青年劉紹興、戴阿麟等人到六堆各鄉鎮去奔走、募款、號召大家來參加運動大會逗熱鬧，得到六堆人士熱烈響應。

六堆運動會，重現當年六堆志士保衛家鄉，團結一致的精神，意義重大。可惜當時經濟景氣不好、經費籌措不易，加上政府顧忌族群性的大規模活動，因此第一屆六堆運動大會後停辦了 18 年，直到民國 55 年才舉辦第二屆更大規模的運動會，此後持續迄今，現在六堆運動會已成為六堆人年度的重要敦親睦族活動，以台灣而言，十多個鄉鎮的聯合運動會應是獨一無二的。

高一時遇到激發我文史興趣的名師—孫克寬，孫老師上課唱做俱佳，博聞強記，課文倒背如流。他常鼓勵我們背誦好的白話詩和文言文，甚至上課時以比賽的方式帶動全班背誦的風氣。作文不錯同學，批改後就會請作者在課堂上公開朗誦，我常被指定朗誦自己的作文，所以我對寫作興趣濃厚。我一輩子都對文史感到興趣，喜歡唸書，受到孫老師影響很深。孫老師是元史專家，東海大學成立後，受聘任教，我曾專程到東海大學拜訪、問候，他是我一輩子都懷念的老師。

高中時，政治局勢嚴峻，即今所稱「白色恐怖」時期，就讀屏東中學時有很多年輕有為的老師，往往在學期半途就消失不見，不來上課了，學校也未說明原因，後來聽說這些人乃是因為白色恐怖時期有思想問題嫌疑，或共諜嫌疑，因此失蹤或被政府逮捕。當時我也感受到政治上的肅殺氣氛，因此說話都很小心，老師上課說話也很謹慎，不敢隨意評論政府或時事，直到上大學，政治氣氛仍然充滿肅殺之氣。

高中時，我是春季班，擔任班長且學業成績不錯，民國 41 年被選為模範生，受到縣政府表揚。因就讀春季班，當時台灣的招生制度是夏季才有招生，學制不同，感到很不方便，高一結束後就休學半年。休學對我影響很大，因休學期間不

用唸教科書，我就廣泛涉獵文史哲類的書籍，也讀了很多雜書，沒有目標的讀。課外東西讀多了，復學後，對於正式課程就興趣缺缺。

民國 38 年，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許多在福建、閩西、上杭、長汀客家地區傳教的德國籍天主教神父受到共產黨迫害，也遷到台灣，在潮州、東港及六堆地區傳教。我對這個新來的宗教、德國神父、德國人很好奇，同時求知慾也很旺盛，民國 43 年，跟他們有初步接觸。他們講的上杭、長汀客家話，跟六堆慣用的四縣話相差甚遠，所以很多人聽不太懂。我對天主教和德國人好奇，所以藉口要跟他們學習德文，並表明願意無條件協助他們進行傳教工作，所以他們接納我。這段期間吃、宿免費包辦，不過沒有領半分薪水。起初在萬巒開教時，我就在天主堂的恩神父處幫忙，那邊有宣教士負責打理傳教相關事務，我就負責對中小學生的宣教工作。教堂當時也負責分發美援物資，如：沙拉油、麵粉等美援物資。只要村民來教堂信教、聽道理，就能領取，因此場面很熱鬧。

在教會工作的日子，我很努力研究教理，教導教友唱聖歌，很受歡迎。後來賈神父在佳冬的賴家村買了房子準備開教，萬巒的恩神父就要我去幫忙，所以我也曾到佳冬賴家村幫忙傳教。情況跟萬巒相同，有很多中小學生來聽我說天主教的故事，學唱聖歌，也有美國援助的麵粉、沙拉油，所以來參加的人都能夠帶些禮物回家。在我初中時，趙萬免同學成為很虔誠的基督徒，我可能多少受到影響，因此我對基督教，對耶穌的精神，對新約、舊約產生興趣，很努力閱讀有關天主教方面的書籍。

休學期間，有很多高中時期的同學、親朋好友都用驚疑的眼光看我，認為曾秀氣是否讀書讀瘋了(發書狂，其實是青春叛逆)，行為走樣，家裡人也很不放心，尤其是我父母親很擔心我去當神父。我阿爸曾跟萬巒的好朋友、結拜兄弟一起到萬巒天主堂瞭解情況，要求神父別讓我去唸修道院當神父。我前後足足有一年半的時間就在萬巒與佳冬賴家村的兩個天主教堂幫忙、學習，這段人生經歷，讓我對基督教義有初步的瞭解，也啟發我對宗教的興趣，以後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甚至回教經典，我都充滿興趣去涉獵、研讀。到現在為止，宗教教導我的

人道、慈悲、智慧的精神，仍是我安身立命重要的依靠。

我認為天主教，道明會的德國神父從大陸遷來六堆地區設教，對於六堆的歷史、文化、民俗、宗教信仰都是前所未有的經驗，雖說長老教會也設有教堂，畢竟基督教長老會與天主教還是有差別的。就我所瞭解，六堆新編的鄉土誌跟鍾王壽先生編的六堆鄉土誌裡面都沒有很詳細的紀錄。

因家人持續反對，加上兵役快徵召了，最後離開佳冬賴家村天主教堂，回到屏東中學復學讀書。經歷跟社會接觸的經驗，又自由自在閱讀各種自己喜歡的書籍，眼界不同，心已「野」了，對為了升學而被迫學習的數學、理化這些教科書，感到無法接受，格格不入，味同嚼蠟。我對文史仍然充滿興趣，但其他科目學習很不認真，也不太重視升學，一付我行我素的態度。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到學校圖書館以及屏東介壽圖書館借閱各種書籍，因此我的學業成績不很理想，高中也沒畢業。

## 五、就讀成功大學

民國 45 年我以同等學歷參加大學考試，出乎意料考取國立成功大學國文系。就讀國文系期間有很多趣聞，我在那邊也被選為班代表，但因我的名字很女性化，大家都以為是女生。班上的副班代表，也是班花，她的名字就很男性化——陸仁。因陸仁長得很靚，所以很多別系的，特別是工學院的學長寫情書給我，誤以為我是副班代，那些情書投遞到女生宿舍後，班上女生就把情書拿來班上公開宣讀，大家笑成一團，這是大學鬧的笑話，很有趣。後來我把這件事撰述投稿中華日報「學府文光」專欄，還賺了一筆稿費，稿費就跟同學一起分享。

當時成功大學以工學院為主，文理學院只是「陪襯的」的，我是中文系的第二屆，新成立的科系，師資等各方面條件讓我極感失望。一年級結束，同學都在轉系，我對理工科系興趣缺缺，因此沒有申請轉到理工學院，考慮自己的外文程度不是很好，就申請轉到外文系。外文系畢業後，感覺也沒什麼收穫，大學五年，我認為自己的程度並沒有大幅度進步，但是看了很多雜書，也交了幾個有趣的朋

友。如蔡茂宏，因他年紀較大，受過完整的日本高等科教育，日文程度好，大學時就開始翻譯日文教科書或日本小說賺生活費，我受他的影響，日文頗有進步。還有一位朋友後來也轉到外文系，名叫簡三勝，橋牌、交際舞、籃球都很拿手，教我玩，我都沒有學會，他是到現在還保持聯繫，可以互相調侃的成大同學。六堆的成大同學鍾國喚(土木系)、李明來(機械系)、林銘章(電機系)，是至今仍有來往的好朋友。當初大學入學考試時，我認為自己就因好讀雜書，所以少考了 10 分 8 分，要是多考個 10 分 8 分，說不定就到台北就讀那些文史類的大學，所以人生的轉折命運很難講。當初唸大學時，如果碰到的師長對我的啟發比較多，指導較用心，說不定今天就走另一條不同的人生路。雖然我大學不是很用功唸書，幸好沒讓父母失望，畢竟大學順利畢業。

值得一提的是，就讀大學時還是戒嚴時期，每一位大學新生要入學，一定要有大學所在地的人擔任保證人，這下慘啦，我們六堆地區的客家人，在台南人生地不熟的，哪裡找保證人？後來我阿爸想到有一間六堆客家人捐資在台南興建的擇賢堂，有一位六堆客家人帶娣姑(姓古、美濃人)，在堂裡擔任堂主。我到台南後自己東問西問，最後問到擇賢堂的所在地，報上父母姓名、講明來意後，堂主對我這個家鄉來的人很親切，在堂裡住了一晚，她也同意擔任我的保證人，所以第二天到學校註冊，一切順利。我很感念擇賢堂，幾年前我還回去尋訪，也讓我問到了，可惜堂主早已不在世了，但整體上整修的還不錯，規模也算完整，廟堂位於孔廟附近，鬧中取靜，還維持原來的形式，安奉釋迦佛和觀音菩薩，以前我睡過的樓棚也都還在，堂主帶娣姑的遺像也還掛在那邊，我向她致敬，我很感念。

19

目前，台南地區的六堆客家人定期在此集會，已成立管理委員會，雖也有當

---

<sup>19</sup> 擇賢堂位於臺南市中西區，過去此地為臺灣府城的寧南坊，是三級古蹟。該建築與臺南報恩堂一樣是齋教先天派的齋堂，為教友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時集資創建，一說為自報恩堂分出而建。清光緒五年（1879年），齋教先天派教友創建了此座齋堂，並由主要創始人葉景清（昌貞）、黃清泰（昌泰）與古腰治（昌瑞）分別擔任前三任堂主，而當時的堂址在今址右側。而在臺灣日治時期的昭和三年（1928年），第三代堂主古昌瑞發起重建，而完工之後的結果大致便是今天的樣貌。之後在民國四十年（1951年）、五十二年（1951年）時曾予以整修過，最近一次整修則在民國八十七年（1998年）。該堂現在已經空門化，由佛門法師住持，與報恩堂的關係漸趨淡薄，現在幾乎已經沒有先天派齋教的特色。

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3%87%E8%B3%A2%E5%A0%82>



地的福佬人及外地客家人，仍由六堆客家人主持，每年定期舉行集會。擇賢堂的事情很難得，就像屏東宗聖公祠一樣，唯一一所由我們六堆曾姓人在屏東興建的雄偉宗祠，所以我深深感覺到我們曾姓人有魄力有眼光；客家人又能夠到台南合資興建擇賢堂，在日據時代就讀台南一中二中或者就讀台南師範的鄉親來說，假日會去擇賢堂，大家集會聊天，受到帶娣姑的鼓勵安慰，那時交通不方便，坐火車回家也不是很簡單的事，需花很多錢、很多時間，在擇賢堂，大家的六堆鄉愁可以得到紓解、安慰。據說，帶娣姑往生時，這些感恩的六堆學子都聞訊前往弔唁，場面感人，這就是情義六堆。

在成功大學求學期間，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一年級剛進學校時，成大六堆客家聯誼會舉辦迎新會，讓我感到「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的六堆情誼，深感溫馨。不清楚這是哪年哪位學長開始舉辦的活動，六月時候，又舉辦送舊活動。往後幾年，幾乎每年都有迎新送舊活動。「親不親，故鄉人」，成大許多六堆同學因科系不同互不相識，認識的平常也沒有時間聚會聊家鄉事，藉由迎新送舊活動促進彼此聯繫，讓我倍感溫馨。因有此感受，日後我擔任六堆忠義詞稻穀基金會理事長時，便盡力鼓勵大專生成立六堆大專聯誼會，利用寒假或者暑假來舉辦活動，讓大家認識六堆客家傳統文化。正好在成大讀水利研究所的萬巒五溝水人李志中，很熱心來找我談，我也很鼓勵他，所以日後設立六堆大專聯誼會的機緣，跟我進入成大時，接觸成大六堆聯誼會的迎新送舊活動有密切關係。

第二個值得一提的事，某次我負責主辦迎新會，大家相約到台南縣新化鎮附近的虎頭埤遊玩。恰好台南師範也有六七個師範女學生到虎頭埤玩，我們這群大多是男生，因我臉皮較厚，就主動邀請師範女學生一起來玩活動，大家很自然的熟識了，其中一位是林桂玉，我與他繼續交往，以後就成為我的老婆。這就是所謂的緣分吧。

## 第三章、參與六堆教育

### 一、前言

大學畢業後，馬上服兵役，運氣好，一抽就抽到籤王—大家最畏懼、最辛苦的海軍陸戰隊，掛階少尉副排長。事後回想，陸戰隊的歷練也並無不好，因海軍陸戰隊紀律嚴格、要求很高，對人格的磨練，耐心、忍耐、刻苦精神的培養都有很大幫助。陸戰隊一年半紀律嚴明的訓練，從此我就很懂得做人處事該如何遵守紀律，該如何刻苦忍耐。如跳傘訓練或其他戰鬥訓練，都是人生難得經驗。軍事訓練讓我領悟人生很多事情無需畏懼，要冒險犯難，要去克服，自己去經驗承擔，這樣不管大小事都能夠完成。

### 二、任職美和中學

民國 52 年，陸戰隊服役期滿退伍，回到家鄉徐傍興博士設立的美和中學教書。初任教職時，美和中學已開辦三年，當時徐傍興為了栽培優秀的家鄉子弟，用比一般公立中學幾乎多一倍的薪水網羅公立學校名師任教。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徐傍興博士，我是蒙內埔名醫劉鳳昌醫師推薦，才順利進入美和中學。劉醫師是徐傍興的同學，徐傍興很信任他，美和中學創辦初期的校舍籌備工作大多委託他辦理，對我的幫助很大，是我這輩子非常感懷的人，假如沒有進入美和中學任教，可能就沒有機緣跟六堆、客家有這麼多的接觸。人生很有趣，起初不經意的轉折有時卻深刻影響以後的人生路程。在美和中學任教的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安定也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53 年 9 月 23 日我就跟台南新化台南師範畢業的林桂玉老師結婚，「有緣千里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緣很難得、很有趣，有緣相聚，就要珍惜。

退伍後，我即到美和中學任教，因此有必要交待美和中學創辦經過，包括徐博士為什麼會起心動念，返鄉來美和村創辦美和中學，詳細過程，值得後輩挖掘及探討，當然對於徐博士創辦美和中學的心路歷程，應該要有更深入、更詳細、更廣泛的研究，詢問有關當時協助徐傍興博士創辦美和中學的地方長者，包括已

故的李梅玉校長。創校時溫興春受董事長徐傍興委託，擔任籌備主任，美和中學成立之後，不知什麼原因，溫興春主任反而離職他就，這件事情種下六堆兩大家族的心結，不利於六堆團結。

美和中學第一任校長由內埔人，高雄中學畢業，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在苗栗大成中學擔任教務主任的李梅玉，接任美和中學第一任的校長，這個曲折過程，也值得詳細探討，可惜當事者都不願詳談及此事的來龍去脈，真相未明，人已作古。

徐傍興博士在內埔創辦美和中學後，同時他在台北開設的徐外科及徐外科高雄分院都是很熱門、很賺錢的醫院。民國 50 年代，政府開放私人申請設立專科學校，因當時台灣缺乏護理人員，徐博士有意開辦一所護理專科學校，所以邀請地方上的士紳共襄盛舉，得到內埔、潮州、佳冬等地醫界多人響應，就在民國 55 年創辦了美和護理專科學校。

### 三、耕讀生活

美和中學任教期間，一面教書，一面享受耕讀的快樂，就是我們祖堂面前掛的祖訓「耕讀樂」的寫照。閒時唸書，也常義務做志工，幫忙鍾王壽創辦的《實業世界》義務撰稿，下班後或田裡沒有事情時，就埋案讀書、翻譯寫作，日子過得很充實。

阿爸留給我八、九分農地，但要我全心種稻也有實際困難，所以我就栽種香蕉、蓮霧(蒜果)和荔枝。當時農業收入微薄，除非是自己投入勞力，還可以賺點工錢，如果需要僱工幫忙，就沒有利潤可言，我要上班無法全心務農；事實上，耕作方面我不是很內行，但仍保持阿公傳下來的晴耕雨讀的客家精神，下班後就到田裡照顧樹苗。當時化學肥料價格昂貴且不普遍，正好美和中學的糞窖標給外人處理，有一年我去標購，就用家裡那台大型的手推車(俗稱黎啊卡)上放一個很大的木桶載運水肥。星期日就拖著手推車到學校，一勺勺的將標下來的屎尿舀到大桶子裡，然後用手推車推到香蕉園施肥，非常辛苦。結果，兩年做下來，沒賺

錢反賠錢，深深體味到農民的辛酸與無奈。

我另外種兩三分地的荔枝樹，荔枝樹栽種後需五六年才有收成，當時很少使用農藥，病蟲害多，所以收成也不理想。後來部份的田地我又改種蓮霧，當時蓮霧要噴灑農藥才有收成，那時還沒有發展出選果包袋的精緻農業經營方式，因此蓮霧雖結實累累，但容易落果，也容易受到果蠅叮咬生蟲，這一塊兩分地的蓮霧園沒有什麼收成，最後只能把蓮霧樹都鋸掉。事實上，我從事農業耕種是失敗的。

當時，我阿姆幫忙我照顧小孩，但年事漸高，同時又要照顧弟弟曾秀景的孩子，兩頭忙過於吃力。我也無法兩頭兼顧，只好將較偏僻的田便宜租給他人耕作。後來我賣了一塊兩分多的田地，並在岳父介紹下在台南縣左鎮附近另外買一塊地，以三分田換到三甲的山坡地，但也沒能力耕作，本來決定種樹也沒種成。迄今，我在台南左鎮還有三甲荒廢的山坡地，算是留做紀念。

客家人有一種根深蒂固觀念——不賣祖先留下來的田地，賣掉了就是對祖先不敬也會招來他人閒言閒語，因為大家顧忌面子，因此我阿爸留下來的農地，到現在都保留著沒有賣掉，現在美和村還有四、五分田，最後也只能夠種植檳榔，因檳榔所需人工較少。屏東的客家農民幾十年來多以種檳榔為生，現在檳榔價格日低，農民不知道改種什麼作物比較好。

現在農村人口老化，年輕人無意耕田，都去食頭路或是做生意，缺乏勞動力，多數人也只能夠種檳榔或椰子。屏東縣的客家莊只能種植經濟作物——檳榔、椰子或果樹，已經很少人耕田，現在要在六堆看到耕田或清早傍晚農人牽牛吃草的農村景象，已經看不到了，這值得六堆的學者專家、年輕人關心如何轉型，客家人晴耕雨讀的樸實精神得以傳承，又有前景的產業，否則六堆難逃衰落的命運。

最近檳榔價格低迷，對農村經濟影響很大，六堆地區的農村發展已遭遇瓶頸，有些地方改種其他作物，例如咖啡、可可等，但成果尚待觀察。新的農產品的栽植、收成、產銷等都是問題，六堆農村議題具急迫性，但六堆的社團很少關心這方面的議題，尤其是學有專長的年輕人；如果對此興趣缺缺，不去關心，將

來六堆美好的農村一定荒廢。

六堆地區的水質良好，土壤肥沃，早期是屏東縣的穀倉，但「穀倉」的美名早已為人淡忘，如何妥善進行農村土地規劃，減少土地遭到都市人或有錢人不當使用，違背農用宗旨興建豪華農舍，是所有人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如果大家都放棄農地，不事耕作，客家人「晴耕雨讀」的美名將在工商社會漸漸消逝。

小規模的耕作無法維生，年輕人不肯回來，庄內看來看去都是老人家，連街上也看不到小孩，跟我小時候相較，社會變化十分大。當然這不光是六堆面臨的問題，也跟台灣經濟轉型有關，但我認為不只是政府要關心，地方有關的社團也要動起來。農村議題跟所有人切身相關，也與將來六堆是衰落、維持原狀或創新產業發展密切相關，值得有知識、有技術的青壯派投注心力，想方設法開創六堆農業經濟的新局面。

#### 四、任教大仁藥專

護專第一年創辦的時候，我因資歷未滿五年，跟徐富興校長不熟，沒有機會轉任。民國 56 年，私立大仁藥專成立，大仁藥專是黃道宜跟省議員蔡李鶯共同創立，學校位於鹽埔鄉的糖廠河川地。我在美和中學時就有很多同事到專科學校任教，自己也覺得若不轉到專科學校任教，好像就落伍了，心裡也有這樣的壓力。

黃道宜在成立學校的時候也邀請六堆客家士紳加入辦校行列，內埔老東勢的黃丁郎先生，竹田的大米穀商張德財先生，加入股東，丁郎先生的兒子黃國男在大仁任教，是我小學同學，也是屏東中學同學，張德財先生的兒子張安富我也相識，在大仁擔任行政職務，所以在在大仁藥專成立第三年的時候，我就透過黃國男和張安富先生的推薦，也親自去黃道宜先生的家裡毛遂自薦、自我介紹，表達到大仁藥專任教的意願。

民國 57 年，我被聘請為大仁藥專的講師，當時沒有英文課可教，而我對國文很有興趣，也表明曾讀了兩年中文系才轉外文系，所以文史課程也可勝任，因

此我到大仁藥專時就擔任國文講師。我向來對司馬遷的《史記》很有興趣，就以《司馬遷與文學》寫成送審論文，並取得講師資格。

大仁藥專剛創立時，家長對「五專」不很熟悉，缺乏充分的信任感，除了公立五專外，南區五專大多會遭遇招生不足情形，所以學校經營很有挑戰性。我在大仁藥專任教三年，常因招生不足，薪水偶會延後發放，但是學校董事會、校長、師生都能共體時艱。我深深感覺到大家有同甘共苦過，又因學校不大，除了藥劑科的專業教師有獨立辦公室外，共同科的老師都在同一辦公室，大家多從中學過來，在朝夕相處下感情變得特別好，迄今仍有五位還聯絡密切，其中包括劉文樞校長。

劉文樞校長，從創校就在大仁任教，他深得創辦人黃道宜董事長的信任，雖然黃道宜董事長有些爭議性，但他常在參加六堆活動時提到：「我啊！大客家主義！我沒分黨派，我是大客家主義，我以客家人利益為先。」雖然我在大仁時間只有三年，可是據我所知，大仁照顧很多客家子弟在那邊任教、任職，黃董事長確實有照顧到客家人。黃道宜是大陸隨軍撤退來台的廣東梅縣客家人。

目前尚有固定聚會的大仁退休老師有五位：劉文樞起初在大仁擔任數學教師，後擔任教務主任，受到黃道宜董事長賞識，更擔任過兩屆校長；在那邊教生物，師大畢業的高樹人鍾群祥副教授，大家也很有來往，氣味相投；蕭達雄老師師大國文系畢業，擔任過訓育組長；黃明敏也在此任教，擔任組長，也曾經擔任過黃道宜董事長創辦的私立自強中學的教務主任和代理校長。我們五位在退休前就認為要繼續來往，大家約定每年每一季都要聚會，五位偕太太剛好湊一桌。迄今，我們都還維持每一季或者最少一年三次這樣輪流的聚會，很有情義。

我感覺到退休後有這樣的好友，吃吃喝喝，講笑談天、講奇聞異事，談些家庭事情，交換身體狀況，講講自己的養生之道、旅遊經歷，真是人生一大樂事。有人說往事如煙，但往事並不如煙，大家邊吃邊聊，交換回憶、所見所聞，往事就歷歷在目。人生退休之後能這樣過日，是一大福氣。

1966年10月19日長女惠中出生，1968年3月28日，二女曾惠明出生，三年生了兩個女兒，我弟弟也連續生了四個女兒，我們這一派下共生了六個女兒，媽媽口頭上雖然沒有明說，但我能了解她的沉重心情及抱孫子的熱切盼望，但當時尚無篩選性別的醫學技術，我們也束手無策。

當時我已暫居屏東師範附屬小學分配的一間小宿舍，夫妻兩人都要上班，家庭事業忙不過來，因此暫時不敢生育了。我很感謝附小朱劍鳴校長，因居住學校宿舍，不僅環境安全又附設托嬰所，小孩長大又可唸附屬小學，所以我的兩個小孩是在很安全、很方便的學校環境中成長的。前面我已談過朱校長的創舉，我親身經驗且深受其惠，確實值得政府推動，最好能利用國小空教室，以社區或村里為主花小錢設立托嬰所，建構讓父母親放心的環境協助照顧小孩，那麼大家就會很樂意生兒育女，自然不會產生少子化的問題。

朱校長治校嚴厲，要求老師嚴格。我老婆林桂玉老師的教學成果得到朱校長賞識，而我下班回宿舍後還很努力的在一間小書房埋頭讀書寫作，他親眼看到我這個年輕人的認真，因此我在大仁藥專任職兩年後，他表明要推薦我進屏東師專任教，因我已有講師證，轉到公家單位較有保障。當時大仁藥專招生情形尚不穩定，學校發展多少受到經費限制，老師也沒有安全感，所以不只我，很多同事一有機會就轉到公家學校，比如一位鍾姓老師轉去高雄工專，後來擔任高雄工專訓導主任；還有黃老師轉到高雄師院，後來擔任教務長，高雄師院改制成高雄師範大學後，也擔任高雄師範大學校長；還有一位去了逢甲大學，在逢甲大學也擔任主管。

## 五、任教屏東師範專科學校

林桂玉跟我結婚後，有一段時間住在忠心崙，林桂玉本來在台南縣新化國小教書，後蒙屏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朱劍鳴校長賞識，就調來屏東師範附屬小學。林桂玉懷孕後，每天要從忠心崙搭公路局的車子到屏東，很麻煩，所以我們暫時搬到屏東市宗聖公祠住，因公祠有一間房子屬於我們西山戶派下，所以我們就在一間不到十坪大小的房子住下。55年10月19日，長女惠中出生，取「秀外惠

中」之意，期待她以後當個秀外慧中的好女孩。我人生第一次經驗爸爸這個角色，每天從屏東騎摩托車到美和中學上班，下班後常載小孩到住家附近的糖廠兜風玩耍，那時的萬年溪風景很美，溪水清澈。

這段時間我非常感謝附小的朱校長，朱校長治校嚴格，對老師要求很高，但他清楚一定要協助老師解決幼兒的安頓照顧問題，所以學校規劃一間教室，全部鋪上榻榻米，老師上班時可將尚未就讀幼稚園的小孩送到此處，大家共同出資請一位臨時雇員加上學校指派一位工友，共同照顧。因此上課時，老師們就把小孩放在托嬰所，再利用下課時間就近哺育，托嬰所有十幾個小孩，兩位保育員認真照顧幼兒，我覺得這個制度很好。

現在台灣有很多夫妻不生小孩，出生率越來越低，導致人口嚴重老化，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育嬰政策一定要落實，讓就業的父母能夠安心工作，託嬰無需花很多錢。面對此一嚴峻問題，政府不該光說不練，不然大家都不敢生育，因為養不起啊，這是常識，不用想都知道！以前沒有節育、避孕觀念，但現在可以節育，又可以避孕，生存競爭又這麼激烈，這種環境下誰敢生育？養一個小孩不容易，每個月要花好幾萬，為政者只是喊來喊去，選舉支票開一大堆，肯定是沒用的，我看附小朱劍鳴校長規劃的托嬰所政策是最好的，反正出生率降低，社區、政府單位，尤其是小學，很多閒置空間，幾乎每個庄頭、村里都有小學，教室都空著養蚊子。為政者有作為，自然而然大家就願意生小孩，這是最切實可行的政策，值得早日落實，必可有效提高出生率。我今年 78 歲了(2012)，身體還好，但是回到鄉下時只看到許多老人家，人口老化問題很嚴重，老人的問題比小孩的問題嚴重得多，政府也缺乏妥善的解決對策。台灣雖然已有健保制度，大家在「燒冷病痛」時都有能力看病，國民的整體壽命得以延長；也有老農津貼可以照顧老人家，但是人口老化的問題仍舊嚴重。總之，老人和小孩的問題亟需有效解決，不然台灣將來發展會受到非常嚴重衝擊。

我離開大仁之前親自去跟董事長表明我的意願，雖然外界對黃道宜董事長有正反不同看法，但我確實感受到他有大客家精神，很照顧客家晚輩。他說：「曾



老師，這樣很好，如果是公家要請你，那就祝你高升，好好去那邊發展。」這一席話讓我感到黃道宜董事長的大度量及成人之美的胸襟，尤其是鼓勵客家後輩上進的精神。我深受其影響。他組織山歌班，提倡客家山歌不遺餘力，忠義祠修繕捐款數目居首，可見其大客家主義的一斑。

任教屏東師專後，才了解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生態不同。例如，我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是私立美和中學，校園單純、待遇也好，獨資經營，沒有派系。大仁藥專也是如此，因為蔡李鵞擔任省議員很忙碌，事業很大，學校幾乎是由黃道宜及其信任的校長主持，當時學校規模不大，大家和睦相處，環境單純；除因招生不足，產生的一些經費和薪水緊縮問題外，大仁藥專是我很懷念的地方。

來到師專任教後，我才感到公立學校分黨分派的情況。某天有位我原就認識的同事，他很善意跟我說：「你來到這邊，學校的某某主任或者直接跟你有關係的主管，過年過節的時候最好要拜訪一下，這樣在學校會比較好過。」我聽了愣了一下：「這樣子啊！」原來師專張效良校長是好好先生，因此學校主管就有各自的地盤和勢力。我第一年去，過年前我就考慮要去拜山頭，有位主管，我去拜訪他，他認為是當然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派系問題，對我頗為冷淡。第一年過年，我也帶禮物拜訪張效良校長，張校長像彌勒佛一樣，笑口常開，對人很親切，結果他將禮物退回來，學校雖有分黨分派，但是他很平和，所以還算好。我也帶禮物去拜訪推薦我進師專的附小朱校長，結果被朱校長責罵，他說絕對不可以這樣子，禮物一定要帶回去，這件事讓我很敬畏他，以後也不敢再送禮物，也影響我以後當主管時，不准老師、部屬送禮的作風。

雖然屏師有很多客家人，但老實說，第一年就感覺到學校同事之間好像有一點互相提防的氣氛，也許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影響，就算閒談講話也不太涉獵學校事情，擔心招惹是非。雖然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生態，不可一概而論，但我也只能小心謹慎了。後來換了新校長，而我擔任講師已滿三年，可申請升等，民國62年取得副教授資格。當時，我不是很適應師專的教學環境，同事之間或與主管之間無法建立同事情誼，反而感受到同事間互相提防猜忌，不像在美和、大仁

時擁有濃厚的同事情誼。

## 六、任教美和護專

民國 54 年，徐傍興博士邀請六堆士紳創辦美和護專，共襄盛舉的有：在林邊開業的林逢香醫師；曾任屏東省立醫院院長的劉紹興博士；在竹田開業的李瑞昌醫師；徐外科高雄分院的院長徐富興博士；在潮州開設大安外科的張仁發醫師；在潮州開設耳鼻喉科的陳螢生醫生，在潮州開業的范醫師，還有一位高雄市的建商鄭國榮先生。

由於徐傍興博士的聲望，所以「美和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美和護專)很快就成立了，第一任校長就是高雄徐外科的院長徐富興，另外敦請內埔中學的教務主任林玉輝先生擔任美和教務主任，聘請鍾秉光老師、陳精光老師、鍾添華老師及徐俊麟老師等美和中學的資深老師，加上他校聘請的專科老師，美和護專就正式開辦了。當時美和護專學生錄取成績要求很高，是很熱門的學校，就跟美和中學創辦時一樣，相當受到地方家長和學子信任，各地家長紛紛把子女送來美和中學和美和護專。

民國 62 年，原護專董事劉紹興接任美和護專校長，他聽說我在屏東師專任教，就派人邀請我來護專幫忙。美和村是我的故鄉，雖然我在美和中學時，未能進護專任教，但護專的鍾秉光、鍾添華、陳精光老師等人我都很熟，又想起以前在美和中學、大仁藥專充滿人情味的經歷。幾經考慮，既然劉紹興校長要請我回去為家鄉幫忙，我就答應了。當然，介紹我進師專的朱劍鳴校長為我感到可惜，因公家單位不容易進去，但師專換了新校長後，我也不是很愉快，感覺沒有發展機會。既然家鄉美和護專有意思延攬我回去服務，我當然義不容辭，也不管安定與退休金的顧慮了。

初到美和護專任教，尚未取得副教授證書，所以學校聘我擔任圖書館館長，學期中副教授資格也核定下來了。擔任圖書館館長一年後，因原來的教務主任跟校長在理念、意見、治校各方面不是很合得來，也有可能是派系的關係，所以第

二年劉紹興校長就請我擔任教務主任，因教務主任需有副教授資格，當時護專具備副教授資格的只有兩、三個人。

美和護專是個特別的學校，徐傍興博士創校目的就是專心培育護理人員，因此學校只有護理科一科，不盲目擴增。護理工作涉及醫療行為，人命關天，政府規定欲擔任護理人員需考取護士、護理師執照。當時護專學生證照考取率不高，嚴重影響學生就業及校譽。我接任之後就傾全力要求老師，尤其是擔任護理證照相關課程老師以及護理科主任，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成績拼起來。那時我確實認真，可能受到朱劍鳴校長治校理念以及對老師的要求，除了嚴格也經常鼓勵他們。在學術及行政方面為避免外行之誤，擔任教務主任時，利用空閒時努力閱覽所有護理學科的教科書，幾乎相關的書籍都翻閱過，摸索一學期後，參與護理科會議，我就變成半內行了，起碼不會被專業教師當成外行人，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總之，任何陌生的領域，努力學習，不恥下問，自然從外行會變成半內行，如此對於專業上的真假、勤惰，優劣就容易分辨出來，不致受蒙騙。

我擔任校長時，台灣護理界元老輩的教授來校評鑑，因我的發言很專業，讓他們很驚訝：「你學什麼的？你是讀醫學院其他科的嗎？」我說：「不是，我是學文學的。」他們更是吃驚，沒想到學文學的人，對護理專業的科目有如此深入理解。他們的談話我都聽得懂，我的發言也有專業水準。這些經驗，證明我確實用心投入校務，具備專業的基本學識，具備專業對話的實力，就不會被當成外行人，也不會受到內行人的歧視與欺瞞。

民國 62 年回護專任教後，學校內部情形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之前在美和中學任教時，學校環境單純和諧，沒想到進來護專時，我才發現做任何事都有很多意見、作風等歧異產生，校內也分黨分派。起初很不適應，但再仔細思考，我既然受邀回家鄉服務也擔任行政職務，一定要把事情做好，要更加認真努力。

美和護專董事會的董事多數是醫生，當時正值壯年，都是社會上的優秀專業人士。但頭腦一流的人意見也多，劉紹興校長對此也很難應對處理；當時徐博士已有輕微中風，所以他辭去中山醫專校長職位，台北徐外科的業務交給兩個兒子

主持。當時美和中學已成立美和青少棒，他一方面擔任美和護專董事長，一方面也是為了保養身體，所以南下屏東來打棒球。部分護專董事認為他擔任過中山醫專校長，回來後只擔任董事長，一學期開兩次會，大才小用很可惜，所以有些董事就私下策動他擔任美和護專校長，而本來可以連任的劉紹興校長就不再連任，民國 64 年 7 月徐博士接任美和護專第三任校長。但這種安排委屈了劉紹興校長，劉紹興校長辭任後不久，日本經濟好轉，很多鄉下衛生所缺少醫生，只要是日本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日本都很歡迎下鄉行醫或擔任衛生所所長，所以劉紹興校長把董事職位交給在中正國中教書的女兒劉惠貞老師，自己遠去日本行醫了。他實在是位熱血青年，有骨氣、有主見，因此有時難免和以醫生為主的董事們意見相左，我以教務主任身份列席董事會時，有時會看到董事跟劉校長之間產生意見爭執的場面。

我對美和護專早期的董事會十分敬佩，尤其是徐傍興博士擔任董事長時期，他再三強調，學校所有經費取之於學生就要用之於學生，董事會就是捐獻，不要想「手來腳來」，別想分紅利或好處，教育事業就是奉獻、捐獻。這一點在他擔任董事長時就一直堅持，此舉也樹立美和護專健全的董事會組織，因此學校財政正常，董事會不會「手來腳來」，不會多加干涉學校行政。徐傍興樹立良好的規範，學校行政完全尊重校長，董事不會隨便干涉，要是學校職員出缺，就由董事輪流一股推薦一人，公平處理。別的學校是不是有這樣的做法我不清楚，但是自從我進美和護專後，直到我擔任校長時，一直維持這樣良好的制度，很尊重學校行政單位，這一點是徐博士樹立的基礎和典範。

當然學校內也有一些複雜的人事問題；像是徐傍興博士回來發展棒球運動時，我認為他擔任董事長而我是劉校長聘請的主管，基於行政倫理，所以我認真做我的事情，向校長負責即可，因此我沒私下去拜訪過徐傍興董事長。他回南部時先住在潮州的旅館，後來徐屋伙房舊宅整理好了才回那邊住，飲食就在學校跟球隊的球員一起吃，我沒去找過他，沒有跟他打交道，一方面是我太過於硬頸也認為沒有必要，因為我向校長負責。因此徐傍興校長上台後，我就理所當然卸任成為普通教師，過去跟劉校長不合的人，他們就重新被徐傍興任用了。

劉紹興校長任內擔任教務主任兩年期間，我是全力以赴，各方面的表現受到學校老師和董事會肯定，因為我要求嚴格，一定要提高護士、護理師考取證照的比例；兩年要求下，考取率提高十幾個百分比。過去我沒擔任過什麼組長，雖然在美和圖書館待了一年多，但之前沒什麼行政經驗，可是我勇於學習，既然身處護理專科學校，必須以護理為主，雖然本身是文史出身，但是我很用心學習護理專業，不恥下問，努力研習各科專業教科書。學校的護理科專業教師，第一年還視我為外行，第二年就心服口服，一致認為我進步很多，並且認為我已完全進入狀況，開會討論時所講的都是內行話，他們就不敢再笑我是外行了。

記得剛接任時，因為還不是很進入狀況，幾位老師在背後批評我外行，給我很大刺激，但事後回想，反要感謝他們的刺激，讓我很努力、很虛心學習。我相信所有的行政人員做人處事都要如此，把別人的批評轉換為善意建言，激勵改進，決不要因此惱羞成怒，形成對立反而傷人害己。我一直遵行這個行事原則，這可能是受到我媽媽的影響，我媽媽很有度量，自己吃虧或被人批評都很能夠忍耐，不會生氣或跟別人吵架，也就不會與人發生衝突進而傷害自己。

擔任美和護專教務主任期間，生活上，我感覺到很滿足的是隔了八年長子治鈞的出生，結婚以來，我心心念念覺得對不起我媽媽，我媽媽每次來屏東玩的時候，常常叮唸：「秀氣，你弟弟生了四個女兒，你才生了兩個，不要拖這麼久，我們這一脈一定要生一個兒子，祖公香火才有人接。」傳宗接代的傳統壓力顯現在我媽媽的臉上，我也常看到媽媽期盼抱孫子的眼神，我就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盡人事，繼續拼一個兒子出來，不管科技也好，求神拜佛也好，一定要盡人事來完成媽媽最大的心願。我們夫妻倆熟知當時求子的各種秘方，傳說哪裡神壇廟宇求子很靈驗的，就很虔誠去求；或聽說醫學上食物酸鹼性原理可決定性別的，也用心的吃；很認真的實踐，不管科學也好，民俗秘方也好，宗教信仰也好，我們都一一照做，希望可以求得一子，對媽媽盡個孝心。

擔任教務主任最後一年，民國 64 年 1 月 17 日，上天可憐我一片苦心跟孝心，長子終於出生，取名「治鈞」，我總算能盡一番人子的孝心，媽媽也相當高興。

奇妙的是這一年教務處三個女性組員都在同一年生了兒子，不知是奇蹟或是巧合。

## 七、客家人興學

大仁藥專也可以說是客家人創辦的學校，美和護專當然就是徐傍興博士邀請多數的客家人創辦的，永達工專也可以說是客家人創辦的，發起的董事長、校長，是一個大陸人叫做車轟，其實真正奔走的人，加上供獻土地而加入股東的人，幾乎都是麟洛客家人。創辦時，有位出力、出腦筋的人很重要，那就是住在麟洛田道村的馮清春老師，屏師畢業，後來自己創業沒再教書，他邀請麟洛的人脈創辦永達工專，後因財務上的關係而使得車轟和馮清春老師退出，進而轉手給高雄合會的王董事長，和一位曾經擔任過屏東女中校長的劉快志，變成不是客家人的學校了。六堆一個小地區，居然有三間大專院校是客家人創辦的，六堆客家重視教育文化，由此可見一斑。

六堆大志工之一的馮清春老師，他後來參與發起農權會，和六堆客家公益會，擔任第一任客家公益會理事長，也參加過很多六堆社團，他很重視六堆的環保議題，他後半輩子的所作所為都是跟六堆有關係，是六堆很重要的熱心志工，跟我同年，也是屏中的同學，到現在為止都還很熱心參與公益社團和政治活動，他擔任過原鄉讀書會的理事長、屏東縣紮根發展協會理事長、創立屏東縣大戇牯環境保育協會等，他以「大戇牯」自許，我也以「大戇頭」自勉，對六堆家鄉有深切的情義關懷。

鍾孝上先生的政治立場跟馮清春老師的政治立場不同，兩位都是把客家擺在第一位，但以黨派而論，鍾孝上先生偏藍，馮清春老師偏綠，兩人都博聞強記，常寫文章投稿《六堆風雲》各抒己見，都言之成理，各有各的看法，非常精彩，可說是六堆文化的奇葩。

## 八、結論

我在美和護專退休後，有幾位同事約定每星期五下午三點，在劉增容老師位於內埔游泳池附近的農舍聚會，個人見聞心得、國事、天下事無所不談，有時各持己見，也互相尊重，因為辯論能夠激發智慧的火花，獲益良多，增添生活樂趣。大家喝喝茶、吃吃水果，然後就開車去附近健走或爬山。這幾年多去屏東科技大學健行，那裏樹林多，路也較平，有時候也會聚餐，這是老年難得的善緣福報。

這一雅聚中有一對是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退休後在美和科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洪墩謨夫婦，夫妻倆很恩愛，常常一起來，姚秋清教授就順道帶他們夫妻來內埔聊天，他是留美的經濟學博士，經濟學方面我僅有小學生程度，許多媒體上的財經名詞都看不懂，所以有關經濟的問題我都會請教他。

姚秋清教授，師範畢業，曾教過小學，後來考取師大，到高雄前鎮高中教書，提早退休後來美和護專任教，很努力研究，頭腦很好，一步一步由講師升到教授，他一個只有大學畢業的人，能夠步步高升拿到教授，十分不簡單，他博聞強記，文筆很好，寫了很多詩，也出過三、四本詩集，對文字學很有研究，獨立發明一套電腦中文輸入法，稱為「天碼」系統，這幾年他專心研究台灣的歷史。

鍾秉光老師的阿公是內埔文學修為最好的前輩鍾健堂，他受到阿公的影響，好學深思，做人嚴謹，見識豐富，文筆很好。鍾王壽先生編《六堆鄉土誌》時，他任該書副總編輯，對王壽先生編輯該書幫助很大。這是他對六堆的貢獻。劉紹興校長與徐傍興校長都很讚賞他，我對他的襄助，更是感恩不盡。

大家常在園子裡交換意見，有時候也會爭論不休，沒有結論，但我常會提醒大家，一個人要把自己的想法灌進別人的腦袋中，尤其是年紀大的人，非常不容易，困難度不下於要從別人的荷包內掏出錢來，所以大家互相尊重、交換意見，智慧和知識的交換，這樣就很有趣有助於延年益壽，難得是大家的話題很廣泛，可以說天文地理、政治經濟、人生、文學、史學、宗教，無所不談，不亦快哉。

我們十分感謝兩位年輕人，其中一位是吳煬和博士，苗栗人，在美和曾得到董事長和校長信任，擔任過董事會秘書、主任秘書，現在是通識中心主任。這位

年輕人很不錯，確實有傳統客家人的美德，很謙虛、很認真、很穩重、很謹慎。最難得的是，不像一般年輕人趾高氣昂、自以為是，流行話就是說「很酷」、沒大沒小，他不會，他很孝順苗栗的阿爸阿媽，定時回去省親，很難得。他對六堆的敬字亭文化有獨到的研究專著，對鍾王壽與六堆鄉土誌也有專著，是後起的六堆客家研究的學人，我常常嘉勉他，也深深感恩他對六堆的付出。還有一位是交通大學數學研究所出身的宋永光老師，內埔人，對人很客氣、很謙虛、與人無爭、脾氣很好、很有忍度。他們兩個不相棄嫌，我們在一起時就負責泡茶、買水果、切水果，我們深深對此感恩。

這十幾年來有這麼好的退休生活，這一夥朋友，每位我都很感謝，這也是緣份，難得的緣份，不知幾世修來的緣份。早期劉增容先生一定會來，但是退休後，媳婦生了很得人疼愛的孫子，從此他就攬下照顧孫子的責任，這五、六年都在照顧孫子，大孫子一直照顧到幼稚園，現在已經就讀小學；接著第二個孫子又出世了，他又攬下來，所以現在還在照顧第二個孫子。這幾年我看他含飴弄孫，確實負起照顧兩個孫子的責任，當然他老婆也有幫忙，兒子和媳婦上班時就交給他，下班後接回去，所以不能離開，他很有責任感，第一個孫子照顧得很成功，智慧很高，成績也很好、很懂事，第二個也是這樣，這就是增容先生的福報，將來一定是子孝孫賢。他自己也對九十多歲的母親很孝順，這麼多年來因要照顧孫子，有時候聚餐才有出來，其他的時間就在家裡照顧孫子。我常跟他說，全心照顧孫子，我看你的生活比以前心還要靜，臉色很開朗，你真的就是含飴弄孫、天倫之樂都有享受到，他也默認。我認為他很有修，受到他阿爸劉鳳昌醫師的教導，人很有正義感，對朋友也很重情義，他的田園很安靜，讓我們有歇腳處，在那邊一直維持閒談的聚會，這要感謝劉增容先生，他的賢妻也沒有棄嫌我們，對我們都很好，我們很感恩。我們很希望這兩個孫子長大後他可以比較走得開，能常常來相聚。他對佛法有很深入的心得跟修持，每禮拜缺少他來參與也有一些感覺到失落，但人生也要知足。這個我們稱為老中青的聚會，我感覺十分難得，年輕人肯跟我們退休的人在一起，我們自己也要提高警覺，不要倚老賣老，還是要多尊重多聽年輕人的意見，才不會討人嫌。



## 第四章、六堆意識

### 一、前言

人生際遇難料，有沒有穩定的職業，有沒有很好的退休金，無人可保證。若沒有離開屏東師專到美和護專服務，我的人生際遇可能大不同。但我相信我若是留在屏東師專就不會接觸六堆事務，以後也不會成為六堆志工，進而關心、研究、參與六堆的各種文教活動。

有人善意建議我慎重考慮離開屏東師專這件事，但是一個人的性格決定命運以及人生的走向，我的個性只要認定一件事情有意義且值得做，就不管有利與否，全力以赴。例如任教美和中學時，因以前讀中學時受到《開明少年》和《中學生》雜誌影響，又覺得現在的中學生沒有優良的雜誌可讀，非常可惜，因此不考慮能力、財力，銷路，也不管成敗，就著手蒐集資料、編輯、發行，可說是不顧一切去做。

我很感謝父母對我的體諒，還有老婆林桂玉對我離開師專這件事情的尊重。她認真教書，認真照顧小孩子，讓我無後顧之憂，不顧一切出錢出力去實踐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情，賠錢也不管，像個大鱷頭。不過，我也會理性反省，一旦覺得單靠自己的力量無法完成時，我會緊急煞車進而調整人生方向，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和嘲諷。

放棄公家的鐵飯碗來到美和護專，最得意的就是我人生之路走得完全不一樣了！因緣際會到此，逐漸走上關懷六堆文化、教育的路，始終沒變，迄今如此。美和護專的劉紹興校長是一位很關心六堆的前輩，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他從日本返台行醫；當時還有一位新埤的戴阿麟，二人深覺台灣已脫離日本殖民，恢復中國統治，兩位青年認為六堆應該恢復先賢團結一致保衛家國的精神，於是二人騎著腳踏車走遍六堆各地，呼籲大家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四處訪問參與抗日及保鄉衛土先賢的後裔、地方長老，多方請益；也集合許多年輕人共同討論如何凝聚六堆意識，兩位青年的熱心喚起六堆漸漸消失的愛鄉氣氛。得到屏東名醫林

其謙支持，並介紹在中正路上開設河南醫院的邱福盛醫師參與此事。

## 二、「六堆運動會」與六堆意識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當台灣各地陸續被日本軍隊佔領，幾乎全面投降之際，只有六堆在大總理邱鳳揚領導下舉起抗日衛鄉的大旗，對抗日本人，佳冬步月樓、長治火燒庄均是著名戰役，邱福盛醫師是邱鳳揚的孫子。邱福盛醫師行醫多年，既有財力又有熱忱，也有地方知名度，率先登高一呼，六堆各地父老後生踴躍支持，皆以為六堆應該要有一番新氣象。

民國35年4月，在劉紹興、戴阿麟、林其謙、邱福盛等人邀請下，眾多六堆長老、民眾群聚在西勢國民學校召開座談會，民眾熱情為幾十年來所僅見；台灣歸還中華民國後，大家對於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而滿懷希望，紛紛騎腳踏車、帶飯包主動參加聚會，把禮堂擠得滿滿，可說是六堆自西勢忠義祠和內埔媽祖廟誓師保鄉衛土抗日以來第一次有這麼踴躍、氣勢這麼旺盛的集會。集會請到丘逢甲的兒子丘念台參加，並發表專題演講，主題是台灣割讓給日本時丘逢甲、唐景崧的抗日史實。參加聚會的六堆精英和熱心人士，全體一致通過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決議各堆推選籌備委員兩人，並公推邱福盛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以後又在屏東市的宗聖公祠召開多次會議。

民國36年1月在屏東市中正國小、11月在宗聖公祠召開擴大座談會。當時景氣不好，經費來源是個大問題，因此眾人公議：請管理六堆科舉會的佳冬蕭信棟先生，捐贈科舉會的財產作為聯誼會的經費；又決議拜訪管理忠義亭會的內埔劉詒堂先生，希望他把忠義亭的財產捐出來共襄盛舉，決議得到兩位先生的大力支持。

聯誼會成立後，決議舉辦六堆運動會以喚起民心，公推新埤鄉的張克定擔任籌備主任，張克定是六堆抗日統領、右堆副總理張阿庚之嫡孫，也是日據時代有名的田徑選手，短跑健將，曾參加日本全國性的運動大會得獎。民國37年2月20日在竹田國民學校召開六堆愛國聯誼會成立大會暨舉辦第一屆六堆運動大會，由出錢出力的邱福盛擔任主任委員，各堆運動員與來鬪熱鬧的六堆人約一萬多人，人山人海，擠爆了竹田國民小學運動場。當時我在現場看鬧熱，留下深刻

印象，種下我日後全力投入六堆事務的種子。

六堆運動會可說是自清康熙時代六堆開庄 300 多年來最盛大的民眾集會，六堆的團結民氣達到空前地步，很是熱鬧。參加來賓很多，如丘念台、省保安總隊長陳孝強、陳運通、古福祥等外省客家人的政經要角，當然，他們的參加也可使統治者、政府對此次群眾集會不會生疑。六堆長老參加的有後來當過國大代表的內埔劉兼善，內埔庄長鍾幹郎，佳冬下六根庄長蕭恩鄉、蕭信棟，萬巒五溝水土紳劉安紅、林恩貴，高樹的溫慕春、名醫林其謙，各鄉鎮的首長、各籌備委員大家都到齊了，雖然聚會性質與保鄉衛土的六堆軍不同，但精神本質相同，均是為了六堆團結、和平發展；六堆凝聚由武力組織轉變成競技的運動大會，相當有創意。

第一屆六堆運動會民氣很旺，除了有頭有臉的地方士紳，各地的小學校長、教師亦熱情參與，如林德泉、劉勁松、邱日光、鍾璧瓊、李丁福、張達禮、林玉良、李開鳳、吳金森、廖榮祥、李玉春等人，不分日夜通力合作，立下運動會的規則和規模；當然戴阿麟、劉紹興校長的倡導也是功不可沒。第一屆六堆運動會開風氣之先，是六堆前所未有的盛舉，為什麼要講這一段經過，因為劉紹興校長跟戴阿麟先生是台灣光復後最早起心動念要激發六堆意識、敦親睦族、凝聚六堆客家共識，促進六堆生存發展的人，瞭解劉校長這一段經歷後，我對他就很尊敬，也才会有以後受他邀請到美和護專服務的際遇。

此後因經費等各種因素，經過十多年之後才舉辦第二屆運動大會，迄今運動會已成六堆重要的聯誼活動，促進六堆團結合作、永續地方發展，是六堆年度重要集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後，重視六堆運動大會與忠義祠的祭典，列為年度台灣客庄十二大慶典，提供經費補助，六堆運動會在政府的重視與經費挹注下，這幾年越辦越熱鬧，政府重視、撥款支持具民俗特色或族群傳承的慶典，是很好的政策。六堆運動會依照奧運會模式辦理，從忠義亭迎聖火開始，花幾天時間繞境六堆各鄉鎮，活動當天繞運動場，舉行宣誓儀式，比賽項目有田徑、球類比賽、民俗競賽等，項目眾多，十分熱烈。

早期農村景氣不好，電視不普遍，除迎神賽會外，六堆運動會算是很熱鬧的大規模活動，會場大家都講客語，親不親故鄉人，大家藉機敦親睦族，六堆各鄉鎮的鄉親也不辭路遠來參加、參觀，順道探訪親友，連繫情誼，所以客家人都稱這個運動會為「太武山下的客家奧林匹克運動會」。

### 三、參與「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

我以為任何創舉若要成功，最重要的是熱忱，不論做事業、研究學問、辦活動，只要有熱忱，人力、財力自然就會出現。擔任志工，熱忱最重要，熱忱會感動人，激發人心中的行善本能。由於六堆老中青一片愛鄉愛國的熱忱，使得我們保有六堆的忠義精神，並發展出六堆運動會、六堆聯誼會、六堆忠義祠管理委員會等組織；也才有日後六堆忠義祠的重新修建，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和管理委員會的產生，以及六堆文教基金會的成立，忠義祠跟六堆運動會始能維持、延續。

擔任教務主任期間，王壽先生也返鄉編輯《六堆鄉土誌》，所以我跟鍾秉光先生常去拜訪他，幫他的忙。雖因教務工作繁忙，後來並未像秉光先生一樣持續協助，但仍參與潤稿訂正工作。我跟鍾秉光先生常去王壽先生萬巒住宅閒談，王壽先生跟王壽伯母也視我們如子姪般，每次拜訪就會叫面帕板請我們吃。我們跟王壽先生無所不談，因王壽先生雖是長輩，年齡差距大，但他見多識廣也喜歡讀書，尤其是日本雜誌以及新出版的書，不斷吸收新知，我們交談的時候，不只談論六堆的事，也談論有關台灣、日本、世界的看法，互相交換知識，與王壽先生接觸，我獲益良多。

六堆忠義祠重建是由很多出錢出力的人成就，當時我年幼沒參與，所以重建這部份從簡。我真正全心參與六堆工作，應該是從加入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開始。

民國 49 年 7 月 1 日，六堆忠義祠重建落成，前此科舉會將全數財產捐做重建經費，因此忠義祠管理委員會開會時有人提到：科舉會曾資助許多六堆優秀學子參加鄉試及進士考試，出了很多人才，如黃驥雲進士、張維垣進士、江昶榮進

士等。當時鳳山縣出身的進士六堆佔有五分之三，舉人也有 20 位，佔鳳山縣 28 名的七分之五，六堆文風所以如此鼎盛，跟科舉會資助關係密切。日治時代廢止科舉，科舉會改發中學以上的獎學金。民國 43 年，重建忠義祠，當時科舉會管理人蕭信棟、蕭秀利遂將科舉會財產捐為重建基金，此舉等於宣告獎勵六堆後進的科舉會正式結束。

民國 49 年 7 月 1 日忠義祠管理委員會開會，很多六堆有識之士認為獎學六堆子弟的善舉實在不宜停止，否則對不起六堆先人，也對不起後代子孫。眾人公議另外成立「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繼續獎學事業，鼓勵、促進六堆教育文化發展、激勵六堆子弟向學、宣揚六堆愛鄉衛土的拓展精神。

忠義祠設管理委員會，負責早晚燒香、春秋二祭。但缺乏固定收入，為了永久維持忠義祠祭祀費用，也需要成立基金會，籌募經費。忠義祠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西勢鍾貴興先生擔任，鍾貴興先生很樸實，跟福盛先生一樣是位默默做事、任勞任怨的人，早晚的燒金點香和打掃，都由鍾貴興和管理委員會的幹事曾蘭香兩位負責，因他們都住在西勢，早晚上香比較方便，雖然沒有香油錢，兩位也很熱心默默奉獻。管理委員會看到鍾貴興先生和曾蘭香先生在沒香火錢的情況下犧牲奉獻，老實說大家都不敢接手；管理委員會的信徒大約只有 100 人左右，主任委員無任期限限制，所以每次管理委員會開會，大家都沒異議通過鍾貴興續任。福盛先生跟鍾貴興先生這兩位都屬於很熱心、任勞任怨、默默奉獻的人。忠義祠能夠維持春秋兩祭、平常的打掃、上香，就是多虧了鍾貴興先生，他是位真正終身的六堆忠義祠志工。

忠義祠跟一般的寺廟性質不同，雖主殿放置功德箱，但香油錢不多，因忠義祠不屬一般民間信仰，沒有求神問卜，因此香油錢匱乏。52 年 1 月通過稻穀基金會章程，向各方六堆有志人士進行勸募、成立。當時六堆農村景氣不好，因此基金不多，當時民間借錢，多用稻穀計算，因此稻穀基金會採用此法，入會的基本會員就交 100 斤穀，贊助會員交 500 斤穀，成立後總共招募到 5 百多名會員，收到的會穀就放穀借人，再計價收利穀，收到的利穀用時價折錢，再撥錢給忠義

祠管理委員會做為燒金點香、春秋兩祭的費用。

稻穀基金會第一任理事長，大家公推邱福盛先生擔任，當初他為推動六堆愛國聯誼會成立、舉辦第一屆六堆運動會，四處奔走，默默出錢出力；重建忠義祠時也努力募款，邱福盛醫師擔任理事長可說是眾望所歸。邱福盛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很熱心、出錢出力、任勞任怨，真正為六堆文化教育活動奔走的一位行動派志工。

民國 50 年代，農村景氣不好，會穀放出去借人，常常頭(本)也沒有利也沒有。邱福盛理事長是有修養，很紳士的人，好事他不會公開宣揚，自己吃虧也不會公開講，可以說是一位很有涵養、謙虛、謹言慎行、充滿愛鄉愛土的熱情六堆志工。對於那些不還利穀的人，他也不好意思催討，只能自己貼錢。所以雖然章程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他卻連任四屆；他任勞任怨，又私下貼了不少錢，別人可能沒這麼容易做到，也沒有任何一位理監事敢接這個職位，所以他從民國 51 年 2 月一直做到 64 年 2 月，連續擔任四屆 12 年，若從籌備開始算起則是 13 年。

福盛先生年紀大了，還要募款籌措獎學金，做起來也很吃力，稻穀基金會的入會制度是一次繳費後就是永久會員，不像很多社團每年開會還要繳會費，所以僅靠放利的稻穀，收回的穀息實在不夠用。當時農村經濟不佳，鄉親的鄉土觀念薄弱，且正值戒嚴時期，政府不鼓勵民間活動，以免形成族群勢力進而影響政府的威權統治。在這種狀況下，福盛先生做得很無奈，基金會的理監事知道財政困難，沒人敢接。

我接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後，對於基金會的經營方針，主張要現代化、新作法，應將稻穀基金會改成財團法人，成立文教基金會；其實這些構想都是跟王壽先生閒談時他提出的想法，這是他對我的鼓勵、啟發和指導。王壽先生是很有創意的人，頭腦靈活，見多識廣，老而彌堅。可惜他七十幾歲之後罹患高血壓、糖尿病，如果他多活十年、八年，對六堆的文化發展一定會有更好、更多的貢獻。

我之所以參加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始於民國 64 年 3 月時，劉紹興校長交待我參加在屏東市議會旁邊的中華餐廳舉行的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的理監事會議，因校長交待，所以我就去參加了。

劉紹興校長時任稻穀基金會常務理事，我受劉校長指派一起去參加稻穀基金會的理監事會，但對於稻穀基金會實際運作情形我完全陌生。基金會理事中有幾位我是認識的：溫興春校長、王進華校長，還有高雄工專的萬巒人林久雄教授，屏東農專鄭仁芳教授、鍾化鵬教授。會議中，邱福盛先生約略報告運作情形並表明卸任意念：「很多放出去的穀，頭(本)也沒，利也無，經費不好籌措，我也擔任了四任，希望放下來，請大家另外找一位適當的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會議，現場理事、監事 10 多人。會議選舉理事長時，大家推來推去，因為現場大家都清楚知道放出去的稻穀欠帳收不回來，每年還要辦祭祀、發獎學金，只靠基金會的經費是不夠的，所以理事長要出錢出力，擔子很重、很難當。選舉結果卻讓我愣在現場，會議前我被劉紹興校長推薦為五位常務理事之一，大家照章通過；接下來由五位常務理事選舉理事長，第一次投票，其他四位理事很有默契的把四票都投給我，只有我這一票投給溫興春校長，開票結果讓我大吃一驚。

針對選舉結果，我當場表示：「老實說，我過去對忠義祠，對稻穀基金會這些事情從來沒參與，完全是一個外行人，實在也沒這樣的德望、財力、能力，再說六堆沒多少人認識我，要我擔任這個角色，於情於理都不適合，像是黃進華校長、溫興春校長，你們都很適合，你們如果願意為六堆服務，基金會跟忠義祠定會繼續發展。」講了這些，理事長就決定第二次推選。

我私下一位一位拜託，跟黃進華、溫興春、林久雄、劉紹興校長說這個投票結果不適當。我跟劉紹興校長說：「我不適合啦！像溫興春、黃進華，應該要請他們出來。」誰知道第二次投票又是四對一，我還是不想接，劉紹興校長就說：「曾主任不用怕，我們大家會幫忙啦！沒問題啦，就接起來吧！幫六堆服務也是義不容辭的事情。」慘了，校長這樣一講，那就沒辦法推了，只好勉為其難接下來。



聽了工作報告、財務報告以後，我才知道財務概況，如前所說，很多稻穀放出去收不回來，本也沒有、利也沒有。會議當場我就提出看法，要求理監視同意：如果要我接任，我有一個前提，就是希望這個基金會有些改變，時代畢竟不一樣了，台灣的經濟慢慢起飛，農村景氣也慢慢復甦，我們需要更多會員進來，穀價起起落落，所以我想要得到各位理監事和前任邱理事長同意，希望把 500 多個會員的會費做一改變，以稻穀時價折算現金，我記得當時時價約略是 100 斤穀新台幣 600 元。因會費用穀價來折算很麻煩，用穀借出也麻煩，應該要現代化經營，改成現金計算較為簡便。大家通過我的提議，邱理事長他也很爽快，表示到我們開會為止，他任內以 500 多個會員折算現金移交。當初移交時，稻穀折算成現金有 33 萬。原則上這筆錢經過大家同意，就放在銀行生息。我很感謝邱福盛醫師，他在移交時將稻穀折成現金計算，我相信有很多收不回來的滯帳就由他自己倒貼概括承受了，這就是情義六堆的硬頸精神，令人感佩。

「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稻穀基金會)成立與六堆忠義祠有關。民國 47 年 1 月忠義祠重修後，忠義祠的管理費用、祭祀等費用無著；加上原「科舉會」的財產在重建忠義祠時已悉數捐出，無法再提供六堆優秀學子獎學金，大家都覺得應該繼續六堆獎學的優良傳統。科舉會成立於清道光 9 年(1829 年)美濃人黃驥雲考中進士以前，黃驥雲於嘉慶 24 年(1819 年)福建鄉試中舉，引發閩籍士子向官府抗議粵籍黃驥雲佔用「閩籍學額」的爭議，當時六堆人士籌資助其打官司，後官司在黃驥雲考中進士後消失，眾人乃將捐款購置田產 3 甲餘加上內埔一婦人捐田 3 甲餘合組「六堆科舉會」，以生息補助六堆士子參與福建省鄉試或進京赴考，江昶榮進士等眾多六堆士子均受其惠。日據時期廢除科舉，改行新制後，科舉會生息用來頒發中學以上學生獎學金，補助六堆網球會舉辦網球比賽之費用等。

台灣光復後忠義祠重建，科舉會將所有財產捐為忠義祠重修費用。有感於科舉會的獎學精神與貢獻，因此當時參與的六堆賢達認為需要成立基金會籌募忠義祠管理費用，並延續科舉會精神，持續頒發獎學金，獎勵六堆學子向學精神。

民國 49 年 7 月忠義祠管理委員會開會時，眾人一致決議成立「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管理委員會」，所以稱為「稻穀基金會」，乃因當時台灣景氣不好，六堆農村地區經濟亦未完全復甦，現金募集困難但大家普遍務農種稻，因此每位欲參加基金會的會員，就繳交 100 斤稻穀當做會費，等於用稻穀計算會費，因此稱為「稻穀基金會」。收取的經費，除維持忠義祠燒金點香的經常費用外，每年也舉辦春秋二祭、並於春祭時頒發獎學金，繼承科舉會的精神，獎勵六堆子弟努力向學，宣揚我們六堆先賢愛鄉愛土、拓展進取的精神。

三年任期中，我繼承邱理事長打下的基礎，在理監事的協助下基金由 33 萬增至 53 萬，獎學金額三年合計 22 萬多，獲獎學生人數 781 名。(獎學金捐贈人和獲獎學生芳名詳列於 65 年出版的《六堆英華》書中，請參閱)依照基金會章程規定，運用生息的錢做為維持忠義祠的經費，包含春秋兩祭、平時燒金點香、發放獎學金等。邱福盛先生是我很尊敬的長者，為感謝邱福盛醫生的貢獻，我提議邱理事長擔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的榮譽理事長。他是真正無條件出錢出力奉獻的六堆志工，跟劉紹興校長一樣，光復之後就一直以奉獻的精神成立愛國聯誼會，促成六堆運動會，這些都是真正繼承先賢先烈愛護我們六堆家鄉的精神，他們就是我尊敬的有志之士，有情有義的六堆志工。

我受到他們的影響、感召，接下理事長職位後覺得責任重大，一定要繼承他們的基礎，把六堆忠義祠、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六堆獎學金、六堆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下去。因此除了教書之外，也很認真去推動基金會業務。64 年我擔任稻穀基金會第五屆理事長，連任一屆，任期從民國 64 年 2 月到民國 69 年 8 月。當時基金折成現款後僅有 33 萬，生息除了每年辦理忠義祠春秋兩祭之外；還要撥一部分給管理委員會當做每日早晚奉香的費用；發放清寒優秀獎學金。我接任後努力募款，擴大發放，清寒獎學金改為優秀獎學金。64 年，增設「大專院校新生獎」、「體育優秀獎」。民國 69 年兩屆任滿，移交金額共 733,469 元。最遺憾的是任內未能達成一百萬的基金，完成財團法人的法定手續，有負六堆熱心鄉賢的期待。

萬事離不開錢，錢從哪裡來？ 64 年，卸任教務主任後，我就比較有充裕時間募款集資，推動忠義祠事務，我臉皮很厚也不怕坐冷板凳。接任後我仔細考慮：以為單靠利息收入，光是支應春秋兩祭、平常的燒金點香就捉襟見肘了，遑論尚需支付獎學金費用，於是我就到處尋找熱心鄉親幫忙，打聽好之後就騎著機車專程拜訪。我過去沒參加過六堆事務，現在也僅是一位護專老師，更非有權有勢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冷板凳坐了不少。但是我一點都不灰心，我認為：這是好事也是公事，我來找你就是希望大家做好事，也讓你有機會關懷六堆，雖然我募款時冷板凳坐了不少，但我仍然樂此不疲。即使有些人過去不認識我，但經過一番勸說，他們也認為很有意義，很樂意贊助，有情有義的六堆人對我的鼓勵，讓我越做越起勁。

首任理事長期間，很多鄉親贊助獎學金，所以春祭時擴大辦理頒發獎學金的規模，因此忠義祠春祭參加的人很多，非常熱鬧，六堆的長老也很高興。因經費充裕，我進一步拜託六堆各鄉鎮公所民政課，幫忙蒐集每年考取大專院校的名單，根據彙報名單，每位贈送一支鋼筆，上面刻有「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敬贈」，並送一本我編寫的六堆簡介小冊。當時我還不會開車，就騎著機車帶著名冊和鋼筆，遠到杉林、美濃、佳冬等地，請各鄉鎮民政課長轉給村長，再請村長幫忙送到金榜題名的學生手上。雖然過程很麻煩，但是當時考取大專學校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家人一定很高興，又有六堆忠義祠的基金會來關心他們，替他們祝賀，送上一支鋼筆跟文宣，這對宣傳六堆精神，凝聚六堆意識，喚起大家對六堆忠義祠的印象，重振六堆忠義祠身為六堆人的精神堡壘，也許多少有助益。

第一任我全力以赴，下班後就到處去拜訪、募款、徵求會員。理監事中高樹出身的溫興春校長最熱心幫忙招募新會員；其他理監事，有的贊助獎學金，有的陪我到各地拜訪地方士紳募款，大家都很幫忙。

基金會採用一次繳交會費的終身會員制，以後不用再繳會費，因此經費就要靠募款和基金生息維持，真的很辛苦、很艱難，難怪邱福盛理事長一定要交出來，而其他的常務理事全部都不敢接，當理事長一定要貼補，一定要到處跟人磕頭募

款。對於這些事我卻很看得開，因為我是為公事拜託人，不是我私人借錢，所以我很理直氣壯去找人募款，有人贊助我很感激，沒有回應我也不會覺得沒面子。心態如此坦然，應是因為我曾經在天主教會閱讀很多天主教經典、聖賢傳記後受到啟發、感化有關，當然受我媽媽忍讓和慈悲的精神影響也有關。

當時六堆景氣不好，收入比較好的只有醫生，其他做米穀生意、養殖、種檳榔的一些人，收入也不錯，我就以這些人為對象。募款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很多沒料想到的人主動贊助獎學金。如，64年剛接任理事長時，劉耀東先生每年都捐贈兩萬元，萬巒的劉水來經理出五千元，潮州的張黃瑞香出五千元，美和護專同事劉增容老師出五千元，李慶樑醫師出五千元，李瑞昌先生出五千元，劉登松先生在台北第一銀行當過經理，也幫忙出五千元，張添榮先生出四千元，邱福盛先生出兩千元，麟洛鄉長黃國光先生出兩千元，劉紹興校長出兩千元，高雄的林旺木先生出兩千元，麟洛的徐雲章先生出兩千元，長治的劉興壽先生出兩千元，麟洛的黃興和先生出兩千元，內埔的傅文財先生出兩千元，萬巒的李紹熙先生出兩千元，竹田西勢的張松生出兩千元，第一銀行的襄理李開良先生出兩千元，李正光先生出兩千元等，他們的慷慨解囊，惠及六堆學子，令人欽佩。

65年度捐助人士有李慶樑醫師是在屏東開業的萬巒人，很熱心也很關心屏東縣的運動風氣，曾擔任屏東縣田徑協會主任委員，我向他募款獎學金時，李醫師慨然同意捐贈五千元。佳冬楊衍膽先生養殖鰻魚，經營得很成功很賺錢，也捐贈五千元獎學金。竹田的賴志榮捐贈三千元。屏東開陸橋內科的楊深景醫師是榮譽理事長邱福盛的女婿，他也捐贈三千元。張添榮醫師是在屏東市開設婦產科的美濃人，也捐贈三千元獎學金。曾正一先生在內埔開代書事務所，捐贈三千元。李炳榮先生是內埔人，鄉公所退休，他對獎學金也很熱心，捐贈了三千元。邱福盛醫生將會費贊助兩千元。內埔的米穀商傅文財先生贊助兩千元。美和護專的董事張黃瑞香出兩千元。鍾賢榮是美和村長，做檳榔生意賺了很多錢，贊助兩千元。李瑞昌董事贊助兩千元。張松生先生在西勢開米穀廠，生意做很大，捐助兩千元。劉紹興校長捐助三千元。幫我出一千元的也有很多人，像是黃德安代書、李德貴先生、賴光明先生等，要感謝的人太多了，謝謝他們的情義相挺，其他助印六堆

集刊、六堆英華的熱心人士在此無法一一細列，謹致歉意，請多包涵。由於六堆鄉親的贊助，第一任內基金由 33 萬增至 53 萬，獎學金額三年合計頒出 22 萬多元，獲獎學生人數 781 名，六堆學子深受其惠。

民國 64 年，我剛接任稻穀基金會理事長職務時曾向徐傍興校長募款，他跟我說：「曾主任，我還有很多大事要用大錢，我打球要用很多錢，就好比一棵樹，假使樹枝一直剪，這棵樹就會枯萎，沒辦法繼續生長，所以這些獎學金的小錢還有很多人出得起，不是我不幫你出錢，你要去跟那些人募款，好事要大家來做，很多大事情雖然可以積少成多，但並非這麼容易。這一點，你以後要這樣去做。」徐傍興的回應，我覺得很有道理，雖然沒出錢，但我還是很感激，日後我也沒再找他募款，因為兩千、三千、五千，幾千塊錢還出得起的人很多。這一點我很感謝他對我的啟發。

讓我最感動的是劉耀東先生，其父劉登雲在屏東經營中藥店，很賺錢，他本人在糖廠任課長，其父去世後，他希望做點善事紀念父親，民國 65 年後連續每年捐贈新台幣兩萬元獎學金；當時兩萬元是一筆大數目，我被他的心意感動，建議他用其父之名字設立紀念獎學金，六堆首創，設立了「劉登雲先生紀念獎學金」。劉登雲先生是屏東縣內埔鄉富田村人，民國前 13 年出生，民國 60 年 7 月過世，享年 73 歲。年幼時父親過世，家境困苦，無法繼續就學，於是在麟洛一間中藥店當學徒，他很努力認字學漢文，也閱讀很多中藥書籍，熟稔中醫藥理。18 歲回到富田村經營中藥店，後來又到佳冬鄉石光見村開設藥店，最後落腳在屏東市，藥店名聲很好，生意很不錯。臺灣光復後參加中醫師考試及格，正式行醫濟世，因醫術精湛，為人厚道慈悲，熱心公益，年幼時體會窮人辛苦，所以他免費替窮人看病、施藥，長治、麟洛、內埔很多人都專程請他看病。他自修苦學，漢學底子深厚，寫了很多詩，參加過六堆的六合吟社。他臨終前交待子女要繼續獎學與行善的事業。

劉耀東先生是劉登雲先生的長子，民國 20 年出生，小時候親身體會其父辛苦創業、自修上進的過程，在其父身教、言教影響下，他努力讀書考取中興大學

農學院，畢業後參加高等考試及格，曾在屏東農業職業學校教書，後來轉任台糖研究所，專門研究發酵的化學，台糖曾派他到日本深造，在日本東京大學取得農業碩士學位，在工業用的發酵生產技術方面很有成就，在台灣占有一席之地。夫人是新北勢人，我去找他的時候他就住在新北勢豐田國小宿舍，難得的是他生活節省儉樸，對公益卻很熱心，比他有錢的六堆客家人很多，但是他能夠每年拿出兩萬元設置紀念獎學金，顯揚親名，獎勵後進，這在當年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很尊敬他，感激之心永誌不忘，希望他長命百歲、子孝孫賢、身體康安。

#### 四、舉辦「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

我就讀大學時，曾經參與六堆鄉親的迎新會，畢業時也參加過六堆鄉親舉行的送舊會，離鄉遊子，感到濃厚人情味，至今仍感溫暖。擔任基金會理事長之後，認為六堆的前途不能只靠老一輩維持，一定要多關照年輕人，讓他們了解六堆歷史和值得保存的傳統、風俗文化，所以我一直找機會集合六堆大專青年。因緣際會，認識在成功大學水利研究所唸書的萬巒五溝水李志中先生，談起這件事情，李志中先生有熱忱、行動力和執行力，因此拜託他負起這個責任，在美和中學禮堂舉辦六堆首屆的「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

民國 66 年首次舉辦，李志中是總負責人，李智期、邱思明、藍群傑，這些人前後都有參加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我也利用機會把《六堆英華》送給他們。研習活動還特別敦請客家大作家桃園龍潭的鍾肇政先生來演講，題目是「台灣客家文學」，活動很成功，一百多位客家青年熱心參與，研習內容除學客家料理、唱山歌外，學員也用客家話演短劇，甚至在春節期間到六堆各鄉鎮學校巡迴演出，這是六堆有史以來首次有年輕人共同研習、共同傳承、推廣客家文化，相信一定感動不少人。幾十年前，六堆年輕人舉辦「六堆愛國聯誼會」，然後舉辦「六堆運動會」，而「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確實也是個創舉，我相信一定感動很多六堆人，尤其是年輕人。

因為舉辦大專青年研習營，我認識很多大專青年，李志中、李智期、邱思民、藍群傑、鍾振斌，這些青年後來會關心六堆事情，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受到我任內

贈送鋼筆和六堆簡介等的啟發。此後各地大專的六堆聯誼會陸續成立，大專青年研習營也舉辦了兩、三屆。研習營最後停辦，其中牽涉到經費、時代轉變、傳播媒體發達等因素，大專六堆聯誼會與大專青年研習營這兩件事值得肯定和推廣，這就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了年輕的菁英參與，才有繼往開來的可能。

#### 附：李志中口述推動「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客家扶濟會」的回憶

民國 67 年的寒假，曾理事長就鼓勵我，既然有成大六堆同鄉會，那麼就能用這個班底來組織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所以就以成大六堆同鄉會當主軸，組織了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民國 68 年開學，我們利用放假的時候繼續為六堆大專青年聯誼會奔走，聯絡各個學校。那時大學總共 20 個學校，我們聯絡到 16 個學校，就一起來組織六堆大專青年會。

最初開始都是不容易，要得到每個學校的響應，要找人都不容易，因為大家讀書的時間、上課的時間，不像念高中一樣每節課都固定，有時候要找人很難，常常必須到教室等人，要找到熱心的人可能要等一兩個鐘頭，熱心的人也不多，每個學校大約兩、三個。就這樣每個學校湊幾個人，在民國 68 年 2 月 2 日六堆忠義祠春祭的時候，曾理事長鼓勵我們利用這個機會，當各地士紳來齊，包括屏東市，潮州鎮等一共十個鄉鎮的士紳都會來到，給士紳和六堆忠義祠的先賢見證，我們年輕人今天要成立六堆大專青年會，未來要幫助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

接著那時候曾理事長認為稻穀基金會要現代化，要來改組變成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這時候是很好的創舉，有錢才能辦事，同時我們大專生也可以來幫忙，中壯派與老一輩結合起來做，將六堆團結的精神重新組織壯大，結果稻穀金會也真的改組了，各堆的鄉親很熱烈贊成改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的登記要一百萬，雖然那時候沒這麼多錢，於是這個任務交給溫興春校長募款，終於正式成立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我們六堆大專青年會的組織正式成立之後，分北、中、南三區，每一區有會長跟總幹事，每一區有分配各學校，每個學校有聯絡人，有幹部，有文宣組，有

編輯組，有組織部，有總務組，大家分工合作，並建議各學校建立六堆大學生的名冊，這個名冊也借重六堆文教基金會的力量，向各鄉公所索取考上大專院校的同學資料，因此我們才能夠蒐集到名冊，也才有辦法到學校科系去找人，就這樣互相扶持。所以曾理事長改組文教基金會之後，輔導我們成立六堆大專青年會的幫助很大，有名冊我們才有辦法找人。現在大學 70 幾間了，沒有辦法用這種方法做了，但是當時這個方式非常好。

北區、中區、南區成立編組起來，就是正式的六堆青年聯誼會，那時我畢業要去北部就職，於是在民國 69 年要交棒給其他人。成立之後我有辦過大專的排球賽還有郊遊等許多活動，那時帶領六堆很多青年來參與組織，在美和中學辦了兩天的男排球比賽。忠義祠推薦我當會長，原則上一人做一任，因為大家不像社會上一樣有時間，到時候一屆要滿了，就跟曾理事長說我要去北部發展念研究所，沒辦法再繼續，民國 69 年又匆匆忙忙在美和中學，大家重新討論要我接，但是我實在有困難，但是會繼續幫忙，好在有位邱思明白告奮勇來接，但是老實說，有點影響組織繼續發展，變得有一點停滯在那邊沒辦法運作，可能他的學業忙碌，但是我也不敢多說他的領導能力方面，也或許他對這個組織和六堆的認識沒有很深，所以組織荒廢了快一年。到了第三屆才交棒給現在的六堆風雲雜誌社社長鍾振斌。鍾振斌很有文學才華，寫文章很厲害，他們文化大學的人數也不少，加上現有的各大學社員，大家就利用在學校時候編寫《六堆青年》，這個刊物我到現在還保留幾本，透過文宣的力量來擴大組織很有必要的。

我們打算在美和中學舉辦六堆研習營，利用寒假練習，聘請各地方的士紳，還請國寶級的技藝師來教我們唱山歌、弄獅頭、鋸弦(拉琴)、唱客家歌曲，甚至李文古的流行歌。我們在美和中學訓練了兩個禮拜，然後用兩個禮拜的時間巡迴六堆各鄉鎮進行表演。那時候電視不普遍，這些阿公阿婆看到大家表演的這麼好，演李文古的那些人，表演起來有哭有笑，阿公阿婆看了一直流眼淚，自動包紅包給我們。一整個活動下來有好幾萬元，我們有了這樣的財源，就繼續辦理下一屆的巡迴表演，就這樣重複辦了好幾屆。當初為什麼會想辦這個呢？因為之前我們的大老徐傍興博士歸仙之後，要重振徐傍興博士開創美和中學、開創徐外科



醫院這麼好的精神，值得我們鄉親學習，所以我才決定在民國 76 年的時候舉辦春節聯歡大會，地點在美和中學，也得到徐傍興博士兩位公子的贊助，他們各捐兩萬，但是中午煮的菜、點心是學校提供，那時請涂順振(現在的美和校長，那時他是事務主任)任總幹事，幸好他的幫忙，活動才能順利完成。

很多中央民意代表，監察委員，還有立法委員，省議員邱連輝也有到場，還有溫興春，那時候他是高中的校長，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到場，辦得很成功，過程中還包括攻砲城等等活動。我沒想到第一次辦就來了三千多個人，實在不簡單，因為我們有算人數，那時候萬家香的文華伯也提供萬家香的醬油，看發了幾份就知道有多少人。這個活動讓我感覺到，那麼多大老支持我們來做這樣的事情，雖然那時候春節聯歡大會在舊曆年初一來辦，大家年節很沒空，要大掃除、要辦理年貨，沒人敢接辦。我向溫興春董事長表明想要辦這個活動，他說目前基金會也才剛成立，人力上不夠，尤其舊曆過年大家比較忙碌，但是我又想到，我們年輕人在過年前放寒假比較有空就可以來幫忙，就這樣接下來。那時當然很失禮，總幹事涂順振校長也被弄的很忙碌，這麼有意義的活動，但是後來籌辦起來我有點被嚇到，因為實在太忙碌。

隔了八年到民國 84 年，我才辦了第二次南部春節聯歡大會，地點在內埔國小，那時不敢在美和中學了，因為當時給涂順振添麻煩，本來要請他繼續當總幹事，我是當總策劃人員，但是他推辭掉了。為什麼 84 年還會辦春節聯歡大會呢？就是萬家香的文華伯從美國寫信過來給我，他說很久沒有看到我辦六堆的各種活動，希望抽出時間來關心一下，今年他已經 80 歲了，我一看到信中寫 80 歲了，沒想到文華伯已經 80 歲了，他對六堆這麼有貢獻，年年六堆的運動會都會捐 10 萬元，辦什麼活動都會捐萬家香醬油，所以我想這 80 歲要來給大家知道，替他祝壽，所以下定決心一定要辦，就算很忙碌也要辦。

我那時候也跟溫興春董事長說我要辦第二屆，但是他說實在沒有辦法，也是過年，後來改到年初三，他不敢接辦，我說我來辦，他則繼續關心。但是錢財，文教基金會的幾百萬沒辦法動用，那要存利息的，幸好桃園的一個立委，那時他

當鄉長，之後選到立法委員，之前在當鄉長的時候在桃園辦一個很大規模的客家文物展，辦了三天，各種的佈置相當有規模，讓我有感動到。我那時候聽到他想過來瞭解南部，我順這個機會，告訴他我想在南部辦春節聯歡大會，我記得他也想要利用這個機會來介紹北部客家的情形，所以他想來跟南部鄉親見面，於是他捐了兩萬元。

我記得那時候捐款的人還有邱福盛醫生，他是六堆抗日大將鳳揚公的孫子，那時他也 84 歲了，捐了五萬元，但是我現在想到補充，第一屆春節聯歡大會，李慶樑先生拿五萬元給我，那是我辦活動最大的助力，我說我沒帶到收據，他說沒關係，我相信你，當然之後也有補收據給他。這次的春節聯歡大會邱福盛捐五萬元，竹田的李瑞昌醫師捐五萬元，還有其他的捐款，大大小小約有二十萬，這些捐款人的名單，以後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找出來補漏，就一共二十萬來辦春節聯歡大會，在中午煮給他們吃，因為那時候沒有美和中學可以提供了，也需要拿這麼多錢，因為我們估計差不多至少要有，因為上次要三千多人，所以這次至少要準備五千人的份量。

表演團有 15 個，每一個表演團體都要發紅包給他們，錢算一算還夠，於是來辦。我想當場應該還會有零零星星的捐款，應該沒有問題，結果後來有剩兩、三萬元，這個時間太久了，還要查一下來補正。春節聯歡大會沒想到超過五千人，因為萬家香憑券發的醬油紀念品，一共六千多份，害我對文華伯很不好意思，一直剝他背囊的皮，很不好意思。沒想到文華伯來了一上台卻很高興，相當高興，那時我就想到，這是給我很大的肯定，雖然他坐著輪椅，因為感冒吃藥，引起行動不便。我僅僅記得，跟各廟借椅子，用車子去載，那時就用了五千張，五千張是有的還沒有擺出來，有的人懶得擺就站著，所以紀念品憑券去領，有六千份以上。從那時候開始，屏東縣長蘇貞昌就學我，在內埔國小辦客家節。

就因為這樣激起我們六堆人的團結，後來也出現兩個立委，邱連輝立委和溫興春立委，那時候象徵客家人的精神已經重新凝聚起來了，這是很不容易的。可惜因為黨派的成立，六堆團結的精神讓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影響自動分散。我們客

家人分成兩邊，要將他們組織起來很難。六堆出現兩個立委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立委。各位鄉親認為很有必要，但是要有一黨的人才還要有財力來選，又分成兩黨，不是那麼容易。那時候剛好台聯黨成立，想要在南部開拓票源，因為南部六堆沒有推出六堆人選，被台聯有了空間，於是派人來南部，看誰適合來選，本來要請涂順振校長，但是他沒有這樣的意願。

最後請藍群傑，那時藍群傑在當慈惠護專的校長，是黃道宜先生請他當校長，表面上就很多體面，又很年輕，台聯黨又願意來支持經費。我們因為南部那個時候是傳統的農業縣，比較反對國民黨，民進黨又沒有提名，所以有超過六成的支持民進黨的人聽到台聯要推薦人選出來，又是慈惠護專的校長，人又年輕，雖然沒有選舉的經驗，但他願意出來，於是大家就推舉他。

第一次大家很熱情支持，但是到最後黨派分化票源，結果他兩千多票落選。後來隔了四年又再選，最後還是沒有選上，就因為這樣的打擊，我們客家人感覺被人看衰，真正很多熱心的人說下次六堆的事情不要管了。我想這樣也不是辦法，想要來重新凝聚客家的士氣，於是我想要六堆客家人超越黨派，兩黨擺兩邊，客家放中間。選舉的時候要支持誰當然是你的立場，但是我們六堆客家，不論黨選誰出來我們就要一致支持六堆候選人的原則，就是超越黨派，同時也凝聚六堆的士氣精神。選舉結束後，藍群傑說他不敢選了，不要當客家人了，這種話打擊士氣很大。

林達英理事長那時很熱心幫藍群傑幫忙奔走，我看他活動的能力很強，於是我找上他，劉志隆就當他的總幹事，但是我主要請林達英理事長來處理這件事情，他說這件事情可能不是很容易，我沒有記很清楚，但是他很支持，我就拜託他把支持選舉的人，尤其助選熱心的人士，告訴他們我的構想。我也得到北部客家鄉親黃登海董事長的支持，他開設航海企業公司，是個中產階級企業家，他本來答應張榮發，也就是現在長榮航運公司的董事長，一起來創辦海運，但是最後他沒有接受，張榮發就靠著一條船發展到現在的事業，但是他還是中級規模。他看我常常舉辦活動，在北部還算熱心，看完我寫的文章後有被感動到，我說要組

織南部屏東縣的客家扶濟發展會，弄好之後我想要弄全國的扶濟發展總會。

桃園的扶濟發展會也成立，台北縣的也幾乎沒問題，開了兩次成立會，要向縣政府登記了，但是比較台北縣的都市客家精神，沒有我們南部這麼強，我本身工作沒空，他們當地人士社團也很多，可能會分散力量。所以台北縣也沒成立，桃園縣也沒成立。桃園縣成立兩年後也沒辦法維持，畢竟客家精神沒有我們南部強。南部幸好有林達英理事長全力幫忙，不然我兩個禮拜才回來一次，幫忙募集會員這些，這些所有的組織幾乎都是林達英校長在弄，雖然我也有幫忙出力，但是他幾乎是每天，且不分刮風下雨，自己開車或騎機車在各地奔走，蒐集這麼多人，也開了三次籌備會。第一次籌備的時候黃登海董事長也有下來，給大家很大的鼓勵。我們籌備了七個月，到了 94 年 9 月份，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在萬巒國小成立，辦得很盛大，錄影帶也有紀錄下歷史的一刻，那時會員有三百多人，會中選出理監事。大家本來要我來做，但是我在台北沒空，能力也不夠，林達英理事長他又一直推，他說他當校長沒有空，大家推來推去，結果兩個人常務理事同票，一樣都 11 票，我說一定要請他當理事長，不然這個會我沒辦法扛，我在台北上班，當主管沒空也不可能，於是再選第二次，就真的推舉林達英來當第一屆理事長。他做了三年一任，人數增加一倍，有六百多人，那一定要請他繼續連任第二屆。

救急不救窮是我們的宗旨，有人舉報了個案要去訪問，慢慢的越濟越多人。扶濟會也辦客家小學的客語文化活動。第一屆成立時候有一個名譽理事長，不分黨派色彩，很熱心，又對六堆各方面有貢獻，我就跟這些理監事一致同意請曾秀氣校長來當名譽理事長，來當我們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會的名譽理事長。去年 9 月改選第三屆理事長，請總幹事李文生來擔任，我繼續請曾秀氣校長再來當名譽理事長，第二屆的林達英理事長就是榮譽理事長，歷來各社團的傳承安排就是這樣運作。

我們扶濟發展會，林達英理事長交棒的時候，人數都接近快要 1000 人了，現在半年過了，會員應該超過一千人。尤其這次，扶濟會辦理用客語表達的數學

競賽和客語作文比賽很有意義，有三、四百人報名，情況很熱鬧。但是我有跟他們建議，以後要是給每個會員手機，現在大家都有手機，會員給他用手机錄起來，以後可以用簡訊傳送來通知會員，因為很多會員想要看想要來參觀，結果不知道消息，那就會很可惜。希望下一次的活動會越來越盛大。總之，我們扶濟會兩大運作的功能就是救急不救窮，替有急用的鄉親解決暫時的困難，第二就是要來振興客家語言，希望下一代的小朋友繼續傳承下去。

扶濟發展會當時要成立，最大的作用就是重建客家的意識以便日後有適當的客家子弟要選舉時可以來幫忙，這是宗旨之一。但是這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做到。三項的宗旨，我們講了兩項，還有一項，第三項的宗旨就是牽成客家子弟在政治上發展，替我們六堆的地方建設爭取各種權利。這目前以我們的力量還沒有達到，因為受限兩黨，很明顯各有山頭，不是那麼容易突破。

我們當初有過一些太過天真的想法，不過我相信，慢慢的我們社團做的事情越來越多，有一天會達成這個宗旨，達成這個理想，扶濟發展會要成立的時候，我會那麼敢堅持要做下去，因為黃登海董事長有答應我，陸陸續續會捐出兩百萬，從籌備會開始，一次、兩次、三次的籌備會、成立大會，這些錢完全董事長的支持，然後會館裡面的電視、辦公桌、櫃子、椅子、電扇，總共是二、三十萬，都是他捐出來的，成立之後每年都捐十萬元，六年算起來應該有達到兩百萬了。  
(以上李志中客語口述完)

六堆屏東縣地區登記有案的社團有七十多個，目前還有在做公益活動或文教活動的不多，除了六堆忠義祠和六堆文教基金會之外，六堆文化研究學會和屏東客家扶濟發展會是比較有活力和影響力的社團。學會出版了不少叢書，對六堆文化的普及與傳承，貢獻良多。扶濟會做了不少濟急和獎學的公益活動，如每年舉辦曾寬文學獎的作文比賽、協辦吳文華獎學金、張貴金獎學金惠及客家學子，功德無量。屏東縣扎根發展協會專注田調，頗有成果。六堆學基金會結合專家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未來必有所成。

## 五、推動成立「六堆文教基金會」

我第二任時，曾有六堆先進建議，希望將忠義祠稻穀基金會轉型為財團法人。民國 66 年 12 月 18 日秋祭時，六堆前輩：包括榮譽理事長邱福盛先生、鍾王壽先生和參加祭典的 20 幾位首長與地方人士建議，希望成立「財團法人六堆忠義祠基金會」，並將「忠義祠管理委員會」和「稻穀基金會」整合成一個基金會，共同負責忠義祠祭祀、六堆運動會和獎學事宜。我依規程開會討論，也向縣政府申請，但是忠義祠的財產、土地問題複雜，有些土地被人占用蓋房子，一時無法釐清；而稻穀基金僅有六、七十萬，雖然很努力募款，但是任內還是沒辦法募到設立基金會的 100 萬門檻，因此兩會不能合併，是我任內很遺憾的事情。但也沒辦法，我沒錢沒勢，雖然很努力做一些事，臉皮很厚的到處奔走，畢竟要他人一下子拿出幾千幾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任內，感受到溫興春校長很熱忱，只要他答應的事就會全力以赴，因為他擔任過國中校長，所以人脈很廣，教育界的風評很好；他是鍾幹郎先生的女婿，夫人經營養雞事業，是有財力的世家。我認為財團法人要成立非他莫屬，第二任任滿前，我就公開向理監事推薦，希望溫興春校長能夠不怕辛苦擔下完成成立財團法人的重大任務。我當初接來的時候是 30 幾萬，移交時已累積到 70 幾萬，每一任基金都有成長，我已盡了最大努力。在基金累積方面，實在是因為我沒錢沒勢，也沒擔任過校長，所以要得到他人信任進而讓人慷慨解囊實在困難。不過我很感恩，獎學金發放規模越來越擴大，《六堆集刊》也很有多人贊助，我覺得「大專新生獎學金」播的種應該慢慢會發芽而開花結果，對傳播六堆意識，讓人知道六堆忠義祠、六堆基金會，這點應該有所交待。

民國 69 年 8 月，稻穀基金會理事長由溫興春理事長接任，他上任後就很努力募款，尤其是教育界人士。當時贊助會員會費 3000 元，普通會員 1000 元，他很認真推動，所以會員人數增加迅速，基金很快達到 100 萬要求。他並增設總幹事一職，民國 69 年 8 月聘請鍾永發先生任總幹事，在理事長和總幹事努力下，大力招募新會員，同時把去世及失聯的舊會員做一整理。民國 69 年 11 月屏東縣

政府核准基金會成立；70年6月22日辦妥法人設立登記，正式成立「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文教基金會)。稻穀基金會第七屆的理監事也就順理成章接文教基金會第一屆董監事。

我特別要肯定鍾永發總幹事，鍾永發從台南師範畢業後返鄉服務；後來考取師大，畢業後到高樹國中任教，同時結識溫興春校長，之後就跟著溫興春校長做事，是溫興春校長的左右手。他做事認真、小心，細枝末節都處理的很好，所以溫興春校長擔任董事長，鍾永發老師負責基金會大小事務。他是克苦耐勞、勤儉樸實、任勞任怨、有客家精神的幕僚，溫興春校長全心信任他。溫校長擔任理事長、董事長時都很順利、輕鬆，因為人脈廣，又慷慨，更能以身作則，也出得起錢。募款方面他也很有辦法，很敢開口，反正是為公益、為六堆，一下子就達到100萬的要求，我私下很高興，認為交棒給溫興春，我的理想實現了，也覺得推薦溫興春校長來接任是對的，而他也樂意接任，大家都十分高興。此後因忠義祠的東西廳長久以來就有漏水的問題，所以基金會陸續發動募捐重修忠義祠的東西廳，鍾永發先生由於任勞任怨，對基金會有功，眾望所歸，前後接任了四屆的董事長，現在已經78歲高齡了，仍在為基金會奔走忙碌，老而彌堅的客家精神，令人感佩。

## 六、結論

我抱著與人為善、愛鄉愛土、愛六堆的精神擔任志工，當得很快樂，越來越有信心。人生除了賺錢、成家立業外，要有服務奉獻的人生觀，如此對於社會上多數人汲汲追求名利的行為，會有不同的看法。當然我們努力經營事業，研究學問，自然名利雙收得到社會肯定；若是患得患失，做起來就會很辛苦。尤其是公益事業，要出錢又要出力，甚至要低頭彎腰，若沒有堅定的信念，一定會感到痛苦，自然就會推卸，避之唯恐不及。我是永遠的情義六堆的義工。

## 第五章、文化六堆

### 一、前言

現在六堆的概念已經漸漸淡化，讓人憂心忡忡。如果六堆客家人，大家都有為六堆家鄉奉獻的好傳統，不吝惜付出，發揮「情義六堆」精神，即對我們六堆家鄉有情有義，無條件奉獻，不求酬勞，更要出錢出力的六堆精神。這樣的志工越多，我們六堆的永續發展就更加光明，如果大家都事不關己，只顧自己的家庭，那六堆的運命一定會走下坡。

我接任稻穀基金會兩任理事長任內，辦《六堆集刊》、辦獎學，之後辦《六堆雜誌》。現在，六堆能夠受人重視、有特色，都是很多無條件奉獻心力、出錢出力、默默在做的志工，大家集合力量完成，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我想到的，經歷過的，親身感受到的這些六堆志工，無論去世還是在世，我都要一一把他們感人的事情寫下來，希望能夠留下一些紀錄給後人知道、參考，讓大家來效法、懷念，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值得做。

### 二、自刊《中學之友》雜誌

我讀初中時候非常喜歡閱讀開明書局出版的《開明少年》跟《中學生》雜誌，這兩本雜誌實在好，對少年的思想啟發和增廣視野十分有幫助。教書後，因政治對立關係，台灣執政當局嚴禁將大陸書、大陸雜誌流入台灣，所以我深深感覺到我唸初中的時候，承受《開明少年》跟《中學生》這兩本雜誌的啟蒙，也想要辦一本有益年輕人的雜誌，台灣既然沒人辦，我就不自量力去創辦，這是我的單純心意。

當時台灣僅有幾本漫畫式的刊物，很受學生喜愛，我突發奇想，想要模仿《開明少年》或者《中學生》形式創辦刊物，想定主意後，我就不顧一切去做，有句話說：「要害人就叫人去辦雜誌」，那時我還年輕，只想到有意義、有價值，沒有考慮賠錢或是徒勞無功的問題。



想定後，就請日本的朋友幫忙寄幾本《少年俱樂部》等這類創辦很久、暢銷、影響很大的少年雜誌給我，蒐集雜誌裡面好的文章；或者日本有好的書籍，我就開始翻譯，過程中沒有人幫忙，只有封面曾請美和中學一位美術老師協助設計，但我最後沒有採用。經過大半年的努力，《中學之友》終於出版，刊名是因為我在中學教書，「之友」就是朋友的友，內容多數是翻譯的。那時沒有電腦排版，在屏東最大間的聲文印刷廠排版印刷，印了一千本，大概花了兩個月薪水。雜誌在 57 年 9 月 1 日發行，當時並沒有甚麼行銷策略，幾乎都是送給人白看。因沒財力、沒人力、沒銷路、沒訂戶、沒讀者，所以出了一期就不敢再繼續了，自己親身嚐到辦刊物的滋味，深刻體會要害人就叫人辦雜誌的道理，我是自己害自己，也沒人鼓勵我，不過我還是認為這件事很有意義。

我不計較一切，出錢出力辦雜誌，雖然賠錢但是做得很快樂。會有這樣的念頭和精神，我也感到奇怪，怎麼會有這種念頭！這是一輩子很值得懷念的唐吉軻德式的精神，有一點理想主義的味道，現在回想起來也是有趣。這個教訓對我一輩子影響深遠：做事情要量力而為，理想雖好，但是還有很多條件的限制，如果不自量力，過於魯莽，再好的理想都無法實現。經過這次教訓，我做事情比較會三思後行，慎重考慮，不敢過於衝動。

### 三、參與《實業世界》撰稿

任教美和中學時，結識鍾王壽先生，鍾先生當時在台北，他觀察台灣經濟開始起飛了，因此認為台灣需要屬於自己工商業界的雜誌推廣商業知識，因此他獨力發行《實業世界》月刊。鍾王壽先生指定我和美和中學的鍾秉光老師協助寫稿，我選擇一本美國人編寫、日本人翻譯教人如何發財及經營事業的一本書翻譯連載，後以《致富指南》的書名出版，因此《致富指南》是我人生第一本翻譯作品。以後，我陸續翻譯了很多企業相關文章，刊登在《實業世界》，譬如介紹本田中一郎創業成功的經歷，其所創辦的本田機車在台灣很暢銷，我也買了一輛代步；以及生產冰箱、洗衣機、冷氣機知名的三洋企業老闆等。據我所知，當時台灣沒有實業工商類的雜誌，實業經營資訊取得不易，因此王壽先生實在有 idea，

實在有創意，實在是高瞻遠矚的人。他有才華，人生經歷豐富，因此我很敬佩他的才華、眼光。徐博士是屬術業有專攻之類的人，他賺錢後回鄉創辦美和中學、回饋家鄉。這兩位是前輩裡面我最尊敬的，想要效法他們一輩子所作所為的人。

參加鍾王壽先生所發行的《實業世界》雜誌撰寫工作，是我第一次參與六堆的文化活動。我與鍾秉光老師幾乎都按期撰文刊載在《實業世界》，撰稿均是義務幫忙，完全沒有稿費，除了這是我的興趣外，也是因為受到王壽先生一心為台灣實業發展的鴻圖大志所感動激發。

《實業世界》創辦於民國 54 年 5 月 1 日，一年 12 期定價 50 元，零售每份 5 元。《實業世界》第 3 期以後，應王壽先生的要求，我開始翻譯、投稿一些有意義、可讀性高、富饒趣味並且可以給台灣實業界參考的文章。第一篇就是第 3 期登出來的〈馳名全球的本田摩托車製造者〉，該篇副題是本田忠一郎的奮鬥史。同一時期，鍾秉光先生在第三期翻譯文章〈勝家針車成功小史〉，原著是日本作家。第 4 期又續刊〈馳名全球的本田摩托車製造者〉部份篇章。另外，我又投稿〈招來顧客的幾項要訣〉，秉光先生也投稿一篇翻譯文章〈良賈深藏的尤尼雷霸〉。第 5 期〈世界大富豪的心理和行為〉，秉光先生提出一篇〈飛利浦---世界最大的電器公司〉。因本田機車的文章刊登結束，所以我在第 6 期就介紹日本三洋電器公司創辦人井植歲男的成功史，文章分上下兩期登載。此外，因王壽先生很提倡 idea，於是秉光先生用英招(英招就是秉光先生夫人的名字)這個筆名寫出一系列文章，內容是以愛德爾(idea)為主軸的〈用愛德爾和專利發財的故事〉。第 7 期我繼續刊登井植歲男的成功史，秉光先生也提出文章〈獨佔世界鑽石事業的杜威魯士公司〉。第 1 期到第 7 期則固定連載〈自力致富指南〉，是美國愛爾馬、合宜樂的著作，這篇著作鼓勵人們如何創業，如何靠自己的力量發財的成功指南。

王壽先生的兒子鍾秉常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考取美國醫師執照，在美國賓州執業婦產科。為了支持父親的理念，百忙中翻譯這本書，從第 1 期刊登到第 7 期，後因醫療業務繁忙，所以王壽先生要求我接續翻譯，我翻閱後覺得很不錯，於是第 8 期開始由我翻譯，一直到第 15 期完結。第 15 期完結時，王壽先生〈自

力致富指南〉篇後鼓勵：曾秀氣先生譯筆〈自力致富指南〉已完結，大功告成，這是最受讀者歡迎之文章，除了發行單本外，特向曾先生致敬。發行到 22 期時《實業世界》無法維持下去了，交給馮永春先生經營。〈自力致富指南〉這本書我從頭到尾翻譯，部份內容參考鍾秉常先生的翻譯，後來我去找屏東市百科書局老闆洽談出版事宜，老闆評估以為這本書值得出版，於是幫我出版。

第 15 期〈自力致富指南〉連載結束。後來秉光先生翻譯〈賺錢技術的探討〉，作者是美國馬爾溫史穆爾，他是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秉光先生從 16 期開始到 21 期為止連續翻譯這篇文章。〈自力致富指南〉登載結束後，學校事情忙碌，之後我就很少提出稿子。

我感到六堆也擁有一些有影響力、具前瞻性和開創性的人物。雖然王壽先生很有理想、創意，但事業經營並不順利，也因這點，令我十分敬佩，他擁有堅持精神，更顯現出我們客家真正的硬頸精神。《實業世界》在人力財力困窘情況下，王壽先生曾徵詢我和秉光老師，希望我們兩人是否可以接手續辦雜誌，但我們兩人既要上班，又乏財力，因此不敢接手。深知辦一份雜誌，一定要有人力、財力支持，也要有發行管道、讀者支持，才有辦法發展、維持。後來聽說給丘念台先生的秘書馮永春接手。後來我在報攤上有看過改版後的《實業世界》，改成漂亮的彩色篇幅，曾在台灣風行一陣，發行了幾年後，也在出版市場消失了。

#### 四、參與《六堆鄉土誌》編撰

參與稻穀基金會之前，六堆過去的事我參與不多，雖說鍾王壽先生辦《實業世界》時曾義務寫稿，但那畢竟是王壽先生的個人事業；《六堆鄉土誌》雖然參與編撰，但沒出錢也未全心全力投入，主要也是感佩王壽先生保存六堆史料的眼光和熱忱。三年編撰時期，他得到徐傍興博士資助而生活無虞，到處蒐集資料、參訪耆老，全心投入《六堆鄉土誌》，三年的努力為六堆留下有史以來最完整詳實的一部鄉土誌，完全是六堆人自力完成的，沒有得到政府一毛錢的補助。

有關六堆史誌，日治時代內埔國校的日籍校長松崎仁三郎跟鍾幹郎、黃丁郎先生合撰《嗚呼忠義亭》，紀錄清代各次民變與六堆忠義史。鍾幹郎時任內埔庄長，黃丁郎是場役(秘書)，都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日文、漢文皆好；《嗚呼忠義亭》一般認為是鍾幹郎主編、黃丁郎協助，松崎仁三郎具名出版。雖黃丁郎的後裔為了誰主編有不同看法；但我認為主要是鍾幹郎和黃丁郎共同蒐集資料、撰寫而成，比較合情合理。依我的看法，當然是以鄉長為主，秘書為輔，這本書應是三人合寫，並有很多熟悉六堆歷史的長輩提供資料。《嗚呼忠義亭》在日治時代完成，因有內埔國校日籍校長參與，才未受到日本人禁止打壓，這三位都是對六堆文化歷史很熱心、很關心、默默蒐集六堆史料並值得我們尊敬的先賢。

民國 66 年，王壽先生的《六堆鄉土誌》已在市面流通，一本 500 元，書價不便宜，存書不少，流通不是很廣，我認為有需要編一本較為簡單明瞭的版本，紀錄六堆好的傳統讓大家知道，於是編撰《六堆英華》，印刷兩千本，出版沒多久就有很多人索取，很快就發完了。民國 67 年，我認為要把六堆有關文化、歷史、好人好事、風土民情、藝文、名勝古蹟以及六堆鄉民的善行義舉、特殊表現，與出錢出力志工的事蹟給傳承下去，應有定期出刊的雜誌以紀錄、流通，我又淡忘了在美和中學辦《中學之友》雜誌的教訓，又一頭栽進去，我不是不清楚辦雜誌的困難，因此我也不敢用月刊、雙月刊或季刊方式發行，最後就稱為集刊；有資料、捐款時才編撰發行，不過發行過程還算順利，像季刊一樣三個月出一集。集刊留下敦睦鄉里，促進文化建設，關心六堆事務的人士的園地，尤其是不定期

簡介獎學金受獎人，使他們不只得到鋼筆、獎金、獎狀，也可以在《六堆集刊》上得到表揚。捐款人的芳名也刊載雜誌上，以表彰他們的獎掖後進的功德。

曾協助編寫《嗚呼忠義亭》的黃丁郎前輩，漢學底子深厚，字也寫得好，尤其是隸書寫得更好，曾經刊印字帖發行；因能寫詩，所以也出版一本教人如何寫漢詩、如何處理平仄問題的書，對於學做詩的人很受用。女婿陳城富先生或許受到岳父薰陶影響，也喜歡寫傳統的漢詩，留下很多著作，尤其是詩歌，《六堆雜誌》和《六堆風雲》幾乎每期都刊登他的漢詩。陳城富先生可說繼承岳父黃丁郎先生的文化涵養，詩歌創作豐富，是六堆文化很有貢獻的人。

## 五、刊贈《六堆英華》

民國 62 年《六堆鄉土誌》已經完工出版，但因這是較大部頭的書，流通量有限，相對宣揚效果也就受限。我聽說王壽先生是利用編製「鄉友錄」的方式，向列名者籌募出版費。每位捐 500 元的人就贈送一本書，依此類推。後來我詢問幫他出版的內埔印刷廠簡先生，印刷廠是否還有存書，結果是初版印一千本，卻有兩三百本還沒有裝訂、封面，半成品都置放在印刷廠。當時六堆人尚無鄉土誌概念，全部都用鄉友錄的方式人情勸募，這樣一本兩本三本十本，要推廣到一兩千本困難度很高。

過幾年以後，研究風氣漸漸盛行，政府也開始重視，十年、八年後，這本書變得很受大家歡迎，畢竟那是六堆第一本最完整的鄉土誌，各方有很多需求。我問過印刷廠，後來有人來買幾十本，十年之後這些書就賣完了。之後影印盛行，就有人影印後私下流通，《六堆鄉土誌》連帶影印的算在內應該有一千多本在市面上流傳，但我想這還是不足，應該要更普遍的免費贈送，起碼稻穀基金會會員、得獎的青年學子應該每人要有一本，除了獎學金和獎狀，他們應該了解「六堆」是怎麼來的，才會感到身為客家人的光榮。因此我就思考該如何用現代化的方式執行。王壽先生和鍾秉光先生共同編著的《六堆客家鄉土誌》篇幅很多，起碼二、三十萬字；應該要編一本簡要的六堆歷史書讓大家熟悉六堆歷史。

民國 66 年 3 月，我編撰出版《六堆英華》，贈送會員、獎學金贊助者、協助募款者、大專青年有得獎者均送一本。不久，一千本很快就發完了，這是我接任以來的創舉，很有意思。我編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要加強我們六堆人的團結，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祖先是怎麼辛苦創業，發揚六堆精神，光耀六堆家鄉，讓大家知道如何維護六堆客家人的良好傳統。

《六堆英華》第一篇〈漢族精神〉，第二篇〈六堆史料〉，二篇描寫我們六堆祖先從大陸廣東省飄洋過海來到六堆開疆闢土的歷史和精神；我要讓大家了解我們的優良傳統，所以描述歷史上客家先賢的事蹟、豐功偉業，可以當做我們典範的人事，期勉後人繼承祖先的優良傳統和精神，讓六堆年輕人飲水思源，不可或忘、丟掉祖先的語言和傳統。第三篇〈六堆傳統〉蒐集六堆優良的習俗和鄉土藝術，希望大家珍惜，也藉此激發愛鄉懷土的情感，所以選了一些雅俗共賞的客家山歌、諺語、對聯等，內容以可讀性為原則，做為大家茶餘飯後閒談的材料，也可藉此怡情養性，讓我們好的風俗文化傳承下去。第四篇〈傳家寶訓〉摘錄我小時候念過的唐書、《增廣昔時賢文》、《千家詩》、《三字經》、《朱子治家格言》等，我認為這些均是六堆精神的淵源，因此我蒐集很多值得大家學習的內容來教子孫或者自我勉勵。

《六堆英華》共印了兩版兩千本，除送發給基金會會員和六堆各界志士，參加六堆大專研習營的學員，我也是每個人送一本，同時勉勵來自各大專學校的六堆青年，應該要負起在各公私立大學組織六堆聯誼會的責任，最起碼要舉辦迎新送舊活動，讓新生有「親不親，故鄉人」的溫暖，也可以指導他們適應環境，好好求學上進，為六堆家鄉爭取光榮。後來李志中熱心推動，很多學校成立六堆社團，事在人為，有些學校很熱心推動，有些學校並未推動，現實上美和護專一直找不到適當的人推動這個工作，印象中美和護專一直都沒有六堆大專學生的迎新送舊活動，做為客家人創辦的又位在客家鄉鎮的專科學校，我深感遺憾與惋惜。

《六堆英華》出版，最感謝對我啟蒙最大、鼓勵最大的王壽先生，他答應我資料能用的盡量用。邱福盛先生也很鼓勵我、指正我。鍾秉光先生我也很感謝他，

他幫我寫稿和校正；當然稻穀基金會所有理監事也都支持出版經費。《六堆英華》發送出去後，收到許多六堆鄉親給我肯定、指正和贊助。因此我自認接任以來沒有辜負稻穀基金會的理監事跟榮譽理事長邱福盛先生，我覺得自己還要繼續努力，再多的困難都要承擔下來。

## 六、發行《六堆集刊》

三年任滿，民國 67 年我又連任。榮譽理事長是邱福盛。第二任時，稻穀基金會的理監事沒有很大變動，做滿第一任，對自己比較有信心，社會人士也知道我很熱心做事，第二任時就思考基金會要如何繼續宣揚六堆精神，發揮敦親睦族功能。

某次我跟鍾秉光先生到新北勢鍾福全先生家坐聊，鍾福全先生的哥哥鍾煥榮醫師剛好從日本秋田返台，他在日本秋田開一間大醫院，客廳桌子上有一本《秋田通訊》，我翻了翻後認為我們六堆也需要這樣的刊物，讓大家知道六堆發生的大小事情，也可藉此讓六堆鄉親發表意見。當下表明，我們六堆應該也要有像《秋田通訊》性質的刊物。《秋田通訊》內容簡單樸素，黑白封面，內容有關秋田各地發生的婚喪喜慶、公私大小事，刊物免費贈送，按季發行。

當下激發我辦一份六堆刊物的念頭，但是出版雜誌，我在美和中學任教時已有過經驗，缺乏經費人力，訂戶不知道在哪裡，又無財團支持或政府援助，所以賠錢結束，因有過「自己害自己」的辦雜誌經驗，所以知道此事的困難。但是個性難改，覺得有意義，值得做的事，就不考慮困難，又想試試看了。

六堆要是類似《秋田通訊》性質的刊物，我覺得會很有意思。時代正在改變，慢慢走向工商業跟資訊的社會，六堆人散居各地，各堆漸漸少來往。以第一任的經驗，開會時參加的會員非常少，雖然說理監事要由會員推選，但因參加開會的人十分少，所以理監事人選只能依各堆平均分配，以文教界、政治界、工商界的人士分區推舉，平常少聯絡，長期以往，六堆的概念也漸被行政區域取代，六堆意識逐漸淡薄。因此如果有一份紀錄六堆大小事的雜誌，一定可以有效發揮

溝通會員意見、交流感情、凝聚六堆意識的功能。鍾煥榮先生雖在日本落籍，但他的祖父是乙未抗日時六堆總參謀鍾發春，或許是受到祖父的影響，他有很強烈的六堆精神，所以當場就鼓勵我們去做。

我表明實際的難處：基金會既要維持忠義祠的祭祀費，又要辦獎學金。基金不多，生息只夠維持祭祀費用，因此雜誌經費無著。鍾煥榮醫師馬上承諾：「我也認為《秋田通訊》很有意思，要是你們也認為很有意思，也想要出一本六堆通信或六堆的刊物，這可是六堆開庄以來的創舉，那第一期的印刷費就由我出。」我深受感動，畢竟他是我們六堆最受人尊敬，為了保鄉衛土策劃六堆抗日的英雄鍾發春的后裔，於是著手進行。

第一期經費有了，我就埋頭蒐集資料編輯出刊，第一期定名《六堆》集刊。因須蒐集資料，又要籌募經費，最後決定以季刊形式三、四個月出一期。出版過程，除鍾秉光老師協助撰稿，王壽先生也幫我寫過幾篇，其餘很多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當時沒有智慧財產權問題，很多內容都是我去圖書館摘錄報章雜誌資料，或者訪問記錄，或者是會員的好人好事事蹟，或者是對基金會出錢出力的人物介紹，或者是各鄉鎮重要的事情、建設等等；但最主要的內容還是認識客家、認識六堆的多樣報導。除了教學工作，下班後幾乎將所有精力投入募款獎學金，募集《六堆》雜誌資料，忙得不亦樂乎！

台灣很流行：「如果要害一個人，就鼓勵他去辦雜誌。」我雖受過教訓，但碰到值得、有意義的事，就一頭栽進去。性格決定命運，性格如此，所以我做得很快樂，再怎麼困難也要克服，就像籌募獎學金一樣。我也是抱持不怕難的心態，一步步克服經費人力的困境；如碰到做生意的，我就幫他登廣告，籌募資金。雜誌出版後慢慢散發出去，免費寄給會員，送給關心六堆的人士，給以前參加過大專研習營的六堆青年。我覺得第二任除了繼續頒發獎學金，鼓勵考取大專的青年外，辦《六堆集刊》是很值得紀念的事。《六堆集刊》從 1978 年到 1982 年，總共發行 13 集，封面很樸素，代表六堆客家樸實的本色，現在看起來很值得懷念。關於六堆集刊的內容，曾純純副教授（現任屏科大客家研究所所長）曾做深入廣



泛的研究，發表〈從六堆集刊看曾秀氣對六堆地方刊物的貢獻〉專論，得到國科會的研究補助。

我卸任後《六堆集刊》就停辦了；民國 74 年我在六堆文教基金會董事會建議：「現在農村經濟比較好了，很多六堆人遷移到台灣各地就業，有需要正式發行一份給六堆鄉親互相聯繫，留下現代人物事蹟的刊物，有必要正式發行《六堆雜誌》。」我明知辦《六堆集刊》時常為了籌備印刷費，要到處磕頭拜託贊助，單靠訂戶、沒有財團刊登廣告支持，維持下去是很困難的。但是我深深感覺到，我任內辦《六堆集刊》產生不少影響，保存很多六堆史料，因此辦雜誌是必要的。當時台灣各種雜誌像雨後春筍般發行，因此我認為大環境適當，我也願意擔任社長職務，發行人是溫興春董事長。大家應該也是懷念我任內辦的《六堆集刊》，建議得到董監事及總幹事同意，《六堆雜誌》就正式申請發行。

## 七、發行《六堆雜誌》

我實在太大膽、太過樂觀。我認為會員有上千人了，多數會員應該能夠成為贊助訂戶；此外若能夠說服萬家香醬油登廣告，雜誌應該可以維持。於是我聘請熱心的年輕人鍾振斌擔任總編輯，因為鍾振斌曾經幫助其兄鍾振昇創辦《屏東週刊》，後來鍾振昇移民美國進修博士，老婆何美惠在美國取得會計師執照，留在美國發展；《屏東週刊》就交給鍾振斌繼續維持。鍾振斌主修中文，又對六堆事務熱心，所以我拜託他擔任《六堆雜誌》總編輯，雜誌篇幅 24 開，為節省經費採黑白印刷。

我們就靠著基金會的津貼辦下去，但是訂戶一直只有幾百人，實在不好維持。《六堆雜誌》辦了 12 期後，我覺得文教基金會又要辦獎學，又要維持忠義祠春秋兩祭和日常事務應該沒有很充分的經費維持《六堆雜誌》，於是我主動表達無法繼續發行的看法。

民國 76 年溫興春董事長任滿，推舉在屏東市開設婦產科的林焱塘醫師擔任董事長。林醫師認為《六堆雜誌》應該繼續發行，也認為要更現代化、要不惜資

本，所以發行革新版。革新版的篇幅擴大到 16 開彩色印刷，並且邀請高雄市某一國中的趙連初校長擔任社長，又請一位退休教師楊培然先生擔任總編輯。民國 78 年改聘曾經擔基金會理事、董事的西勢人吳源雄先生擔任社長。革新版印刷確實較精美較吸引人，但是月刊不是這麼容易維持，每個月要編一本，內容又要豐富，經費還要充足。在重重困難下，月刊後來改成雙月刊形式發行，從此《六堆雜誌》一直用雙月刊形式發行迄今，確實不容易。

我覺得沒有《六堆集刊》就沒有《六堆雜誌》，也就缺乏六堆鄉親溝通訊息、保存六堆歷史，紀錄好人好事的平台。我覺得編著《六堆英華》、接著發行《六堆集刊》，是我這輩子很有意義的事情。之前，因為董事會改組，林淼塘先生另請楊培然老師擔任總編輯；鍾振斌先生就全心全力辦《屏東週刊》，週刊偏重屏東市或屏東縣的報導，跟六堆沒有直接關係；後來他認為自己擔任《六堆雜誌》月刊總編輯一年，有了這樣的經驗和人脈，希望能繼續為六堆奉獻服務，所以他想自立門戶，另外創辦一個不同特色、不同風格的鄉土雜誌。

創辦雜誌，鍾振斌曾徵詢我的看法，當時有一種看法：六堆已有《六堆雜誌》，能維持就很好了，沒必要再有一本同性質的雜誌。但我的看法是：台灣社會風氣已經開放，慢慢從威權統治走向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我雖支持他辦雜誌，但也讓他知道辦雜誌是件辛苦、吃力不討好的事，還要有財力；如果沒有足夠財力支持，光靠廣告並不容易。最後我鼓勵他：如果這些你都考慮過，認為沒有問題，以你的能力自然勝任有餘，也可以有所發揮。社會漸趨多元，六堆也很多社團，另外辦一份雜誌，可形成六堆多元發展，這跟團結不團結沒有關係，要是你不怕辛苦，我贊成你，你好好斟酌考慮吧。

後來他大膽的創辦《六堆風雲》雜誌，自己擔任發行人，封面封底彩色，內頁黑白 16 開普通紙印刷；經過辛苦的經營，除了從月刊改成雙月刊外，迄今繼續發行。有幾個客家人經營的企業，如萬家香醬油、《嬰兒與母親》雜誌社，每集都在雜誌刊登全版廣告，直到現在都沒有中斷，我跟他常有聯繫，也常鼓勵他。他是一位謙沖、堅忍、硬頸的客家後生。

現在，六堆能夠維持兩份雜誌，實在不易，說明六堆人的文化水準很高。當然美濃有黃森松這個厲害的年輕人，一個人辦了《美濃週刊》報紙型的刊物，每期一張；美濃另有一份雜誌，稱為《月光山》。黃森松的《美濃週刊》也是不好維持，後來停掉一段時期改辦《美濃月刊》，一直到現在還在做地方報的工作。六堆地區，早期有美濃黃森松，屏東鍾振昇和何美惠發行《屏東週刊》，後來鍾振斌繼承《屏東週刊》，並獨立創辦《六堆風雲》，這在全省來說非常少見，因為六堆客家人數不多，因此這是值得六堆人感到光榮的事。美濃也好，六堆也好，一直都有很多有心人在發展文化事業，是六堆值得驕傲的事。我認為忠義祠、文教基金會跟六、七十個形形色色以六堆、客家為主的社團，加上《六堆雜誌》、《六堆風雲》，均是六堆的特色、寶貴的文化財產，值得大家珍惜、愛護與支持，使這兩本雜誌能夠繼續發行，留下六堆人的現代事蹟，後人若要修訂編寫六堆歷史可有依據，而這兩本雜誌就是最好的資料庫。

回想起來，我編《六堆集刊》可說是獨力維持，才有後來六堆文教基金會支持的《六堆雜誌》雙月刊，因此《六堆集刊》可說是開風氣之先，雖然只發行 13 期就停刊了；當然也有人冷言冷語：曾秀氣做事情有頭沒尾。但我常以「但開風氣不為師」自勉，我很敬佩胡適先生說「半部的作家、半部的歷史家」這句話，《中國哲學史》他寫了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完成，他的很多著作都是但開風氣，也真的後繼有人；要是我沒開這風氣，也就沒有《六堆雜誌》、《六堆風雲》。有些人說我有頭沒尾，我也高興接受，我很敬佩胡適先生「但開風氣不為師」、「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一路走來，我行我素，做我該做、能做、樂做的事。請六堆愛護我的鄉親、有志者體諒我的用心良苦。

辦《六堆集刊》雜誌是我開始做六堆志工以來所做的很有價值的事，延續下去才有《六堆雜誌》的創辦，然後《六堆雜誌》又影響到鍾振斌發行《六堆風雲》。《六堆風雲》獨自一個人辦成，到現在為止已經維持了十幾年了，非常不簡單。六堆人情義相挺應是最大的助力。

六堆中僅有美濃的黃森松在 1974 年創辦報紙型的《今日美濃》，後改成《美

濃週刊》，停辦改成《美濃雜誌》，這份刊物持續集中報導美濃大小事，雖美濃也屬六堆，但與屏東六堆隔了高屏溪、荖濃溪，行政區域又屬高雄市，因美濃有區域的獨立性和發展性，因此《美濃雜誌》較少報導屏東六堆事務。但文化是辛苦的事，黃森松也可說是六堆重要的文化志工。

另外鍾振昇曾在縣政府擔任秘書，後跟老婆何美惠在屏東市創辦《屏東週刊》，主要報導屏東消息，跟六堆雖沒直接關係，也是開屏東社區報紙之先，曾經風行一時。

幾十年來六堆有《六堆集刊》、《六堆雜誌》和《六堆風雲》三份趣味性、地區性、族群性的專業雜誌，這在全省是獨一無二的。就跟六堆運動會一樣，桃竹苗客家地區都沒有類似的活動或雜誌。《六堆雜誌》和《六堆風雲》都是在《六堆集刊》以後發展出來的客家雜誌，持續開展六堆的文化事業。這兩份雜誌都是由一群六堆文化志工在做的對六堆有貢獻的事。

目前青壯派的六堆志工，如李志中、鍾振斌、賴士安、邱思明等人，我深信是當時舉辦六堆大專研習營，贈閱《六堆英華》，辦《六堆集刊》所播下的種子，現在才會有人繼承。李志中目前還很熱心參與六堆文化活動、社團活動，雖然他在交通部擔任處長，但有空時仍會南下。迄今，當時參與大專研習營的人，幾乎都還很關心六堆的事情。

#### **附：李志中自述參與《六堆集刊》編印過程**

我會對六堆有興趣是因為小學五年級時候的遠足，我們來到六堆忠義祠，那時候的忠義祠沒有像現在整修的這麼好，那時候的忠義祠像個小廟，前面圍牆老舊而佈滿灰塵，但是正廳看起來很氣派；第二年我有去參觀在萬巒舉辦的六堆運動會，讓我很感慨的是排球比賽時，因為運動會包括整個鄉，所以也會有福佬人來參加，這之間好像發生了一些爭執，最後演變成兩邊互相丟石頭，那時我就覺得，這不是我們六堆客家人的運動會嗎？怎麼會變成讓人家欺負？我們不會去欺負人，但是卻被別人欺負！我覺得過去客家人抗日的精神要重新發揮，尤其是年

輕人要薪火相傳，年輕輩應該繼往開來。有了這樣的想法，我對六堆的意識隨著年紀慢慢長大，透過書函、六堆忠義祠、六堆運動會，這對我們下一代有很好得啟發。

民國 66 年我在成功大學就讀，註冊過後騎腳踏車在校園閒逛，遠遠聽到兩三人講我們六堆的客家話，腔調鼻音有一些重，好像是美濃腔，我就跑過去問他們哪裡來，這些人果然是從美濃來的鄉親，分別是羅文聰，念成大會計，一位是傅鈞貴，另一位是姓劉的同學。那時他們在討論要組織成大六堆同鄉會，我當場就表明要參加，他們說晚上聚會有煮湯圓，我也表明會到場參與。聚會人數大約有三、四十人，大家很踴躍出席，場面也很熱鬧，我在那邊說了很多客家笑話，大家聽得哈哈大笑，同學說好在在路上遇到我，晚上大家的集會相當難得，也趁這個機會開始籌劃成大六堆同鄉會。這當中幾個熱心的同學本來要推其他人當會長，結果最後推給我當會長，我說這樣好嗎？他們認為這個社團要有很強烈的鄉土情感，要有六堆客家精神，講話要很風趣滑稽，這樣大家才會感覺到很好，所以要我來當。那位姓劉的同學就公開說用舉手來表決，看是不是要請我來當會長，結果大家幾乎一致同意，我只好勉強接下來，於是洗了頭帽子戴了，不得不做下去！

姓劉的同學告訴我，在美和護專教書的曾秀氣教授有與他們聯繫，曾教授是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的理事長，有寄自己編得《六堆集刊》給社團看，曾理事長是我們成大的校友，算是學長，所以有寄給他們。他們說暑假要一起去拜訪曾理事長，一起來想想看怎麼樣將青年組織起來幫忙稻穀基金會，來重振六堆的團結精神。於是民國 67 年的暑假大家來到曾理事長家中，閒談後我被曾理事長的精神感動。很多鄉親贊助編《六堆集刊》，裡面有很多文章可以讓年輕人瞭解六堆的來源、歷史，以及客家許多前輩長者，包括大陸的六堆鄉親，在政治上、文學上有貢獻的歷史人物。

雖然我念理工，但是對傳統的歷史人物，尤其是客家的歷史人物相當有興趣。《六堆集刊》要一直編下去，第一集編完之後要編第二集，印刷要比較多，

經費也要比較充足，於是我利用暑假幫曾理事長在南部或在北部拜託有錢的鄉親贊助，結果這個《六堆集刊》就一直編下去，編了好像有 13 集，我在民國 67 年暑假就在弄這個活動。（以上李志中客語口述完）

## 八、推動《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民國 62 年 9 月 28 日《六堆鄉土誌》出版至今也接近四十年了。十年前花了很多人力、財力編成《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其實就是新編的六堆鄉土誌。要是沒有《六堆鄉土誌》這本書，也不會有 15 冊的《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六堆鄉土誌》這本書簡單扼要，是瞭解六堆的文化歷史、風土人情的入門經典著作。

民國 86 年，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由劉錦鴻擔任董事長，基金會在五月舉辦六堆文化的學者座談會，那時我就提出修訂《六堆鄉土誌》的構想：「王壽先生編的《六堆鄉土誌》已經二十多年，雖然是創風氣之先的經典著作，但六堆幅員廣大，歷史也有兩、三百年，現在社會的景氣比較好，政府對本土的歷史也漸漸重視，也有充分的經費補助，是不是請董事長和各位六堆文化界的精英來慎重考慮新編修訂《六堆鄉土誌》。」沒想到參加六堆文化界的人士都一致贊成。

董事長劉錦鴻先生是高樹人，曾經當過鄉長、縣議員，也在小學教育界服務過。總幹事是曾彩金老師，也是高樹人，曾經在高樹中學、屏東中學任教，當時高樹鄉長劉康錦發起編《高樹鄉誌》，他因為腳踏實地做事情，又常穿著運動鞋踏遍整個鄉村，被譽稱為「布鞋鄉長」。曾彩金老師有參與這次編撰《高樹鄉誌》的工作，因為他是國文系畢業，又熱心參與文化公益活動。

看到大家這麼踴躍贊成這件值得做且有意義的事情，雖然我不富有但是我拋磚引玉當場捐助新台幣一萬元當作籌備會聯絡的經費，就此開始啟動了重修《六堆鄉土誌》的工作。我當初的構想是訂正補充《六堆鄉土誌》，並多放一些圖片進去，最多是把原來六、七百頁的內容重新補充校訂，變成差不多一千頁左右的書籍，印刷精美一點且圖文並茂的再次呈現。沒想到後來為了申請經費，規模範

圍越來越擴大，最後書名不是《新編六堆鄉土誌》而是《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的研究》。整個計劃由中央研究院的民族研究所所長徐正光博士主導，他是內埔新東勢出身的，是六堆學者之中最早從事客家學術研究的學者，所以就請他來當總召集人，規模很大，動員人力也很多。在徐正光博士的號召之下，加上六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熱忱和執行者曾彩金老師的親和力影響，大家全力投入。而曾彩金老師因為這個計畫十分龐大，所以提早從屏東中學退休，全心投入這個計畫的策劃執行。

從 1997 年開始一直到 2001 年，《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的研究》這部六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編撰行動，總共出版 15 大冊，預算總共超過一千萬元。但是我有跟劉錦鴻董事長和曾彩金老師建議，這本書可說是六堆的百科全書，我認為學者專家除了查資料會參閱之外，若是要普及或要用來維繫六堆人的客家意識，似乎不是很可行，加上書價一套要五千元，又有 15 大冊，實在講起來，有些人家中都沒這樣的書架來擺。為了推廣，是不是就我的提議，訂補王壽先生的鄉土誌，最多一千頁左右就好，這樣比較有普及性，定價在六、七百元，大家也比較買得起。把這 15 冊的資料精華濃縮改編為《新編六堆鄉土誌》，因為這個書名《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的研究》太學術化，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我本來希望編輯一本通俗的書籍，只有中學畢業的人也看得懂，看了又有興趣，從頭到尾圖片又多，這樣才有普及性，也才能凝聚六堆意識，這樣才能達到發行的意義。若是向海外、出外的遊子推銷時，幾百元大家也出得起。這點我認為很重要，也是我開始提議想要來完成王壽先生的遺願，結果變成學術性的參考資料。到現在為止，不知不覺從 2001 年到現在 2012 年又過了十幾年，這個願望都還未實現。當然這件事情有困難，精華 15 冊要濃縮為一大冊一千頁左右，這種化繁為簡的工程不是那麼簡單。

有件事情值得一提，《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出版後一套賣五千元，麟洛 90 歲被大家尊敬號稱「人格者」的邱金才先生，以為這套書可以當作六堆人有關歷史、人文各方面的傳家寶，他就掏腰包買十套，分送給他的十

個子女當作傳家寶，所以邱金才先生可以說真正對六堆有情有義的人格者。邱金才先生福德雙全，十個子女都功成業就，他過世之後，子女和親友都很懷念，我就鼓勵他兒子邱文昭，他是我高中和成大的同學，我說：你爸爸被大家尊稱為人格者，教育界也好，政界也好，都很值得人尊敬，是很好的典範，是不是編一本傳記來紀念他。於是他和妹婿五溝水人劉志隆商量此事，劉志隆，民國 36 年出生，成大交通管理系畢業，因努力上進，勤奮認真，擔任過鐵路局南區的段長，據我所知是六堆人在鐵路局擔任最高職位的人，他是邱金才先生的女婿，認為幫岳父寫傳記很有價值，我也答應給他一些編輯、校對與潤飾方面的協助。這本自傳終於在邱金才先生逝世週年紀念的時候發行，書分七章，也將邱金才先生於民國 86 年他自己寫的回憶錄，約一萬字左右，附在最後面，這樣他的歷史就有很詳細的交待。第一章「飲水思源祖德流芳」，第二章「人生的粹鍊」，第三章「人格的塑造」，第四章「令人景仰的風範」，第五章是邱金才先生寫給子女家書的摘錄，第六章是子女親人對邱金才先生追思的文章，第七章是邱金才先生的新聞報導剪影和珍貴資料。他們不棄嫌的請我寫序言。邱金才先生是編者最敬重的先賢之一，他一生淡泊名利、勤奮節儉、不貪不取、以身作則，所以生前即被鄉人尊稱為人格者，由於他為人知足、樂觀幽默、治家有方、生活樸素，所以享壽 100 歲才往生。

邱金才先賢作人處事的人格典範，值得我們後輩效法。自傳主要的編輯是女婿劉志隆先生，他不辭辛勞的催稿、蒐集相關資料、編稿、印刷等等。邱金才先生很謙虛，第一次被鄉民推舉競選縣議員時表示，若有誰要出來競選，他馬上會禮讓；所以早期鄉長也好、縣議員也好，大家都禮讓賢士，一定要地方上大家尊敬，有德有能的人士才能得到大家支持。民國 60 年、70 年代時，屏東客家縣議員很識大體，都是有德有能的地方人士，不分黨派，只要有關六堆客家的事情，就不分派系合作爭取，雖然客家占的席次不多，但是福佬議員一定會將副議長禮讓給六堆的客家人。六堆人為了家鄉利益、保鄉衛土這種先賢先烈的精神，在民主時代照樣可以實現，不過不是依賴武力，而是用頭腦和智慧，以合作的方式來維護六堆大局，合作爭取應得的權利和尊重。唉，可惜這樣的美德後來因為社會功利化，黨派利益而分裂了，最後副議長的位子也沒份了。民國六、七十年代，



縣長的機要祕書也有不成文的規定，要由客家人擔任，但漸漸的因客家人自己不長進，不識大體，所以我們在屏東縣的權益就流失掉了，議員越選越少，選舉風氣也不理想，大家對六堆的情義越來越淡薄了。

王壽先生也很強調這樣的客家精神，只要有六堆意識、六堆精神，為了保護鄉土利益，大家一定要不分黨派合作，如果自己都分裂了，那就什麼都得不到，他人也不會尊重你，不會看重你，這是六堆很可惜的事情。我還一直參與六堆事務，就是因為重視這一點，從《嗚呼忠義亭》到《六堆鄉土誌》，到新編的《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都是為了推廣發揚真正的六堆精神的傳承。我自己也出了很多書，《六堆英華》也好，《六堆集刊》也好，《六堆傳家寶典》也好，我真正的用意就是希望傳承六堆好的精神、保鄉衛土的意識、識大體合作的情義，繼續傳承下去，這樣六堆才會有前途，才能永續發展，不然真的會從少數變成弱勢而消失。

事實上少數不一定是弱勢，如六十年代，屏東六堆人雖然只佔五分之一，但是聯合起來還是可以左右政局，所以少數也可以堅強，不用自卑認為少數就是弱勢，少數只要能夠合作，能夠識大體，能夠為家鄉爭取應有的權利，就可以變成強勢。因為較多數的族群一定有競爭者，一定會分黨分派，那我們就能夠掌握關鍵少數，得到多數族群尊重我們的客家權利，說比較土一點，我們六堆才不會被人看衰。我之所以要口述《情義六堆》，乃是以為大家對家鄉要有情有義，這樣大家才會有共識，才會識大體，當然少數才會受到尊重。

我心心念念還是要以王壽先生編的經典之作來補充修訂，這除了是我的原意，也是王壽先生的遺願。《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的研究》裡面主要是過去的資料，當然有補充王壽先生當時二三十年前的新資料以及各堆的新資料，但是真正六堆過去的發展，比如說日據以前六堆的開庄史還是沒有超過《嗚呼忠義亭》、《六堆鄉土誌》和《鳳山縣志》這些書的突破性資料，有待六堆後進繼續努力。這之間我也問過很多對客家歷史、台灣歷史有研究的專家，他們也認為確實有需要來編一本，書價大約六、七百元，內容約一千頁左右，加上許多圖片且

文字通俗的版本，書名就叫《新編六堆鄉土誌》，家家有一本，不要用那麼長、那麼學術性的書名，那沒有人看得懂，這個就是我未完成的心願。那也是我提議要重編、新編六堆鄉土誌的動機，後來卻變成這麼大部頭的資料庫，我想沒有人那麼有耐心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那裡面有太多枯燥無味的數據資料，無助於凝聚六堆意識，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編輯完成之後，大家認為很多參與的人，六堆還有很多新的資料要研究，《六堆鄉土誌》因為人手的不足，王壽先生一個人的力量，採訪資料的不足，有必要用田調的方式來補充發掘，可惜這方面並沒有新的突破性田調的發現，所以我提議，徐正光教授也提議，認為不要因為 15 冊的東西就滿足了，有繼續成立社團法人六堆文化研究學會的必要，《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完成之後，還有很多漏掉，還需要補充與田調的，這些工作學會要承擔起來，六堆文化研究學會到現在為止，第一任理事長是溫興春先生，第二任是林彩雲校長，第三任就是劉錦鴻，善於開展研究計畫的總幹事，一直由曾彩金老師擔任，研究學會出了很多書，是目前六堆最有活力，出版很多書的社團之一，負責一切事務的曾彩金老師功不可沒，雖然會員不多，但是多多少少都有參與過《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也可以說是關心六堆文化發展與保存的熱心人士。

我唯一的心願就是能夠編一本真正修訂新編的六堆鄉土誌，一千頁左右、圖文並茂、可讀性高，這樣要普及推廣幾千本，六堆家家戶戶都有一本，應該不是很困難。很可惜這 15 冊的六堆叢書，真正銷售出去的大概只有幾百本，現在還有好幾百本庫存沒辦法銷售出去。我心心念念希望後起之秀，也希望六堆研究學會，能夠負起這個使命。

## 八、結論

工商社會，很多人已經對家鄉沒有記憶、沒有懷念、沒有眷戀，若果如此，人生將會活的很空虛，我認為這是鄉土意識被淡忘、消失的重要原因。客家意識每年都有流失的危機，追根究底就是大家已經對家鄉疏離，對過去的記憶模糊，

一旦遷出六堆，就等於跟家鄉脫節，逢年過節也不會想返鄉了。唯一的辦法就是要藉由媒體、文字、音樂等各種有客家特色的祭典、活動來吸引他們每年至少回來幾次，帶著子孫回鄉，小孩只要感到有趣、有意義，自然會留下對家鄉、對祖先、對鄉土的體驗記憶，有好的回憶將來自然會有客家意識、六堆意識、愛鄉土的觀念，事業有成也會回饋家鄉，這樣我們六堆才能永續生存發展。

現在情況是，出去的都不回來，老人家在世還會回來看看，老家人去世就不回來了，慢慢客家精神淡化，子孫不會說客家話，客家良好禮俗消失。例如：很多人搬到都市，離開自己出生地後，因現代建築的空間侷限，幾乎都沒安放祖先牌位，其實一個簡單的祖先牌位放在那邊，自己以身作則早晚奉香，遇到任何事情可在祖先面前祈求，也可教小孩子慎終追遠的精神，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想要推動這種敬祖禮俗，遺憾的是有心無力。客家人對敬天敬祖的傳統比其他族群還要重視，尊祖念宗是客家人很重要的精神信仰，要是流失了，客家文化也就遺失了。

## 第六章、六堆典範

### 一、前言

六堆有許多自願服務，沒有目的、又不拿報酬的人，這些對六堆有情有義，又有好品德的人，值得後輩與六堆人懷念尊敬。

這份紀錄，並非我曾某人的歷史，而是六堆志工的歷史。台灣光復前我才十歲，光復後到我長大成人，聽到看到的，報章雜誌登載的，尤其是我親近過的六堆人物、好人好事，我簡單介紹這些人的生平事蹟，留下典範，期盼六堆不斷出現對家鄉有情有義的志工，不計名利為六堆家鄉奉獻服務的熱心人士，這樣六堆才有可能在激烈變化的社會中生存發展。限於篇幅僅止於我擔任基金會理事長期間的人物，未能提及其他六堆熱心人士，僅致歉意，並祈體諒。

### 二、愛國愛鄉—劉紹興

光復後，幾位六堆志工公開關心六堆前途、發展，若非他們四處奔走，六堆也不可能有這麼多活動。光復初期有兩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年輕人，劉紹興醫師與戴阿麟先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兩位。光復之初社會混亂，他跟佳冬的戴阿麟先生有這樣的熱忱和冒險精神，不計利害，騎著腳踏車四處奔走，實在值得我們後輩繼續發揚光大。

劉紹興先生，民國六年出生，萬巒鄉五溝水人；劉家是萬巒五溝水望族世家，其父劉喜紅。劉紹興早年留日習醫，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在日本行醫；紹興先生很有客家精神，對六堆事業特別熱心，民國 34 年曾經聯合東京的桃竹苗客家人與六堆鄉友組織客家同鄉會，互相照顧，可見他很年輕就投入對客家的關心。

民國 35 年返台後，曾進入省立屏東醫院擔任院長，對地方貢獻很多；後辭公職自行在屏東市開業，長子也繼承父業。光復初期，他認為需要聯絡六堆同鄉，集中力量推動文化教育，提高大家愛鄉土的精神，迎合新時代的社會，於是和戴

阿麟先生組織六堆愛國聯誼會，加上邱福盛先生贊助，在竹田國民小學舉辦第一屆六堆運動大會。

紹興醫師的岳父林其謙先生在屏東市行醫，台北醫專第一屆出身的佳冬人；加上得到福盛先生的支持，所以號召很多醫界人士協助。得到很多六堆人贊同，後來在西勢國民學校成立六堆愛國聯誼會時公推邱福盛先生為理事長。這把火點著後，才有西勢忠義祠重建工作，忠義祠跟一般寺廟性質不同，帶有很強烈的族群意識，因此重修這件事情不易推動，顧忌很多、壓力很大。

六堆先有愛國聯誼會，才有六堆忠義祠管理委員會和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紹興先生行醫很忙碌，但他很熱心，他任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也任六堆忠義祠基金會的理事。後來，徐傍興博士創辦美和護專時，得到劉紹興支持，因此他也是美和護專董事。劉紹興先生和邱福盛先生合作無間，他們都是熱心贊助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的獎學事業。

民國 57 年屏東縣有人發起成立中原客家聯誼會，由於他對六堆事業很熱心，所以他也擔任常務理事，後來被推選為理事長，當然中原客家聯誼會因為稻穀基金會的發展，影響力漸漸降低，現已很少舉行會員大會或活動。

民國 61 年美和護專徐富興校長任滿後，劉紹興先生被董事會推選為美和護專校長。我之所以參與六堆事務，最初拉我參加的人就是紹興校長，過去，我除了參與王壽先生的《實業世界》外，對六堆事務完全沒有參與，只待在教育界，對六堆的認識非常有限。劉紹興校長和邱福盛兩位是志同道合關心六堆的好朋友，當他知道邱福盛先生擔任忠義祠稻穀基金會三任理事長，非常辛苦，覺得應該有人接替，因此紹興先生拉我去開會，他說：「曾主任，來去啦！一起來去參加忠義祠稻穀基金會，來去參與一下六堆的事務。」他是校長我是部屬，他交待了，我就跟著去開會。記得當時舊屏東市議會旁邊有個中華餐廳，大家就在餐廳二樓開會，會議主題是改選理監事，我過去對稻穀基金會完全沒有接觸，忠義祠的祭典也從來沒去參加過，會議中說要改選理監事，我就莫名其妙被選為常務理事；五個常務理事再選我為理事長，或許其他常務理事已有默契，看我是狀況外；

第一次我不接受，第二次還是選我當理事長，我還是不想接受，坐在我旁邊的劉紹興校長就用鼓勵和期待的口吻跟我說：「曾主任接起來，不用怕，我跟邱福盛先生以及這些理監事會一起幫你忙。」我只好硬著頭皮接了。

當時稻穀基金會財務狀況不是很好，基金會主要依靠放穀生息，籌措財源，但很多人有借無還，利穀沒有納，連本金也沒回來。我雖勉強接任，但也提出一個條件：既然財務報告有這麼多穀放出去收不回來，頭也沒有利也沒有，加上時代改變，我希望所有會員的穀本折算現金移交給我。雖繼續稱為稻穀基金會，但可把錢放在銀行生息用來維持春秋兩祭與平常的燒金點香，獎學金就由募款支付。這些構想得到理監事們同意，我就不得不接下這個重擔。

劉紹興校長一屆任滿後，適逢徐傍興已在中山醫專擔任校長 11 年，因身體不好，辭掉校長回鄉發展棒球運動。徐博士既然回美和，董事會認為以他在醫界和教育界的聲望，很適合接任美和護專校長，形勢逼人，所以劉紹興校長就無法連任了。劉校長熱心校務，學校也很有進步，因為規定得連任一次，所以重視人格尊嚴的他，認為自己沒辦法連任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卸任不久，即到日本行醫。他雖在日本，還是很關心六堆事務和政治發展。當林森塘醫師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立委時，他認為六堆需要有客家籍立法委員，所以特地從日本回來站台，並且到處演講，他關心六堆權益的用心令人敬佩。他雖在日本行醫，但他一直沒有改變對六堆的關懷，聽說他生前捐贈 100 萬給五溝水國小當做獎學基金。

光復之後真正開始號召六堆人團結合作、提昇六堆人水準、爭取六堆人應有的權益和生存發展，劉紹興先生與邱福盛先生是開路先鋒，而且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直到往生為止。這兩位是光復後，最早嘗試喚起六堆意識的兩位志士仁人，很值得我們尊敬的六堆志工。

### 三、醫人濟世—邱福盛

六堆有很多醫生，多數都很賺錢，其中最令人懷念，對人最親切，最有六堆精神的除了劉紹興外，邱福盛先生也是其中一位。邱福盛醫生生於民前 10 年，

長治鄉長興村人，是長治世家邱永鎬派下後代。這派出了一位邱鳳揚，是六堆最後一位大總理，領導對日抗戰，付出慘重代價，他的子姪在火燒庄之役對抗日人，傷亡嚴重，他的忠貞義烈值得後人懷念尊敬。面對日本軍力、武器，六堆人簡直是以卵擊石，邱鳳揚最後雖不得不與日本人談和，但也是出自於真正愛鄉愛土的胸懷，避免六堆人民再受到日本人荼毒殘殺。光復後，王壽先生曾對邱鳳揚先生沒有得到政府表揚進入國家忠烈祠這件事情感到遺憾，但六堆人親眼看到他的兒子、家族、子姪傷的傷、死的死，因此非常尊敬他，六堆忠義祠將他擺在最重要的位子。

福盛先生畢業於台北醫專(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在屏東市開設河南醫院，因醫術高明，對人誠懇慈愛，所以地方人士對他尊敬感恩。因自己的祖先曾為六堆犧牲奉獻，所以光復後，他對六堆的事務特別關心，出錢出力。重建忠義祠時，他是重要的發起人和募款人，後來又認為忠義祠香油錢很少，因此推動成立基金會永續維持忠義祠的春秋兩祭與香火，及六堆子弟的獎學等。他擔任過「屏東縣中原客家聯誼會」理事長，王壽先生編《六堆鄉土誌》，得到他出錢出力支持。他的兒子繼承他的事業，一子在美國行醫，四子奉亭繼承福盛先生的醫院。奉亭醫生繼承其父的美德，人很謙虛，醫術高明，現仍然延用河南診所之名，也很熱心六堆的事情。福盛先生活到 100 歲，直到 90 幾歲身體都還很健康，還能騎機車到處跑。他和老婆王雲英十分恩愛，王雲英對人、對患者十分親切，相夫教子有成，是典型的客家賢妻良母。

人的生命中會遭遇到許許多多的挑戰跟挫敗，因此如何恰當的面對這些問題，使自己在身心靈方面都能坦然安樂，讓生命充實美好，是人生重要的課題，這方面的課題就是中國人常說的養生之道。我認識的人之中，我認為最懂得養生之道的人，就是活到 100 歲才往生的邱福盛鄉賢。

邱福盛先生到 90 幾歲身體都還很硬朗，常騎著摩托車跑東跑西，後來因體能關係，才改騎腳踏車。80 幾歲時仍常載著夫人王雲英到我家聊天，夫人很賢慧，可惜她在福盛先生 80 幾歲時就往生了。我去找福盛先生聊天時，我常會談

起王雲英夫人的賢德，我跟他說：「我擔任基金會理事長時，訪問六堆各地的醫生，只有王雲英夫人在患者或客人來訪時，會親身奉茶，我看過六堆的醫生娘裡，只有王雲英夫人做得到。」王雲英夫人過世後，我去那邊聊天談起王雲英夫人，也常感嘆：「夫人太早過世了，真的很可惜」。福盛先生夫妻鶼鶼情深，有次我看到他憶起老妻時老淚縱橫，可見他和王雲英女士的恩愛情深。邱福盛先生能夠事業順利、子女成功，也是賢內助的功勞。

福盛先生活到 100 歲高壽，直到 90 幾歲身體還很健康，我問過他：「福盛先生，你身體這麼好，90 幾歲還可以跑東跑西，你可以講一些養生之道給我聽嗎？」他說：「養身之道很簡單，第一就是不要暴飲暴食，飲食要節量、清淡一些；第二重要的就是心情要好，不可亂發脾氣，心情要平靜，對人不要太計較；第三要運動，運動很簡單，各人有各人喜歡、適合的運動，我自己一輩子就是做體操，早上起床我一定要做體操，如果工作比較沒空、比較累，我也會隨時隨地伸展身體」我問：「體操有沒有什麼要點？」他回答：「做體操要做『反向』動作，身體比較沒用到的部分，或是使用太久，這些部位就要做一下伸展動作，例如我們的手大多是提東西，很少向上舉，那我們就要做雙手向上舉的伸展運動，前後也是如此，彎腰和後仰也是如此，總而言之，相反的方向，少用的部位要多運動。」

我跟福盛先生是好幾十年的忘年之交，我從未看過福盛先生對人疾言厲色，也沒看過他跟人吵架、辯論或指責人，這點我十分佩服，也認為很值得我們效法的做人處事及養生之道。發脾氣、鬧情緒確實傷人傷己，多多節制脾氣是很值得我們修養的健康因素。不要亂發脾氣，怒氣要化解掉，他這樣講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今年 78 歲了，我受他影響不敢暴飲暴食。福盛先生人很高，看起來很瘦，實際上就是他對飲食很節制。我平常除了走路運動外，有時坐久了，感覺哪裡不舒服時，也會做一下伸展運動，前後彎腰，左右彎腰，伸展一下肢體，對身體健康很有幫助，尤其是上班的人，有時候坐太久，隨時隨地做點簡單的體操，對健康確實有幫助，可以舒緩壓力，使身體各部位的器官，不會因為使用過度或沒有動而產生血液不順暢的毛病，這一點值得六堆鄉親參考。



#### 四、大將徐傍興

六堆的公益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事情，我深深感覺到徐傍興是六堆很重要的源頭活水，他在醫界的成就我就略過不談，因很多人寫得很詳細，就不多敘述。僅以這本書的宗旨介紹對六堆有情有義、自動自發，為六堆的文化教育來服務，又不求名求利，不取報酬的人，有關懷家鄉的志向和目標，也很有品德節操的人。徐博士是日治末期和台灣光復初年台灣外科的第一刀，外科泰斗。他創辦台北徐外科，為了關懷南部的患者，又在高雄設立高雄徐外科，對患者幫助很大。他在高雄設立徐外科，不分外省、福佬、客家，方便大家就近求醫，即是一種以愛家鄉為出發點所做的事。

徐傍興出生於忠心崙，即現在的美和村，有良田好幾甲，家境富裕。他的名字有人唸徐傍(ㄅㄨㄥˊ)興，有人念徐傍(ㄅㄨㄥˋ)興，他自己認為應該是傍(ㄅㄨㄥˊ)興而不是傍(ㄅㄨㄥˋ)興，因他大娘只生一個女兒，他父親後來娶他母親當繼室，生了這個兒子，因此命名為傍(ㄅㄨㄥˊ)興，意謂旁系的繼室生來興家的兒子。當時美和村徐家是很有錢的家族，住在美和村的上頭，他家隔壁就是謝家，很有名的謝亮慶，日治時代擔任過庄長，也是美和村的世家。

客家人的習慣，不管有錢沒錢，女孩子一定要學做家事，幫忙養豬養鴨；男孩子放學後就要放牛，尤其是大戶人家一定有養牛，所以徐博士小時候就跟庄內的同學、大哥大姐牽牛到牛埔下(墓地)去放牛吃草。大家一起唱山歌、講故事。他常唱一首山歌給我們聽，歌詞是：雞公相打胸對胸，羊仔相鬥角亂衝，英雄相打爭天下，阿妹相打爭老公。

徐傍興的大娘是竹田的黃菊如秀才的女兒；母親是新潭頭邱家的女兒，較窮苦的人家。徐傍興博士因是單丁子，他父親、大娘和母親都十分疼惜他，當時沒有幼稚園，所以徐傍興開始接受教育的時候，就送到外公黃菊如秀才那邊去學習漢文，跟著其他小孩一起讀唐書。所以徐傍興還沒入公學校前，就唸了很多唐書，加上記性好，三字經、增廣昔時賢文、千家詩等背的滾瓜爛熟。進入公學校後，因有漢文基礎，開始閱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一般而言，徐傍興博士

的漢學基礎超過同年齡的小孩，應該是小時候到外公黃秀才家讀唐書有關。

徐博士熟悉三國故事，很會講古，講三國非常有名。美和中學禮堂落成時，擺筵席慶祝落成，徐博士拿起杯子向大家敬酒，他很高興的順口唸出當年曹操八十萬大軍下江南，在赤壁面臨大江，靈光乍現創作的詩歌〈短歌行〉：「有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詩句。曹操雖有爭議性，可是曹操確是具有英雄氣概，文武全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雖然有人用漢族本位主義說他是奸臣，這是見仁見智。徐博士應該有受到三國演義中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英雄氣概，又很重視文學涵養的影響。

徐傍興公學校畢業後，連續兩年報考高雄中學都名落孫山，第三次才考取。徐博士常把考了三次才進高雄中學的經歷拿來當做勉勵學生的教材，他說：「我連續兩年都沒考上高雄中學，但我不屈不撓、發憤用功、再接再厲，最後被我考上高雄中學，高雄中學畢業後也順利考上台北醫專」。他常拿自己的求學經驗來激勵學生，遭遇失敗時千萬不要喪志氣餒，要再接再厲發憤用功，最後一定能夠考取理想的志願，這是徐傍興開放的一面。

一般人常會掩飾自己的挫敗經驗，心胸開闊的人就能夠把自己的短處、弱點或挫敗經驗拿來幽默自己，坦然面對，這是很了不起的涵養。有些人聽到他人提起自己的弱點、失敗經驗就會惱羞成怒，實在是看不開。徐博士的人格特質之一就是很風趣，富有幽默感，這一點很值得後人效法學習。

徐博士除了在醫學、教育、棒球運動上很熱心投入外，他也很熱衷政治，尤其是議論政治是非得失，常常講到口沫橫飛。我記得他只要講到政治跟打球爭輸贏的時候，精神就很興奮；一旦沒有棒球比賽，又沒有選舉可談，他就會幽自己一默：最近沒打球又沒有選舉，真的像關起來的雄雞一樣無精神。

徐外科經營成功，他又是臺大醫院外科主任，自然交遊廣闊。戒嚴時期，面對政治上的不公義，他常用婉轉、幽默的口氣來替受壓迫者發言。譬如說台灣省第一屆民選縣長，國民黨提名的苗栗縣候選人黃運金落選，沒被黨提名的劉定

國反而當選，但因劉定國選舉時仍具軍人身分，因此高等法院判決劉定國當選無效，且不得上訴。當時主審該案的法官是客家有名的黃炎旺法官。有一天徐博士跟黃法官同桌聚餐，閒談時他開了黃法官一個玩笑：「黃法官判決劉定國當選無效真是冤枉啊，很符合你的名字炎旺喔！」這是一個諧音的玩笑。判決當然是上頭的指示，黃法官不方便說出原由也不方便反駁，微微一笑就帶過了。在戒嚴威權統治下，當時若直接批評，可能會有嚴重後果，他婉轉的說出自己的心聲，突顯替劉定國抱不平的正義感。

1977年，邱連輝因為得罪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先生，所以沒爭取到省議員提名，因此他考慮脫黨參選。當時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很多客家庄大老勸邱連輝不要參選，因為後遺症很大。在一次會議中，很多人不贊成邱連輝以非黨員的身份參選，當時徐博士也受邀與會，他卻獨排眾議：「大家有什麼好怕！那麼怕嚇卵被人割掉，我再幫你們裝個金嚇卵回去！」話說的義正詞嚴，大家聽了默不作聲。邱連輝經過再三考慮，決定脫黨參選，並以最高票當選，成為台灣省議會裡很有名的省議員。

邱連輝競選時，徐傍興暗中替邱連輝宣傳，鼓勵大家一定要選邱連輝，聽說送了一筆很大的助選費給邱連輝。邱連輝得到六堆大將聲援，終於順利高票當選。這是徐傍興在政治上真正對我們六堆產生的深遠影響。

他雖然是國民黨黨員，但國民黨是非不分時，他常仗義執言，不顧自己的利害。雖然他並沒有替邱連輝公開站台，只是私下宣傳，但因他人格的感召，在地方上影響十分大。從此，六堆客家支持本土政權的票就比較多。從國民黨打壓六堆省議員邱連輝迄今，藍綠票數幾乎是7比3或者6.5比3.5，從未變過。

後來邱連輝參加縣長、立委選舉時，國民黨很擔心徐傍興博士出來支持他，因此常派督學來學校巡察，實際上是約束徐博士不要公開挺非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徐博士很低調，從不公開站台。他習慣每天早起散步，早晨四五點就從忠心

崙出發，經過二崙、美崙、內埔等地，沿途看到散步的人就用手比號碼，口說拜託支持，就這樣私下耳語宣傳，反而比公開站台更有效。徐博士很有謀略，他會暗中運作，不跟人正面抗爭。

還有一件事情也可看出徐博士的正義感。徐博士擔任中山醫專校長時，入學時規定學生只需四年即可畢業。後來政府認為依世界潮流，醫學專業一定要讀滿六年才可畢業，因此讀滿四年的第一屆學生很擔心無法領到畢業證書。徐博士身為第一屆校長也很困擾，認為自己有責任爭取，但當時教育部與考選部互踢皮球，推來推去，事情一直拖延。正好那年總統蔣介石邀請全國的大專院校校長舉行早餐會，當蔣總統徵詢在座校長有無意見，徐博士就站起來講：「我們中山醫專是教育部核准的四年制，現在學生要畢業了，卻領不到畢業證書，教育部不承認自己有錯，考選部也不承認自己有錯，互相推來推去，請總統裁示。」後來教育部終於核准醫專學生畢業。因為徐博士不顧自己的利害，為學生仗義執言，解決了第一屆畢業生的執照問題，當然後來學校也變成正規的六年制。

徐博士曾跟我說過，會議結束後，也是廣東客家人的教育部長鍾皎光說：「徐博士，你今天真大膽，你知道蔣總統是像老虎一樣的人，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對他講話這麼大聲，我差一點被你嚇死。」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徐傍興富有正義感，敢言人所不敢言，據理力爭，這也是六堆客家人硬頸的充分表現，我認為很能夠顯示徐博士作人處事的原則。

我認為若沒有徐博士推動，「六堆旅北同鄉會」不可能持續迄今，很多早期到台北去讀書的六堆學子很懷念徐博士，主要是因為早期威權時代唸書要有保證人，加上農村景氣不好，一般家庭供給孩子到台北唸書，付完學費後，生活費就很有限，因此很多六堆學子放假時沒錢看電影，就會去徐外科那邊吃中餐和晚餐。徐外科開伙提供員工餐點，徐傍興很疼惜六堆青年學子，也很會講笑話給他們聽。徐外科很多客家籍員工，大家也講客語，到徐外科就有回到家鄉的感覺，多少可以紓解鄉愁，許多當時的學子非常懷念這段生活。

台北的六堆人很懷念徐外科鼎盛時期，徐博士當時出錢贊助六堆的各種活

動，如果六堆子弟去吃一餐，他也不會嫌棄，十分親切。台北六堆會的副總幹事陳季惠老師曾經來找過我，請我幫忙記錄徐博士的事蹟。起初我去拜訪美濃鍾鐵民老師，看他能不能寫一本可讀性較高的傳記，可是鍾老師因身體不好而婉拒，最後找到曾寬老師。曾寬老師的爸爸曾丙戌先生是徐傍興博士高雄中學的同學；曾寬本名曾富男，筆名曾寬，我帶台北六堆會的陳季惠去找曾寬，大家商量，思考如何以小說體裁來撰寫徐傍興的傳記，因曾寬老師一直發表長短篇的小說，駕輕就熟。曾寬的父親跟徐傍興是高雄中學同學，又住在美和村的徐屋伙房隔壁，早年曾聽他父親講過徐傍興小時候的事情，對徐傍興博士了解甚多，於是接下寫作任務，書名定為《故鄉-大將徐傍興傳》。後來客家電視台拍成連續劇，轟動一時，迄今還常在客家電視台重播。

徐傍興博士是全國性的人物。早年我在美和護專教書時，有次桃園的鍾肇政前輩專程來到美和護專，要我帶他去找徐傍興校長，說明某出版社要出版台灣各行業代表人物的傳記，而徐傍興博士被選為醫界代表性人物，因此希望我帶他去談這件事。但是徐傍興博士很謙虛，並未答應，他說：「我做的事情都是靠大家幫忙，沒有特別值得宣揚的地方。」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至於那系列要介紹十大代表性人物的書籍有沒有出版我就沒印象了。記錄未能出版，我覺得很可惜，因為許多第一手資料他並未透過日記或寫作記錄，雖然描寫徐博士的短篇文章很多，但多是綜合親朋好友的回憶、印象整合而成，嚴格來說並不是經過作者授權配合的完整傳記，這是非常可惜的。雖說當時徐博士中過一次風，但是他的記憶力還很好，如果當時做口述歷史，我相信一定可成為當代台灣社會的典範。

徐傍興博士是徐富興校長的堂兄，我看過徐富興校長的回憶錄。徐博士 50 歲的時候，徐富興認為他哥哥做了很多輝煌的事情，有寫傳記的價值，因此他開始暗中寫「徐傍興傳」，寫完第一篇總論時拿給徐傍興看，徐傍興看了就對徐富興說：「富興啊！我們還是謙虛一點好，守本分，不要自我宣傳。你不要像一般社會的人，做了一點事情就提自己的名字、掛自己的名字，例如某某紀念大樓、某某紀念館、某某傳記，我不喜歡這樣的作風。」言下之意就是不贊成堂弟寫他的傳記，我們客家話來說就是「不喜歡膨風」。當然也有人說徐傍興有時候喜歡

吹牛，其實說的是他很有理想性。徐博士本性浪漫，他確實有詩人文學家的氣質。他若是認為某個理想值得做，就會拿出大將的風範來領導大家全力以赴，最後這些理想也能夠完成。

大家叫他「大將」，他確實有大將氣度，譬如創辦徐外科之後又不斷擴充，變成台北最大的私立外科醫院，最後成為全省最有名的徐外科醫院。他也想要服務六堆鄉親，所以創辦高雄徐外科。在教育方面，他發願要在故鄉建立一個可以比擬高雄中學或建國中學的完整中學，美和中學就被建立起來。後來又感覺台灣很需要專業的護理人員，他就集合屏東閩客籍醫界名流，但以客家人為主，建立美和護專。

成立棒球隊也是懷抱著這樣的目標和理想，所以美和青少棒、青棒稱霸全世界。他還有一個理想，就是希望建立像日本順天堂大學一樣完整的學制，美和護專一定要繼續發展，包含美和大學，美和中學和美和小學一貫學制。很可惜，美和村公立小學不稱為美和小學，因是早期利用華僑捐款建設的小學，稱為僑智小學。現在徐博士的夢想也實現了，有美和中學，也有護專改成的美和科技大學，我想應該有可能，發動地方人士，向政府申請把僑智小學改為美和小學，美和學園就完整實現了。

台北徐外科興盛後，很照顧在台北的六堆人，無論是做生意或唸書的。對於從家鄉到台北開刀或治療的窮苦人，有時候出不起開刀費、醫藥費，他就會念起家鄉情，常常免費看診，如果沒有返鄉車錢，也會順帶奉送車馬費給他們。他很關心家鄉的六堆人，因此成為六堆人在台北的精神殿堂、精神堡壘。六堆人也為徐傍興博士在台北開這麼大間的徐外科而感到與有榮焉，跟其他人提到自己從哪裡來的時候，只要說從徐傍興的故鄉來的就感覺很光榮，提升六堆人的尊嚴，而這是徐傍興對六堆最大的恩澤。徐傍興是有情有義的六堆人，值得入祀六堆忠義祠，接受六堆人的敬拜。

因為徐傍興做這麼多事，又熱心教育、公益、運動，打響六堆地區的「美和」兩個字，可說是把「美和」推向全台灣的重要人物。鍾王壽先生編撰的《六堆鄉

土誌》提到：「沒有徐傍興慷慨拿出三年的生活費給我倆老回到萬巒家鄉，到處奔走蒐集資料，這六堆有史以來第一本比較完整的《六堆鄉土誌》也不可能完成。」雖然日治時代出版了《嗚呼忠義亭》，但比較完整的是《六堆鄉土誌》，根據王壽先生的講法，這確實是徐傍興的義舉，沒有徐傍興的支持鼓勵，王壽先生也沒衝勁和勇氣，更沒財力來完成這部著作，講起來《六堆鄉土誌》是徐傍興博士在幕後全力支持才得而完成，當然許多熱心出錢出力的六堆鄉親也功不可沒。

徐博士創辦美和棒球隊，則是使「美和」揚名全世界的最大貢獻，經營棒球隊要花大錢，如果沒有台北和高雄徐外科這兩大靠山出錢出力，應該辦不起來。其他學校的青棒、青少棒幾乎都有財團支持，而徐傍興博士獨力支持棒球運動，他被人稱呼為大將，確實當之無愧。他不只是六堆的大將，也是醫界的大將，更是棒球界的大將。

戰後，徐傍興曾擔任台灣大學附屬醫院外科主任，乃是當時外科界的第一把手，後來他在台北開設徐外科醫院，又在高雄設立徐外科高雄分院，是當時台灣地區第一間連鎖大型外科醫院。開設外科醫院讓他累積龐大財富，但他並未把錢用於個人享受，反而回到美和故鄉設立美和中學栽培故鄉子弟。以台灣醫界而言，賺錢後能回饋社會的不多。許多醫界人士賺的錢不輸徐傍興博士，但多數人賺錢後，都轉投資房地產，或留給子女，或在物質上盡情享受，死後湮沒無聞。就這點而言，徐博士相當有人文素養與智慧，能夠善用財產利人濟世，讓後人懷念。

徐博士中風之後回到自己創辦的美和護專，一方面養病，一方面推動棒球運動，這導因於他的英雄本色，想要與人競爭。美和棒球隊分青少棒、青棒兩隊，曾替國家爭得十幾次世界冠軍，當然財力、心力都投注不少。事實上他也是依賴棒球安身立命，因為經營球隊得以在鄉下休養，身體變得比較好。跟球隊青少年朝夕相處，加上鄉下空氣好，人情味濃，怎麼樣都沒有台北都市的緊張氣氛，所以他的身體在最後一次中風前都算不錯，到處受人歡迎尊敬，非常風光愉快。

根據我的接觸，徐博士仍保有傳統的民俗信仰，如掛紙、過年祭祖等，但他

似乎沒有基督教或佛教的信仰。我以為人要安生立命，除了立功立德，仍要有安定心靈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年紀日增，身體日漸衰老，必須面對人生無可逃避的生老病死時，擁有信仰面對老病死及人生最後的無奈，應可減少徬徨、迷惘，心情也會較為坦然。

聽說徐博士的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家中供奉觀世音菩薩像，所以我常猜測徐博士是否也受到影響？有次，他獨自坐在美和中學欖仁樹下的大籐椅上沉思，我看他一人獨坐，就過去問他：「徐博士，我聽說您的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敬拜觀世音菩薩，博士這方面是不是有受到母親影響，而有宗教方面的皈依和寄託？」他回答：「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要打球，規劃美和護專將來的發展；為方便鄉親看病，要是能在美和村設立一所美和醫院，我這輩子的心願也就算實現了。」奉獻家鄉和台灣，就是徐傍興博士堅定不移的信仰吧。

他最後一次中風後，行動不便，雖臥床及語言稍有障礙，但思緒仍很清楚。當時我等於是代理校長，所以盡可能每個星期北上探訪，北上時常與鍾秉光老師同行。他看到我們時往往眼淚直流，口齒模糊：「學校的事情就要拜託你們了，很感謝！」，但我大致聽懂。我們當然說：「校長，安心養病，學校不用掛心，我們一定全力以赴，不會讓你失望。」徐博士臥病時，因思緒清楚，但手腳不聽使喚，語言又有障礙，所以情緒低落，諺云：「英雄也怕病來磨」，人生不管富貴貧賤，老病卻是最難處理的課題。

以前徐博士常在學生上課時獨坐在欖仁樹下，當時美和中學學生餐廳有位豆腐供應商—阿暢仔，每天早上都會送豆腐給學校餐廳廚房，徐博士看到了常常叫他：「阿暢仔，來打嘴鼓！」阿暢先生也很健談，兩個人就會談起小時候的趣事，很多話聊。徐博士臥病在床時，老婆子女都在忙碌醫院的事，所以曾經請阿暢哥北上台北陪徐博士，但聽說沒多久阿暢哥也離開了。滿懷英雄氣概的人一旦疾病纏身，身體不聽使喚，許多想做的事無法完成，心情難免暴躁懊惱。徐博士離開人世，入殮前我趕去台北見最後一面，他的遺容很嚴肅，似乎還有很多心願沒有完成的樣子，大將本色還在。



記得有次王壽先生和邱福盛醫師來找徐博士閒談，我剛好看到，就去迎接。這三位都是六堆傑出的人物，但是三個人的個性及對人生的態度，各有特色。三人在一起很有趣、很幽默，喜歡互開玩笑。邱福盛當時已 80 多歲，身體很硬朗，還騎著摩托車來回各處，常用速客達載著夫人拜訪親友，王壽先生就開玩笑：「福盛先生，你看起來還可以生兒子唷！」這三人就嘻嘻哈哈歡笑一場。福盛先生是謙恭、溫柔、敦厚型的人；王壽先生是多才、多智、善於言語、見多識廣、人生經歷高潮起伏、反應十分靈敏的人；徐博士則是大將之才，想要做什麼就付諸實現的人。這三位對六堆的文化影響都很大，不過各人的人格特色不同，影響的層面也有差別。其中徐博士有財力，有執行力，屬於做大事的人。王壽先生則是靠自己的機智、才學，創出一片天的人。一位屬於大將型，一位就是智多星型，所以徐博士跟王壽先生，兩人因緣際會，互相賞識，才有全台灣第一本《六堆鄉土誌》的產生，美和棒球隊才會名揚世界。福盛先生溫和謙恭，他促成戰後第一屆的六堆運動會和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的設立。可惜這三人未能留下合影。我因承受這三人的啟發及人格特色影響，因此日後才會心甘情願做六堆志工，用繼往開來的心情去面對六堆事務，所以我很感謝這三個人。

我總以為未來六堆忠義祠要現代化，祭祀牌匾不要僅限於過去六堆保鄉衛土的先賢先烈以及從軍犧牲的人，應該加上日據時代或戰後對六堆有很大貢獻的人，比如說鍾幹郎先生，推動昌基堤防建設，貢獻厥偉，使得內埔一帶免遭水患，成為富庶之地；又如徐傍興、邱福盛、鍾王壽、鍾貴興等這些對文化教育有重大貢獻的人士也應該列入，就如清代地方上的鄉賢祠一般，只要是對地方有貢獻的人均可列入祭祀，表彰功勞，垂範後代。

我恭逢其盛，有與徐傍興博士、鍾王壽先生和邱福盛先生親近的機會，感到這三人的人格風範對我影響很大，也對當時六堆的年輕人發揮很大的鼓舞作用。許多六堆能夠考取醫學院的學子，應該都有受到徐傍興博士的影響和鼓勵。這個偉大人物當然有他特別的氣質和故事，我想到徐博士不只有醫術了得，他的風範和氣質也很有特色，所以我用自己看到、聽到以及觀察到，留下深刻印象且值得回味的事項，記錄下來給六堆鄉親參考；用人生的片段、故事來襯托出徐博士的

為人處事、性格、幽默、風趣、貢獻和人格特質，希望讓有機會看到這本書的人，看了之後能對徐博士留下深刻的印象，進而師法其為人處事，回饋關愛六堆故鄉。

## 五、關懷鄉土—鍾王壽

王壽先生 19 歲從日據時代的國語學校畢業（台北師範學校前身），之後回萬巒公學校教書。教學認真、嚴格，口才又好，所以他教出李慶樑、林順昌、林景榮這三位優秀學生，後來他們都考上當時非常難考取的高雄中學，我相信他們不僅成績表現優秀，在人格養成上也受到王壽先生影響。我接任忠義祠稻穀基金會時，基金不多，社會上普遍對忠義祠認識不深，要擴大舉辦獎學很不容易，一定要向六堆賢達、有力人士、熱心人士挨家挨戶募款。

我向李慶樑醫師募款時，他認為這件事情值得做，因此慷慨捐贈，頒獎學金時也親自出席過幾次。林順昌醫師也是稻穀基金會的會員，雖說離開家鄉在新竹開業行醫，我辦《六堆集刊》時，他也主動匯款贊助獎學和《六堆集刊》，我不認識他，但之後仔細思量，他應該有受到王壽先生影響，才會這麼熱心六堆的文教、公益。

王壽先生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他雖然教書，領取固定薪水，但他教書之餘仍努力進修充實學問。他在萬巒公學校時，常常跟他的好友林富崙、林玉良等人一起訂閱早稻田大學有關政治、經濟方面的函授教材、講義，大家一起閱讀、研究，也購買有關憲法、民法、刑法、政治、經濟等有關文官考試的資料，準備文官考試。王壽先生不滿足於教書這份穩定的職業，20 幾歲年紀就有更上一層樓的雄心壯志。他參加普通文官考試那年，只有他一人錄取。日治時期的文官考試，台灣人錄取名額受到限制，在他之前，六堆還沒有人通過考試，王壽先生是第一位考取普通文官的人。地方人士、士紳和鄉親，連本地日本人也對王壽先生的才學另眼看待，一夕之間成為六堆有名人士，經過這一關考驗後，他對自己的信心增加許多，藉這個機會，本來講了很久的終身大事，因為考取普通文官的榮譽，終於得到女方父母的應允。王壽先生深刻體悟，只要努力一定會有收穫。文官考試後，他繼續擔任教職一年，1925 年出任萬巒庄役所助役，助役等於現在的秘書。從此之後，王壽先生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轉折，他離開教育事業，走上政治經濟這條路。

王壽先生元配是萬巒人鍾林運華妹，民國前 5 年出生，2001 年在美國女兒鍾順香家中往生；17 歲就在萬巒公學校擔任老師，王壽先生當時也在學校擔任老師，兩人在此認識。林運華妹老師的父母起初並不同意他們交往，後來王壽先生發憤向上，考取日本文官，這一舉成名天下知，所以女方的家長親戚大家都認可王壽先生，並答應這門親事。王壽先生除了在萬巒公學校擔任幾年老師，後來也在萬巒庄役所(現在的鄉公所)擔任過助役(現在的鄉長秘書)，後來放棄教師工作，從事實業與香蕉生意，之後到中國大陸從商，後因緣際會透過他人介紹，在南京的汪精衛政府當官，受汪精衛重用、信任，擔任高階官職。這段期間雖是王壽先生最風光忙碌的時候，也是最得意的時候，但也沒有時間照顧子女。王壽先生與鍾林運華妹女士一共養育五名子女，長子鍾秉鈞、次子鍾秉權、三子鍾秉常、四子鍾忠平，女兒鍾順香，每一位都很優秀。秉權台灣大學農經系畢業、秉常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來在美國賓州開設婦產科，四子忠平逢甲大學畢業在華航公司服務，順香是台大化工畢業，後來留學美國得到博士學位，與曾經擔任過台東縣縣長的吳金玉先生的兒子吳登舟博士結婚，長住美國加州舊金山。子女教育成功，當然有得到王壽先生好讀書的基因，但林運華妹女士教子有方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王壽先生返台後，擔任 11 年的工業會總幹事，後來又做生意開工廠，一直在外努力發展，無後顧之憂，這要歸功於林運華女士相夫教子的功勞。鍾林運華妹有我們客家典型婦女忍耐刻苦的美德。

王壽先生很會做事，腦筋靈活，也很有開風氣之先的創意，但是財運不好。與長子鍾秉鈞在台北開設工廠過程並不順利，辦雜誌也沒有賺錢，所以經營兩年之後就轉手讓人大發利市。但從另一個角度想，如果他從事實業很順利、賺大錢，晚年就不會回萬巒鄉下編寫《六堆鄉土誌》，進而關懷六堆文化，對六堆發展提出很多發展建議與如何適應工商社會的見解，所以人生很難預期，很多六堆人出外經營事業有成，除了徐傍興博士跟吳文華董事長有關心六堆，會出錢出力支持六堆各種有意義的活動外，老實說很多賺大錢的人沒有回饋家鄉的念頭，家鄉人對這些有錢人也沒什麼印象和懷念，站在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來說，我認為徐傍興、邱福盛是最有智慧的人，能夠善用財富來做最有價值讓人懷念的義舉。

晚年，王壽先生回萬巒，一切生活都由王壽伯母照顧，所以《六堆鄉土誌》能夠順利完成，王壽伯母照顧王壽先生的起居、身體健康等方面功不可沒。王壽伯母很疼我和鍾秉光老師，每次我們去找王壽先生閒談，王壽伯母都很懇切地留我們吃中飯，並到萬巒有名的海鴻飯店切豬腳和帶兩碗板條來請我們。王壽伯母歷經風霜，人生經驗豐富，教子有方，相夫有功，王壽伯母擁有客家婦女的美德。

王壽先生給我們很好的傳承典範。他編寫《六堆鄉土誌》那段期間，也在萬巒國小建李福如詩碑、忠義祠前建江進士的紀念碑。他很感念對他影響很大的李福如、謝才郎老師，也很感恩鍾幹郎先生，他曾在自傳中表示：雖然和鍾幹郎先生同鄉，但是向來不認識，幹郎先生在六堆很有名氣，許多人家去求他協助。我的家庭很寒酸，當我考取普通文官的時候，他居然親自登門到我家來恭賀與鼓勵，使我很感動。之後長期交往，又讓我知道幹郎先生是愛才如命、誠意待人、真心對待後輩的長者。我辦《實業世界》雜誌的時候，他知道我的苦況，有時候會偷偷塞幾張鈔票給我零用，想起來真是了不起。

我常思考，因王壽先生淡出工商界、實業界，受徐傍興博士支持，返鄉編撰《六堆鄉土誌》，實在是很關鍵性的轉折。王壽先生用心良苦，不論是《六堆鄉土誌》，或是回憶錄，他有意把六堆的師承建立起來，比如說李福如秀才，謝才郎先生，然後是鍾幹郎先生，鍾王壽先生是承先啟後的人。我跟秉光老師與後來寫《台灣先民開拓史》，《客家過去、現在與未來》，還有翻譯日文《嗚呼忠義亭》的鍾孝上老師，策劃《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的曾彩金老師，《六堆風雲》發行人鍾振斌等，我想我們會一直關心六堆，一直奉獻心力，多多少少受到王壽先生的啟發和影響。甚至我擔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的時候，也受到王壽先生啟發，他認為「忠義祠稻穀基金會」一定要設法變成財團法人基金會，我才會開始推動忠義祠稻穀基金會改組成財團法人。

我著手編撰《六堆英華》、《六堆傳家寶典》的動機，其實是因為深感王壽先生的《六堆鄉土誌》早期推廣範圍有限，真正發出去的不到一千本，所以我才構思編寫介紹六堆的簡要版，內容多數取材於《六堆鄉土誌》。幾年前我認為需要

繼續推動，於是又把《六堆英華》重新改編、補充刪減，印了兩千本《六堆傳家寶典》贈送六堆鄉親。雖然新編的《六堆鄉土誌》有十五大冊，但是能夠影響鄉親的範圍也很有限，只能當作參考的資料庫，除了進行研究的人之外，一般人翻閱的機會非常少。

另外成立《六堆雜誌》，也是受到王壽先生影響，之後鍾振斌先生跟我討論編輯《六堆風雲》這本刊物，多少也受到我的鼓勵，如此說來，王壽先生特別用心建立六堆傳承，迄今，所有研究六堆的研究生，我想他們第一本要深讀的書就是王壽先生編撰的《六堆鄉土誌》。王壽先生回六堆，實在是六堆的福氣與福報，假使他沒返鄉，我也不可能在日後投入六堆相關文教工作，王壽先生雖然在實業上沒有成功，在政治上留下很多令人懷念的事情，但均只是曇花一現、風光一時，我相信他晚年寫自傳的時候，他應該認為這輩子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返鄉完成《六堆鄉土誌》。

王壽先生的《友善抗日七十年》第 196 頁中提到，他在服務 11 年的台灣省工業會被人趕出來之後，接著長男經營的萬盛精機廠又面臨經營困難，因此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王壽先生最不順利的時候，於是他感嘆：「雖然我備嘗艱辛勞苦幾十年，又創辦了構想已久的《實業世界》，內容很充實，並且頗受歡迎，至於販賣不得要領，本身又患上高血壓症，兩年後就讓渡給馮永春先生，每當看到他的大發展大賺錢，我就會反省自己的過失，自信力過剩，有時也感嘆失敗之後人情的淡薄，只好苦嘆自己修養未到家。」

其實人生的轉折和成敗很難說，常常失敗之後的轉折就會帶來成功，王壽先生成功在工業會奮鬥了 11 年，但是在權力鬥爭下成了輸家，最終離開自己心愛的工業會；又為了實現自己對實業界的啟蒙，離開工業會之後創辦《實業世界》雜誌，他老人家感嘆，雜誌的行銷沒打開，廣告也不多，加上財力不夠，人手也不足，版面印刷樸素但內容充實，想想就是因為這樣，在台北老實說也就閒閒沒有事情做，身體又有高血壓，所以常到徐外科找徐傍興閒談，徐博士告訴他治療高血壓最好的方法就是散步走路。

王壽先生在台北失意後，開始考慮回到故鄉萬巒永久居住。《友善抗日七十年》的 198 頁內他說：徐傍興博士對我說，我們六堆客家的祖先從廣東移居來台已經有兩百多年，卻始終沒有一本完整的文獻記載，因此傳說紛紜，大家都覺得很迷糊，將來我們的子孫就更加迷糊不清，甚至於會有增加錯誤的傳說，我覺得很有必要編撰六堆的地方鄉土誌，我願意負擔大部分的經費，請鍾前輩擔任主編好嗎？經過種種客觀的檢討之後，王壽先生終於答應徐博士，負責編寫徐博士這個有意義的請求。聽說徐博士答應會負擔他三年的生活費。

王壽先生晚年有高血壓，耳朵也有重聽，但是為了編《六堆鄉土誌》這項值得的任務，就跟伯母一起回到萬巒來居住。回憶錄 199 頁提到：我預定四年的時間要來編撰鄉土誌，完成之後再上台北。為了蒐集鄉土誌的資料奔走於屏東與高雄的客家地區，他深深覺得六堆家鄉實在是像桃花源一樣的烏托邦世界，住下來後也因此身體比較好些，鄉土誌的工作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步一步如期完成。

之前在《實業世界》共事時大家都已經很熟識，在他回來之後我跟鍾秉光老師常常有空就會去萬巒找王壽先生閒談，王壽先生也拜託鍾秉光老師和我要多加幫忙。鍾秉光老師幫了很多忙，例如客家源流就是鍾秉光老師根據羅香林教授的《客家導論》的改寫，開頭的部分我也有和王壽先生參與校訂、潤飾草稿的工作，後來我因為工作的關係比較忙，就沒有從頭到尾像秉光老師一樣繼續在《六堆鄉土誌》幫忙，這方面我覺得很對不住王壽先生。

秉光兄一直在那邊幫忙校訂、潤飾王壽先生去採訪來的資料，書出來之後，王壽先生就把鍾秉光老師列為副主編人，書則是在常青出版社（鍾秉光所有）出版。這本書將徐傍興列為編輯發起人，主編是鍾王壽，副主編是鍾秉光，採訪是林玉良，出版者是常青出版社，印刷者是內埔印刷局，在民國 62 年 9 月 28 日出版。在這期間，王壽先生常常與曾經擔任過萬巒鄉長的同學---林玉良先生，到處去拜訪、蒐集資料。雖然生活無虞，但是花費的心力卻不少，編輯這本書不是想像中這麼簡單，尤其這是開創之作，一切從頭開始。雖然前有《嗚呼忠義亭》和《鳳山縣誌》，畢竟材料很有限，所以這本書能夠完成，是很有意義的六堆大事。

我在美和護專擔任教務主任後，沒有全力幫忙這件工作，後來《六堆鄉土誌》編輯完成之後，王壽先生要去美國接受子女的奉養，他就交待我和鍾秉光老師：這本鄉土誌完成了，因為是三、四年內完成的內容，靠我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日後若是有機會，最好是十年內能夠訂正、補充。我對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裡，認為一定要實現王壽先生的交待，經過了二十年，迫於財力與人力不足，一直沒有辦法實現王壽先生的遺志。

鍾王壽先生一輩子經歷多采多姿、波瀾迭起。民國 51 年 60 歲生日時曾撰寫回憶錄，約有 3~4 萬字，記錄自己一輩子的經歷。用日文撰寫的自傳，書名題為《友善抗日七十年》，根據書名推測，應是他 70 歲左右時撰寫完成。

1973 年《六堆鄉土誌》完成，他返鄉最重大的使命已經達成，比較有充裕時間撰寫回憶錄。我與秉光兄到他家閒坐時，他提及正以日文撰寫《友善抗日七十年》。王壽先生花三年時間到處奔走，因他罹患糖尿病與高血壓，所以常看到他老人家拄著拐杖，跟林玉良前輩到各地拜訪鄉公所有關人員，或尋找熟諳地方歷史的耆老。他的文思敏捷加上流利的日文能力，相信他還沒去美國前應已完成這本著作。他曾提起，希望回憶錄能在日本出版，雖他曾陪同汪精衛到日本訪問，也擔任汪精衛的翻譯官，可是事過境遷，算盤很精的日本出版商應無意願出版沒有市場的書籍，雖日本有自費出版方案，但王壽先生沒閒錢自費出版，所以這本書一直放在台灣，王壽先生認為他在世時無法親眼看到本書在日本出版，於是拜託在屏東中學教英文，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的鍾孝上協助譯成中文，但是出版中文版也不容易，畢竟他主要的人生經歷還是在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時代與台灣光復之後在台北擔任 11 年工業會總幹事時期。所以鍾孝上先生翻譯成中文的《友善抗日七十年》直到王壽先生去世都還未問世。

民國 84 年時有位與王壽先生有親戚關係且在萬巒從事代書的林順豐先生，才將孝上先生翻譯的《友善抗日七十年》打字排版，印出 15 本分給至親好友。我曾經在六堆文化研究學會向總幹事曾彩金老師表示，王壽先生這本書有史料價值，是否設法申請經費出版，但有實質困難，所以這本書一直無法出版。



王壽先生移民美國的女兒很有孝心，一直要請父母去美國，且美國的醫療設備較好，身體可以得到較好調養。《六堆鄉土誌》在南部出版後，除贊助經費鄉友，或少數人認購外，政府沒有幫助一毛錢，其他都是一本、兩本購閱，以王壽先生性格與身份，也不可能低聲下氣求人。當時研究台灣歷史鄉土的風氣還沒有打開，政府也不很重視，王壽先生曾經把這本著作送給有關單位，最後沒有得到什麼鼓勵，鄉親認購也不踴躍。王壽先生花了這麼多心血完成《六堆鄉土誌》，結果並沒得到六堆鄉親的鼓勵、支持、重視，我相信王壽先生一定有所感觸，最後他離開台灣到美國安養，1978年76歲時在美國過世。

王壽先生一輩子很有 idea、創意、理念、理想、人又聰明肯學習、博覽群書，但時運氣不佳，他有創業精神，但無財運。在工業會服務 11 年，正要雄圖大展時就遇到阻礙，無法施展抱負只能退職。創辦《實業世界》是很有開創性，開工業雜誌風氣之先，但兩年期間辛苦硬撐，沒有財團、工商業界響應，僅靠零星訂戶苦撐，最後想要交給我和秉光先生繼續辦下去，當時我們沒有財力支持，所以不敢接。在沒辦法之下，他交給曾擔任邱念台秘書的馮永春接辦，當時台灣風氣漸開，雜誌名字沒改僅改版面，接任者運用現代經營的手法和人脈關係，雜誌轟動一時，有關工商界如何發財的雜誌、書籍像雨後春筍一樣發行。經營多年之後，《實業世界》也被這些後起之秀分食市場，慢慢退出而消失在台灣的雜誌界。所以人的才能、才學雖很重要，但時運也不可缺。

我常常想，王壽先生在工業會得到台灣經濟發展之父尹仲容經濟部長賞識，開展台灣工業一片光明的前程，這方面王壽先生對台灣貢獻很大。對六堆家鄉的貢獻，就是出版《實業世界》與《六堆鄉土誌》，因為出版《實業世界》我才認識王壽先生。我以前不認識王壽先生，但秉光先生在台北讀師範大學時認識就王壽先生，秉光先生和王壽先生的兒子鍾秉常醫師也是屏東中學同學，所以很早就認識王壽先生。我則因緣際會認識王壽先生，是這輩子投入六堆志工很大的轉折，所以人生際遇很有趣，很多不是我們能夠預料掌握的。

王壽先生的人生多采多姿，我印象最深刻，同時我認為王壽先生對六堆貢獻

與影響深遠的事情，主要還是他創辦《實業世界》時我幫他寫稿，與他返鄉後編寫《六堆鄉土誌》，還有鼓勵忠義祠稻穀基金會要變成財團法人基金會現代化來經營，還有他對六堆後生的身教、言教等方面。

綜觀客家研究，六堆客家鄉土誌視為眾多研究者考究六堆地區的重要文獻，但是鮮少人提起背後作者鍾王壽在日人統治時代，憑藉一己之力與聰明才智，努力學習，接受師範教育擔任教職，考取日本政府的文官，任文官後又遠赴日本、韓國、中國經營香蕉貿易，因緣際會在汪精衛政府出任要職，臺灣光復之後回台任職大同公司，任職台灣省工業會總幹事，在工業界奮鬥十數年，經營工廠，後應徐博士之邀撰寫六堆客家鄉土誌，傳承六堆客家文化，究其一生經歷之豐，眼界之廣，閱歷之富，眼界之闊，六堆罕有其匹。

要認識六堆地區的名人，除了徐傍興博士之外，其實還有鍾王壽先生這位智多星型、謀略型、創見型的全國性人物。還有一位吳文華企業家，他也是全國有名的六堆出身的人物，一直出錢出力關心六堆，獎掖後進。

## 六、鐵血教練—曾紀恩

民國 60 年，美和中學正式成立美和青少棒與美和青棒隊，徐博士和美和中學的校長敦請美和村曾紀恩來當總教練，從這年開始就開創了美和棒球隊的黃金歲月。

美和中學青少棒得到世界大賽冠軍，過了兩年，63 年，美和中學青棒隊又得到世界大賽的冠軍。因此從民國 61 年開始，美和中學的青少棒到 97 年為止，一共得到 15 次的世界冠軍。美和青少棒成立以來一直到民國 79 年也一共得到 10 次的冠軍。當然，徐博士和一些熱心人士幫忙出錢出力，使得曾紀恩總教練可以發揮所長，得到破紀錄的雙料冠軍，總教練的功勞很大。

曾教練是有名的鐵血教練，行政院體委會曾經幫他出過一本《鐵血教練曾紀恩》。曾教練是我的堂叔，我叫他紀恩叔，他的個性律己很嚴，對球隊的球員也

很嚴格訓練與管理。他常向球隊說，大家一定要守時，要遵守紀律，要勤奮努力，要樸實，要注重品德，他用這幾個座右銘來要求學生，才能夠得到破紀錄的美名，在台灣講起來是前所未有的勝仗。總教練是球隊的靈魂人物，所以他的作風、技術、訓練方式是球隊成功的關鍵。曾紀恩總教練的個性很耿直，是非恩怨很分明，口直心快，講話很直接，有時候訓練難免和大將一起在場，也會跟董事長有意見不同的爭執，曾紀恩教練認為自己是對的專業看法，他常常會堅持到底。他是有體育悍將性格的人物，所以有時候，大將跟悍將由於看法不同，兩個人會爭到面紅耳赤，這個時候李梅玉校長就會從中排解，扮演很重要的折衝角色，球隊要出征的時候，他常常陪徐博士去參加球賽，敢跟大將徐傍興抗爭的人曾紀恩是我唯一目睹的。

曾紀恩總教練晚年也很關心被屏東縣政府列為古蹟的曾氏宗祠，每一次開會他都很準時出席，並且慷慨陳詞，受到與會人士的尊敬和尊重。晚年他受洗成為基督教徒，人生慢慢看開、看淡，過去當總教練時候不愉快的往事，在基督教重視包容寬恕的教義下受到感召，晚年過得非常快樂，也常常回去美和中學關心球隊。曾教練在美和中學總共當了 14 年總教練，南征北討得到全國或世界的總冠軍，到現在為止，台灣還沒有球隊破他的紀錄，他培養的美和子弟兵，後來都成為職業球隊的重要幹部、教練，成為台灣棒球界的重要角，都是他那時候播下的棒運好傳統，因此稱他為「常勝將軍」、「鐵血教練」是當之無愧。他活到 90 幾歲，身體都還很健康，他常常跟人家說這輩子過得很快樂，對人生心滿意足。曾教練可以說是賦有客家硬頸精神，同時又關懷家鄉，關懷宗族的有情有義之人，也是六堆具有全國性知名度的人物。

## 七、六堆熱心人

我擔任稻穀基金會理事長時，六堆企業家不多，除了在台北發展的萬家香董事長吳文華外，還有一些從事米穀生意的米穀商，後來才有養鰻魚的新興事業，因此常以六堆出身的醫生為募款對象。

擔任基金會理事長時，捐獻獎學金的幾位醫生，也值得一提。如李慶樑醫師，

民前 1 年出生，與徐傍興博士是台北醫專同學，畢業後回屏東開設李外科醫院，光復之後改成李內科，專治胸腔、呼吸器方面疾病，尤其擅長治療慢性咳嗽，求診患者門庭若市，是當時治療呼吸器官病症的名醫，賺了很多錢。他除了關心六堆外，也熱心體育；曾擔任屏東縣田徑委員會主任委員；早期在屏東公園提倡早操；自掏腰包舉辦過去從未在屏東舉辦過的「老少運動會」，就是父子、祖孫、三代同堂的「老少運動會」，這種娛樂性、趣味性，又可敦睦親情的運動會，在全台灣講起來應該也是創舉。他的兒子李昭仁醫師繼承父業，很熱心社會慈善公益事業，很支持燭光協會，關心弱勢團體，目前擔任屏東縣醫師公會理事長，行醫也熱心公益，具有跟他父親一樣服務奉獻的精神。李慶樑醫師的親家林順昌醫師在新竹行醫，萬巒人，也是基金會會員，我不認識他，他卻主動匯款來支持獎學金和《六堆集刊》的發行，很令我感動。

李瑞昌醫師，竹田內兒科名醫，美和護專的創校董事之一，對教育與運動特別關心，捐資興學，支助美和棒球隊不遺餘力，捐贈獎學金獎勵六堆學子，數十年來始終如一。曾任美和青少棒球隊主任委員、美和護專董事長，對美和青少棒和美和護專貢獻良多。他秉承乃父樂善好施的仁風，熱心公益，惠及屏東六堆地區的病患。瑞昌醫師生活嚴謹，除看診外，以讀書為樂。有子李健文繼承父業父風，熱心教育與公益。我在接任基金會最困難的時期，慷慨相助，感激不盡。

其他熱心幫忙的獎學金的醫師有：

張添榮醫師：美濃人，曾任屏東醫院婦產科主任，後在屏東市自由路開設婦產科醫院，他對病患很親切，醫術醫德為人稱道，我拜訪他募捐獎學金，他慷慨解囊。他生活儉樸，以欣賞古典音樂、種蘭花自娛，有女畢業於台大醫學系。

楊成錦醫師：高樹人，在屏東市復興陸橋附近開設陸橋外科，是屏東市有名的外科醫師，他受到岳父邱福盛醫師的影響，也樂善好施、熱心獎學。

林來先醫師：萬巒泗溝水人，在屏東市媽祖廟斜對面開設耳鼻喉科診所，他是家族四位醫師中比較熱心公益的醫師，他慨捐獎學金，我出乎意料的驚喜與感

動。

印象中，我走訪過在屏東市開業的六堆出身的醫師，大多給我坐冷板凳，根本不搭理；當然我也不在乎，因為眾人眾事，我不是去討錢來救濟我，完全是為了公事、為了獎學。很多客家醫師賺很多錢，但肯關心六堆家鄉、社會公益，捐贈一些錢的人實在不多。

六堆最賺錢、最有社會地位，最受人羨慕的就是醫生，但這些醫生賺了這麼多錢，依照傳統價值就是傳給自己的小孩，不太關心公眾事務。六堆出了這麼多醫生，真正有關心六堆客家，在世時就投入文化教育，知道賺了錢要怎麼用，早期就是邱福盛先生、劉紹興醫師、李慶樑醫師、李瑞昌醫師、張添榮醫生、林來先醫師、楊成錦醫師等這幾位我親身接觸過的。其他的除了子孫享受到他辛苦賺的錢之外，也沒有人懷念。前面提到的幾位醫生，都是很有智慧的醫師，一方面是良醫，一方面是有智慧、關心社會的人。

## 八、結論

我常會想，人生的得失很難論定，古人講過「蓋棺論定」的話，因此人生什麼事都要看遠一點，不要過於急功近利，今天的得，將來可能變成失；現在的失，未來可能也會變成得，得失之間不要太計較，最好就是抱著做志工的心情去面對。對於得失、名利不要看太重，盡我的心、盡我的力做我認為有意義、有價值的事，努力耕耘，相信將來一定會有所獲。

我一輩子深受王壽先生和徐博士的啟發，當然我沒有王壽先生的才華，也沒有徐傍興博士的魄力和財力，我只做小小的事情，力之所及的事情，我做得心甘情願，我很感恩在我初任理事長最艱困時相助的人。我在公開場合自我介紹時，我常會自我調侃說我是六堆的大蠢頭之一，我想要那些默默耕耘，不管付出大小，關心六堆文化的熱心人士，藉此自述留下他們對稻穀基金會的善行義舉。由於年老記憶力不佳，遺漏錯誤之處，敬請六堆鄉親體諒包涵是幸。感謝大家的情義相挺，感恩六堆，願自助天助六堆永續存在發展。（以上 2012 年 5 月客語口述

錄音完成，由專人譯成文字。）

## 第七章、總結

曾秀氣說：「人生有時候是命運安排。當初逼上上梁山，接任兩任稻穀基金會理事長，是我從未料想到的事。假如我在屏東師專任教到退休，應該就不會參與六堆事務，我的人脈就只是師專的範圍，我就會像師專的教授一樣，退休後領 18%的月退俸，過著悠哉悠哉的優遇生活，雖然有些人在學術界有成就，至於對地方，甚至對於喝六堆水吃六堆米長大的家鄉，相較之下就較疏離。」

我退休後從來沒有後悔放棄公家鐵飯碗、以致沒有豐厚退休金養老、享受退休生活的念頭。我卸下美和護專教務主任後，才能夠專心在稻穀基金會第四任、第五任理事長任內全力付出，我認為這是這輩子很值得懷念的過程，不只受到社會的肯定，對我而言更是自我肯定，可以向六堆人、向歷史、向我的親人交代、報答我的父母、祖先的大事。

自從扛起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這個擔子後，我一直沒有和六堆脫節，接近 80 歲了，最多的時間還是花在六堆文化、教育、發展和將來前途，只要各社團不棄嫌，我就會常去參加、鼓勵。這份口述歷史，主要是紀錄一路走來遇到的熱心的貴人、出錢出力奉獻的人士，希望也能留下他們的事蹟，給後來的人知曉，並為後人效法。」其長期投入六堆文化工作，對六堆文化工作傳承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曾秀氣在六堆文化貢獻上具有一定之地位，在幫助鍾王壽先生編纂《六堆客家鄉土誌》後而一頭栽進客家文化領域，之後又因閱讀《秋田通訊》激發編寫六堆鄉土刊物的想法，此舉不但開啟六堆鄉土雜誌的先河，更激發日後六堆其他刊物的出現。此外，他還身體力行參與多項客家文化活動，例如舉辦「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接任多屆「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等，可謂是行動派之教育家。因此希望藉由本計畫之書寫，可以詳實紀錄曾秀氣多年來為客家付出的貢獻，並將其精神傳承下去，讓更多年輕人能重視六堆客家文化。

本計畫記錄其不同成長階段的心路歷程，包括成長經過、教育過程及參與

六堆文化活動過程等階段，也透過這些歷程來探討曾秀氣能夠認同六堆客家的心境，進而無怨無悔的將自己的心力與時間奉獻給客家文化的傳承。曾秀氣有許多關於六堆客家的作品，例如《六堆英華》、《六堆傳家寶典》等，在在紀錄六堆客家的事務。在《六堆英華》前言就表示：

**本書取名「六堆英華」，旨在闡揚六堆「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美名善譽，仁風義舉。冀我六堆同胞「含英咀華」，起而維護傳統美德，發揚六堆精神，光耀六堆家鄉。編次為：一、漢族精華，二、六堆史略，三、六堆傳統，四、傳家寶訓，五、客家話等五篇<sup>20</sup>。**

而在《六堆傳家寶典》中也有類似的旨要：

**本書是獻給六堆鄉親的傳家寶，旨在闡揚六堆傳統特色、發揚六堆精神，希望有助於體會六堆的文化珍貴遺產，起而保存維護，承先啟後，再創新意。內容的取舍編排以闡明客家先人勤奮堅忍、拓展進取、崇祖念本、愛鄉衛土、忠勇正義之史實為主。所傳所述之族群事蹟、先賢佳言善行、良風美俗，均可則可範，可資以為庭訓後生子弟，從而緬懷祖德，油然而興傳承光大之心。**

曾秀氣以此兩本書來代表六堆客家在他心中的印象，不但介紹六堆特色、文化、精神等珍貴遺產，更進一步道出六堆客家先人的開拓精神。<sup>21</sup>

曾秀氣的作品中大多提及到六堆客家文化，例如客家的由來、客家的民性、客家的語文、六堆鄉土閒談、六堆優美傳統等，經由作品的閱讀可以瞭解六堆客家文化，是認識六堆客家文化很好的途徑。因此可以從其作品中歸納出其心中的六堆印象。「六堆」為台灣南部客家領域的通稱，自從鍾王壽《六堆鄉土誌》完成後，歷經「還我母語大運動」的過程，客家文化流失的危機激發六堆客家人保存客家文化的強烈意識。

曾秀氣承受鍾王壽撰寫《六堆鄉土誌》之精神，以六堆客家為論述主體，透過寫作著書及文化教育，將六堆客家文化於無形中保存起來，也在無形中推廣傳

<sup>20</sup> 曾秀氣《六堆英華》屏東：美和出版社，1978年7月。例言。

<sup>21</sup> 曾秀氣《六堆傳家寶典》屏東：美和出版社，2008年9月。頁3。



承，其功厥偉。本計畫希望探求曾秀氣各階段的成長與活動，釐清資料細節，建立論述架構，探討邇來迄今之研究成果，探討未來研究的可能面向，最終在確認曾秀氣在六堆文化傳承與推廣上的貢獻。

## 參考文獻

### 一、地方文獻、史志

《六堆孤軍抗日血淚史》油印本，1973年2月19日。

邱炳華《六堆忠義文獻》手抄影本，不著撰年。

八色鳥協會主編《大家來寫龍肚庄誌》南投：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年。

尹章義編《萬巒鄉志》屏東：萬巒鄉公所，2008年1月。

江海編《細說保力》屏東：車城鄉保力社區發展協會發行，2000年。

宋義達編《麟洛採訪冊》自刊，2001年。

林葵芳編《六龜鄉志》屏東：高樹鄉公所，1985年。

李明恭著《竹田鄉史志》屏東：自刊，2001年。

徐正光主編《美濃鎮誌》高雄：美濃鄉公所，1996年。

張添金編《車城鄉保力村誌》屏東：車城鄉保力社區發展協會，2001年。

陳秋坤編《里港鄉志》屏東：里港鄉公所，2003年。

陳德義編《杉林鄉志》高雄：杉林鄉公所，1984年。

劉正一編《長治鄉志》屏東：長治鄉公所發行，1989年。

鍾王壽《萬巒鄉志》屏東：萬巒鄉公所，1973年。

《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

鍾王壽著、鍾孝上譯《友善抗日七十年》不著撰年。

鍾定邦編《內埔鄉誌》屏東：內埔鄉公所，1973年。

高樹鄉公所《高樹鄉志》屏東：高樹鄉公所，1981年。

### 二、專書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村史運動的萌芽》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年12月。

尹章義總編纂《萬巒鄉志》屏東：屏東縣萬巒鄉公所，2008年10月。

周迅《中國的地方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

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95年7月

- 林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台北：臺原出版社，2000年9月。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年5月。
- 松崎仁三郎《嗚呼忠義亭》屏東：內埔印刷局，1989年10月10日重印。
- 曾秀氣《六堆英華》屏東：美和出版社，1978年7月。
- 曾秀氣《六堆》屏東：美和出版社，第1-13期。
- 曾秀氣《六堆傳家寶典》屏東：美和出版社，2008年9月。
- 曾彩金《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研究—人物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2001年11月13日。
- 曾彩金總編輯《六堆忠義祠人文與歷史》屏東：六堆忠義祠，2008年10月。
- 曾喜城《美和村民寫歷史》屏東：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3年12月。
- 曾慶貞、張添雄編著《屏東縣內埔鄉人物誌》屏東：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展會，2007年11月。
-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2004年12月。
-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方志學理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投：台灣文獻館，2008年9月。
- 許雪姬、林玉茹主編《五十年來台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5月。
- 陳運棟《客家人》台北：東門出版社，1992年8月十版。
- 陳捷先《清代台灣方志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8月。
- 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年。
- 鍾孝上《客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自版，1991年3月1日。
- 劉還月主編《台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方志文獻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年6月。
-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1992年7月。
- 蘇全福《屏東縣鄉賢傳略》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11月。

### 三、期刊

宋右華〈六堆先賢鍾王壽一詩文欣賞〉《六堆雜誌》革新 118 期，2006 年 12 月。

曾純純〈從《六堆集刊》看曾秀氣對六堆地方刊物的貢獻〉《美和技術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2004 年 4 月。

曾純純〈採集六堆地區《回憶錄》的價值與意義〉《第二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11 月。

徐傍興口述、鍾秉光錄〈鍾王壽先生晚年做的三件事〉《六堆》第七期，1980 年 1 月。

鍾王壽〈終生的導師謝才郎先生印象記〉《六堆》第一期，1978 年 1 月。

鍾幹郎口述、鍾王壽筆記〈鍾幹郎回憶錄〉《六堆》第四期，1979 年 1 月。

鍾秉綱〈懷念伯父—鍾王壽先生〉《六堆風雲》84 期，2000 年 7 月。

鍾達明〈憶鄉賢鍾王壽先生一生行誼〉《六堆風雲》50 期，1994 年 3 月。

六堆雜誌資料室〈鍾王壽先生傳略〉《六堆雜誌》革新 30 期，1992 年 5 月。

六堆雜誌資料室〈六堆雜誌的先行者---曾秀氣教授〉《六堆雜誌》革新 120 期，2004 年 4 月。

#### 四、其他

謝政道、溫淑琴、黎淑櫻《曾秀氣先生口述歷史訪問紀錄》2002 年 7 月 10 日。

聯合報〈曾秀氣一筆盡寫六堆史〉2010 年 1 月 31 日。

## 附件資料

### 曾秀氣前傳

曾秀氣先生，生於 1935 年(民國二十四年)。自高祖父維盛公渡海來臺，世居內埔鄉美和村(舊稱忠心崙)。父親曾貴德，曾管理十多甲良田的嘗會，並擔任曾氏祭祀公業常務董事。日治時期也擔任過忠心崙保正(村長)；國民政府時期，繼續任第一、二屆村長，此外還當過鄉民代表、農會理事等職務，熱心參與地方上公共事務，稱得上是地方上有聲望之家族。

曾秀氣七歲入內埔公學校(今內埔國小)。三年級時，適逢二次大戰末期，目睹人民生活困苦，是日後他提倡人道主義的因素之一。二次大戰結束，曾貴德為使孩子不荒廢課業，於是安排曾秀氣在村裡私塾(今美和村觀音廟隔壁)接受漢文先生的指導，而私塾教育對他影響日後推廣《三字經》、《增廣賢文》等古文教育，而書中的內容及佳句，也對曾秀氣日後的作人處事的指南。天資聰穎的曾秀氣當年以小學五年級的同等學歷考上屏東中學，每日以火車通勤，曾獲操行端正獎狀、書法競賽一等獎與服務獎，雖然期間因病休學，但畢業成績優異，最後以高分直升屏東中學之高中部。

高中時曾休學半年，但他並未因為休學就荒廢光陰，反而利用時間大量閱讀課外讀物，甚至將《資治通鑑》看了大半本，最終導致成績退步。之後他又與天主教德國神父接觸，對宗教發生興趣，參與天主教在客家庄的傳教工作，廣泛閱讀宗教書籍，曾萌生當神父的念頭，惟因家人勸阻而打消念頭

1956 年(民國四十五年)，曾秀氣以同等學歷考取國立成功大學國文系，二年級時轉到外文系。唸成大中文系時被選為班長，不滿師資不佳，帶頭進入校長室要求撤換老師，當時的成大校長閻振興神情有點吃驚，但仍耐著性子聽，並告誡進來抗議的學生：「你講的事，一定會處理，但是千萬不能罷課。」在閻振興誠懇以待下，他收斂脾氣回教室，而這件事情也在他後來任職校長期間引為借鏡，

抱持「不平之鳴」的心態來用心治理學校<sup>22</sup>。

1963年(民國五十二年)曾秀氣服完兵役，回到故鄉的美和中學教書。1964年(民國五十三年)與臺南縣新化的林桂玉女士結婚，婚後長女惠中、次女惠明陸續誕生。1968年(民國五十七年)，曾秀氣進入大仁藥專(今大仁科技大學)任教，期間撰寫《司馬遷與文學》一書，並取得講師證書。1970年(民國五十九年)，曾秀氣轉任省立屏東師專，並於1973年(民國六十二年)取得副教授資格。當時美和護專(今美和科技大學)校長劉紹興隨即延攬曾秀氣擔任教務主任，後因劉紹興未繼續擔任校長職務，亦隨其卸下主任一職。

1982年(民國七十一年)曾秀氣在美和護專校長徐傍興博士敦請下再度擔任教務主任一職。無奈徐傍興博士因健康欠佳，校務幾乎委由曾秀氣代理。1988年(民國七十七年)，美和護專校長林玉輝任期屆滿後，董事長李瑞昌委以重任，力請曾秀氣續任第五屆校長。而1989年(民國七十八年)曾秀氣登門敦請溫興春加入董事會，並於1990年(民國七十九年)出任美和護專第六屆校長。曾秀氣回憶當時認為，美和中學、護專是徐傍興為栽培六堆客家子弟所辦的學校，但學校因財務狀況，有可能會落入非客籍的人士手中，此將有違徐傍興生前創校的理念與宏願，而這段「救校讓賢」的事蹟，也讓當地傳為佳話<sup>23</sup>。曾秀氣卸下校長職務之後，專任教職，直至1990年(民國八十九年)才退休，一生無怨無悔為教育奉獻。

在六堆文化耕耘上，曾秀氣更是有卓越貢獻。1973年(民國六十二年)即跟隨鍾王壽編撰《六堆客家鄉土誌》，此書開六堆地方誌之先河對史料保存貢獻良多，也因此讓曾秀氣一頭栽入客家文化研究的領域。1975年(民國六十四年)他接任第五屆「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今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理事長，期間盡心盡力發揚六堆公益及客家精神，並思考社會脈絡和時空變遷，積極鼓勵年輕人加入參與客家事務，以增進團體的活力和成長，最終受到六堆鄉親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sup>22</sup> 參考聯合報《曾秀氣一筆畫寫六堆史》，民國99年1月31日。

<sup>23</sup> 參考聯合報《曾秀氣一筆畫寫六堆史》，民國99年1月31日

1977年(民國六十六年)曾秀氣編輯《六堆英華》一書，內容包括漢族精華、六堆史略、六堆傳統等，希望藉此喚起逐漸式微的六堆忠義精神。1978年(民國六十七年)，曾秀氣連任第六屆理事長之際，因閱讀《秋田通訊》而萌生創辦《六堆集刊》的想法，他這項舉動在全臺灣是開風氣之先，也讓為日後《六堆風雲》、《六堆雜誌》埋下出刊的種子。

1996年(民國八十五年)劉錦鴻先生接任「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曾秀氣於座談會中談及鍾王壽先生編的《六堆鄉土誌》已逾廿年未能重修，於是提議展開新編《六堆鄉土誌》的工作，而曾彩金先生任總策劃，結合了熱愛鄉土文化的學者專家及地方文化工作者近二百人，實地前往六堆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口述訪談，詳細紀錄歷史源流、自然環境、語言、政事、經濟等相關資料，於2001年(民國九十年)出版了《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十五鉅冊。

退休之後，曾秀氣投入更多心力去保存及發揚客家文化。2001年(民國九十年)參與搶救「曾氏宗聖公祠」，並使之正式列入屏東縣古蹟。另外，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的唐書班於內埔鄉文康中心開課，曾秀氣在該班擔任講師，以客語主講《昔時賢文》及六堆歷史、諺語，之後也應邀到屏東縣長治鄉長青學院唐書班開課，此種退而不休的精神令人感到敬佩。

曾秀氣涉獵廣泛，因此著作並不侷限於客家文化方面，1964年(民國五十三年)，替鍾王壽先生主編之《實業世界》撰稿，連載翻譯作品《致富指南》。1983年(民國七十二年)，他開始以「開誠」為筆名，從事英日文的翻譯工作，並陸續完成《詩情愛意》、《沙士比亞欣賞》、《禪學入門》、《孤獨試煉》、《自在心靈》、《愛與幸福》、《人生沉思》等書，均由美和出版社發行，並未正式對外發行。在學術著作方面則有《岳飛傳及其詩詞文》、《史記通論》等書。

1994年(民國八十三年)，曾秀氣深感社會風氣日漸沉淪，遂萌生為「社會風氣日善，人人增長福慧」的目標，於是以古今嘉言慧語與經典名著為主，加上白話注解，出版由善心人士助印的福慧系列叢書，包括《福慧人生》、《教子有方》、

《清靜自在》、《佛法初修》、《醒世良言》等書，希望藉由這一系列的書籍，有助於淨化人心、清新社會風氣。此外，曾秀氣為退休生活而收集市面上以「老年」為主題的書籍，並作筆記，以便將來出書，利己利人，最後編輯成《自求老福》一書，分贈屏東縣各鄉鎮老人會<sup>24</sup>。

---

<sup>24</sup> 參考曾純純〈從六堆集刊看曾秀氣對六堆地方刊物的貢獻〉，聯合報〈曾秀氣一筆盡寫六堆史〉，曾秀氣《六堆英華》，謝政道、溫淑勤、黎淑櫻〈曾秀氣先生口述歷史訪問紀錄〉彙編而成。



## 曾秀氣年表

年代	行跡
1918	19 世維盛公，來台祖。 20 世体耀公。 21 世源君公。經營棺木店、雜貨店有成，樂善好施。 <b>22 世，曾貴德、母李雲華妹結婚。</b> 父：曾貴德，曾任日治保正；光復後村長、鄉代、農會理事。管理曾宗祥、曾存靜嘗、曾裕振祭祀公業常務董事。 母：萬巒庄人，心地善良，樂於濟人之急、勤儉持家。
1935	5 月 12 日出生於高雄州潮州郡內埔庄忠心崙 907 番地(今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海平路 4 號)。家境小康。
1942	入內埔公學校。
1945	父聘曾華德授漢文設塾(今美和村觀音廟隔壁)授《增廣昔時賢文》《三字經》《千家詩》。
1947	小學五年級以同等學歷考取屏東中學。每日騎腳踏車至竹田搭火車至屏東市，再步行到校。
1948	下學期中因病休學
1951	直升屏東中學高中部。
1952	高一獲選屏東縣模範生。
1953	高二下休學，大量閱讀。
1954	認識德籍神父，協助天主教思神父在萬巒、賈神父在佳冬賴家村設教堂傳教。
1955	復學
1956	以高中肄業同等學歷資格考取成大國文系，任班代。
1958	中文系修業 2 年後轉外文系，再讀 3 年。
1961	畢業，陸戰隊服役
1963	退役，至美和中學任教，授英文、歷史。
1964	9 月 23 日與林桂玉老師結婚。
1965	鍾王壽編《實業世界》參與撰稿。
1966	10 月 19 日長女惠中出生

1967	翻譯《致富指南》屏東百科書局出版。
1968	1、3月28日次女惠明出生。 2、創《中學之友》月刊，9月1日發行一期。 3、至大仁藥專任教國文，以《司馬遷與文學》著作取得講師資格。
1970	屏師附小朱劍鳴校長轉介屏東師專任教。
1973	1、取得副教授資格。 2、美和護專校長劉紹興聘請擔任護專教務主任。 3、參與《六堆客家鄉土誌》文章修改潤飾工作。
1975	1、1月17日長子治鈞出生。 2、3月任「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第五屆理事長。(64-67)
1977	1、參考《六堆客家鄉土誌》等，編輯《六堆英華》印2000本。 2、舉辦「六堆大專青年研習營」
1978	1、連任第六屆「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理事長。 2、於鍾福全家閱讀《秋田通訊》，激發編寫六堆鄉土刊物發想，得鍾煥榮醫師支助第一期經費出版《六堆集刊》。至1982年共發行13集。
1981	1、卸任理事長，溫興春接任。 2、「六堆忠義祠稻穀基金會」改為「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1982	受徐傍興校長敦請擔任教務主任。
1983	徐博士久病，全權代理校務。
1984	1、8月1日教務主任卸職。 2、以「開誠」為筆名，進行英日文翻譯。
1985	完成古今中外情詩選《情詩愛意》(未出版)
1986	1、完成中英對照《莎士比亞欣賞》 2、《六堆集刊》改名《六堆雜誌》月刊，鍾振斌主編，任發行人，發行13期。
1987	1、編譯鈴木大拙《學禪入門》(未出版) 2、《六堆雜誌》發行13期停刊。
1988	1、編譯尼采名言《孤獨試煉》(未出版) 2、抗爭美和護專轉手事件

1989	<p>1、編譯赫塞語錄《自在心靈》(未出版)</p> <p>2、護專林玉輝校長任滿，董事長李瑞昌敦請擔任第五任校長。</p>
1991	<p>1、編譯羅曼羅蘭名句《愛與幸福》(未出版)</p> <p>2、為保存美和護專客家興學傳統，5月26日辭校長職，委請溫興春接任。專任教職、兼任董事。</p> <p>3、編譯托爾斯泰名句《人生沉思》(未出版)</p>
1992	撰《岳飛傳及其詩詞文》
1993	撰《史記通論》
1994	<p>1、5月9日長女惠中與陳昱和醫師完婚。</p> <p>2、出版《福慧系列叢書》，6月《福慧人生》3000本；8月《教子有方》，先後印9000本；11月《清淨自在》出版，印贈2000冊。</p>
1996	<p>1、5月《佛法初修》出版，印2000冊。</p> <p>2、提議重修《六堆客家鄉土誌》</p>
1997	<p>1、10月《醒世良言》出版，印2000冊。</p> <p>2、參與新編《六堆鄉土誌》工作</p>
2000	<p>1、退休。</p> <p>2、編《自求老福》書贈屏東各鄉鎮老人會。</p>
2001	<p>1、8月29日，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於內埔開設「唐書班」推廣客語《增廣賢文》。</p> <p>2、與曾貴海、曾彩金、曾喜城合力推動「宗聖公祠」列為古蹟。</p>
2002	<p>1、4月20日長治長青學苑開設「唐書班」。</p> <p>2、「宗聖公祠」正式列為古蹟。</p>
2003	<p>1、8月1日《昔時賢文》增訂本完成，印1000冊。</p> <p>2、8月13日受邀至廖金明於高屏溪廣播電台主持節目以客語講授《增廣昔時賢文》。</p> <p>3、8月16日，竹田德修禪寺開辦第三期「客家與文字音研究班」主講客語《增廣昔時賢文》</p> <p>4、8月23日客家公益會主辦「客家研習會」主講客語增廣。</p> <p>5、11月30日訪鍾鐵民師，商議六堆客家歷史的文學故事化、推薦執筆者。</p>

	6、12月1日訪曾寬老師，請撰六堆歷史故事。
2004	推動修改《忠義祠管理章程》
2005	受李喬《寒夜》三部曲影響，懇託曾寬老師完成《出堆》一書
2006	出版《中學生作文寶典》印贈 6000 本送六堆中小學畢業生。
2007	閱讀古今中外文哲名著並做札記
2008	出版《六堆傳家寶典》，印贈 2000 冊。
2010	參與編著《六堆客語詞彙》
2011	擬定《情義六堆》回憶錄細目年表
2012	《情義六堆》5 月客語口述錄音完成

### 內埔萬丹間通路築橋碑記

洪荒之時，無所謂橋事，如老子鷄犬相望不相往來者，無橋以濟之故也。唐虞後，九澤九川同時平定，蓋汎濫既去，原濕(隰)居然底績，維時四壤雖宅，但低者仍水，於是始徒(徙)杠而繼輿梁，橋制漸成立矣。惟閱歲一築，必依時令而後成其工事，猶幼雅(稚)也，遞遠世文明大啟，或以綱石，或以士敏土，鬼斧神工，天驚石頗(破)，然古今取義，類皆補天工之缺憾，利人世往來之意而已。內埔萬丹間道路由支線始点至月形斷岸者數處，人世通行不便久矣。追其原因，為從來洪水冲毀者半，人事不修者亦半，子等前雖有志而不敢提唱(倡)，今回因隘寮河威漸戢，始與同人談及架設，眾皆踴躍，爰於大正丙寅春起，節節進步，不敢怠荒，蒙當局許可後，即募集寄附并興工，至丁卯正月一律告竣，總計春手者五處，共用費金叁千餘円，茲虽制度苟完，不堪擬近世開闢等橋之壯，亦庶幾村區鄉僻同呈王道蕩平之觀矣，從此地脉相連，徒步免泥濘之苦，橋軀穩固，車馬無傾側之危，所有同時當仁不讓諸翁，均宜於碑記之餘勒座不朽。

發起人兼總理曾源君 發起人劉金安 邱寶郎

贊助員謝亮慶 仝 鍾立郎 仝 曾成福 仝 林德郎 仝 曾阿泉

昭和二年丁卯歲二月吉日鍾健堂撰

說明：發起人曾源君係曾秀氣老師祖父

撰稿人鍾健堂係鍾秉光老師之祖父

照片拾遺



圖 1、擔任護專校長與同仁合照

前排李瑞昌董事長（中左）、曾秀氣（中右）



圖 2、與六堆獎學金得獎人合照

前排鍾貴興（右一）、曾秀氣（左一）、李志中（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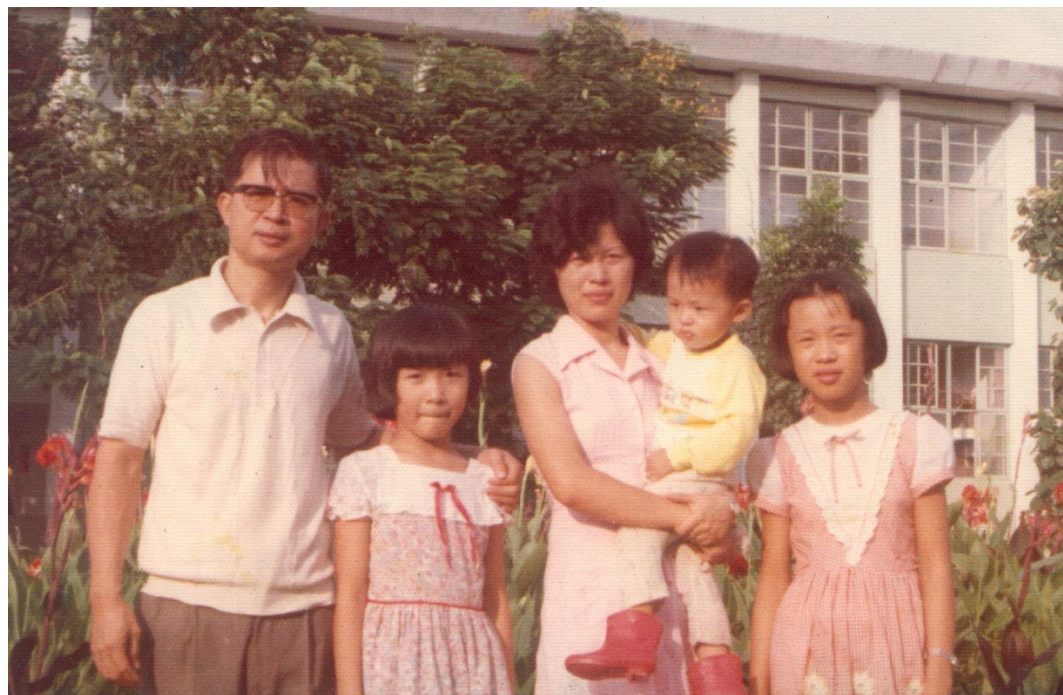


圖 3、家人合照，攝於屏東師專附屬小學



六堆內埔區唐書學苑第一期結業照

圖 4、內埔唐書院結業合照



圖 5、參加宗聖公祠祭典  
前排曾貴海（右一）、曾秀氣（右二）



圖 6、燈下寫作的照片





圖 7、創辦雜誌封面



圖 8、創辦雜誌封面



圖 9、編撰書籍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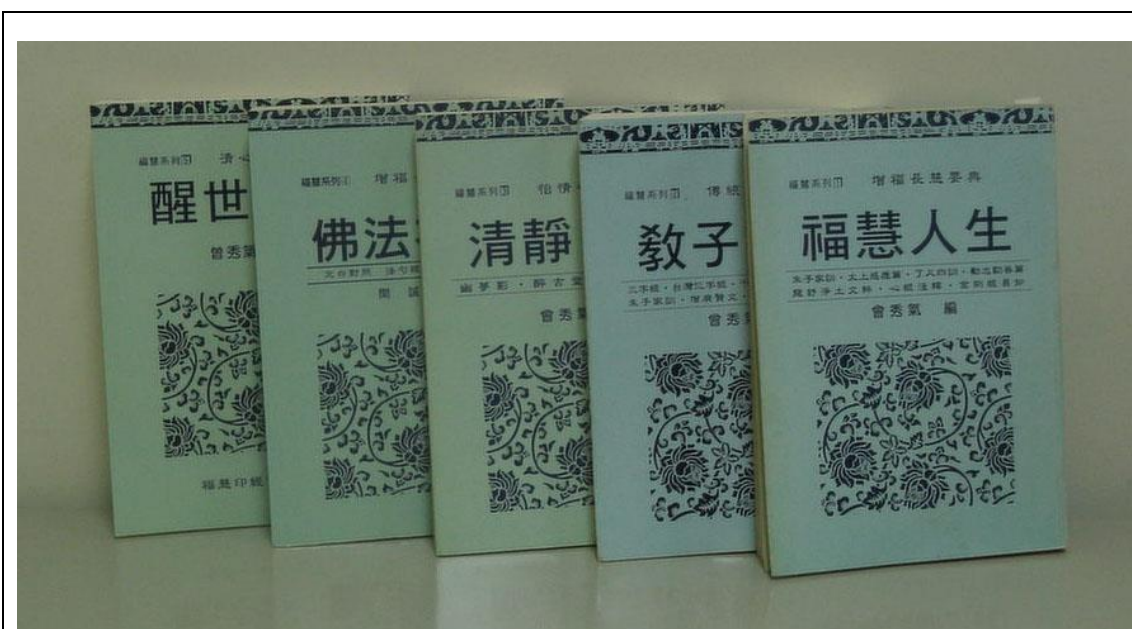


圖 10 編撰書籍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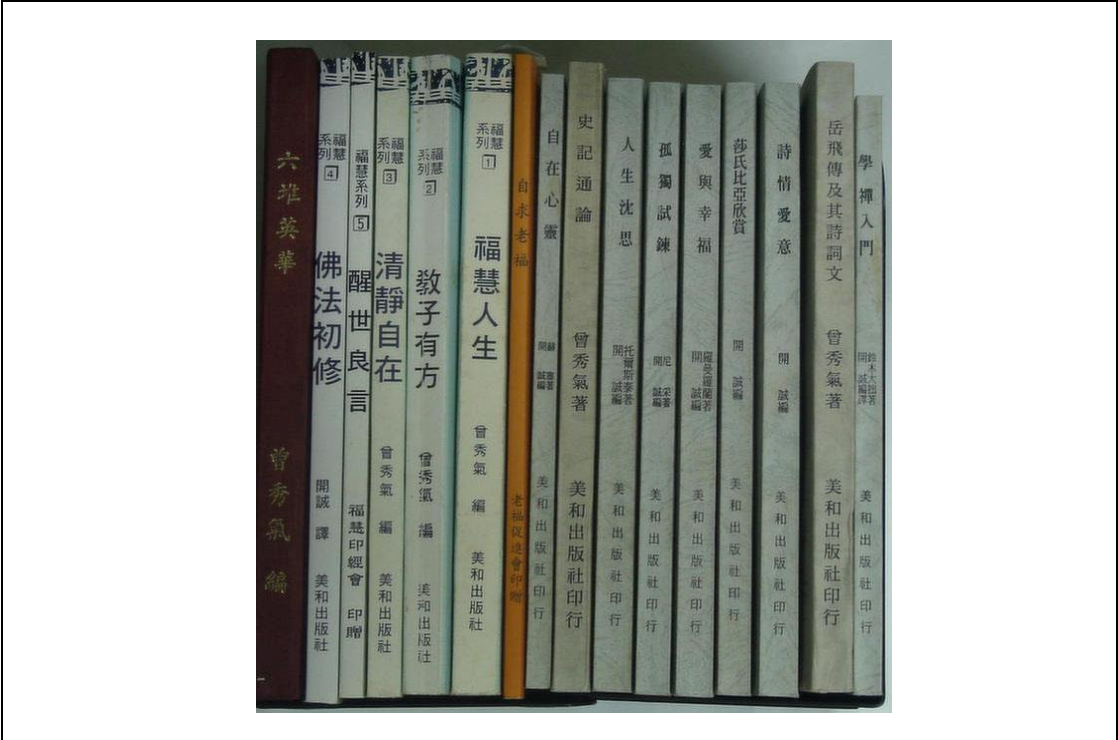


圖 11、編撰書籍



圖 12、創辦之第一本雜誌《中學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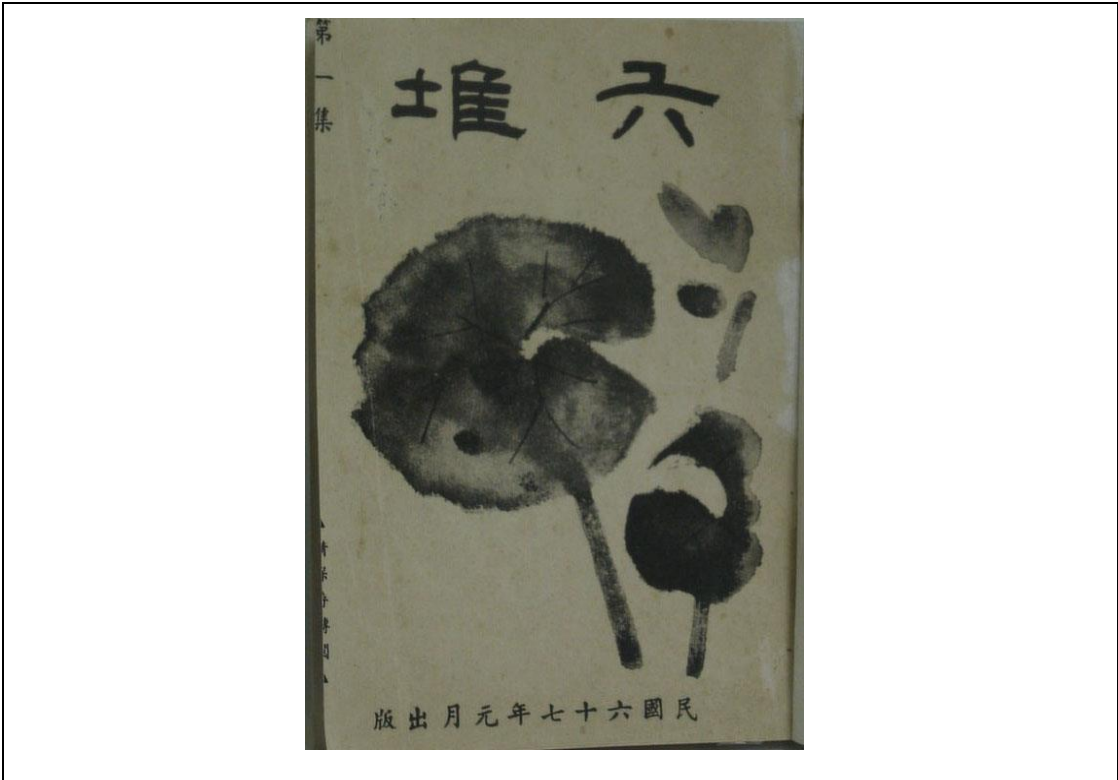


圖 13、《六堆》第一集，封面仿《秋田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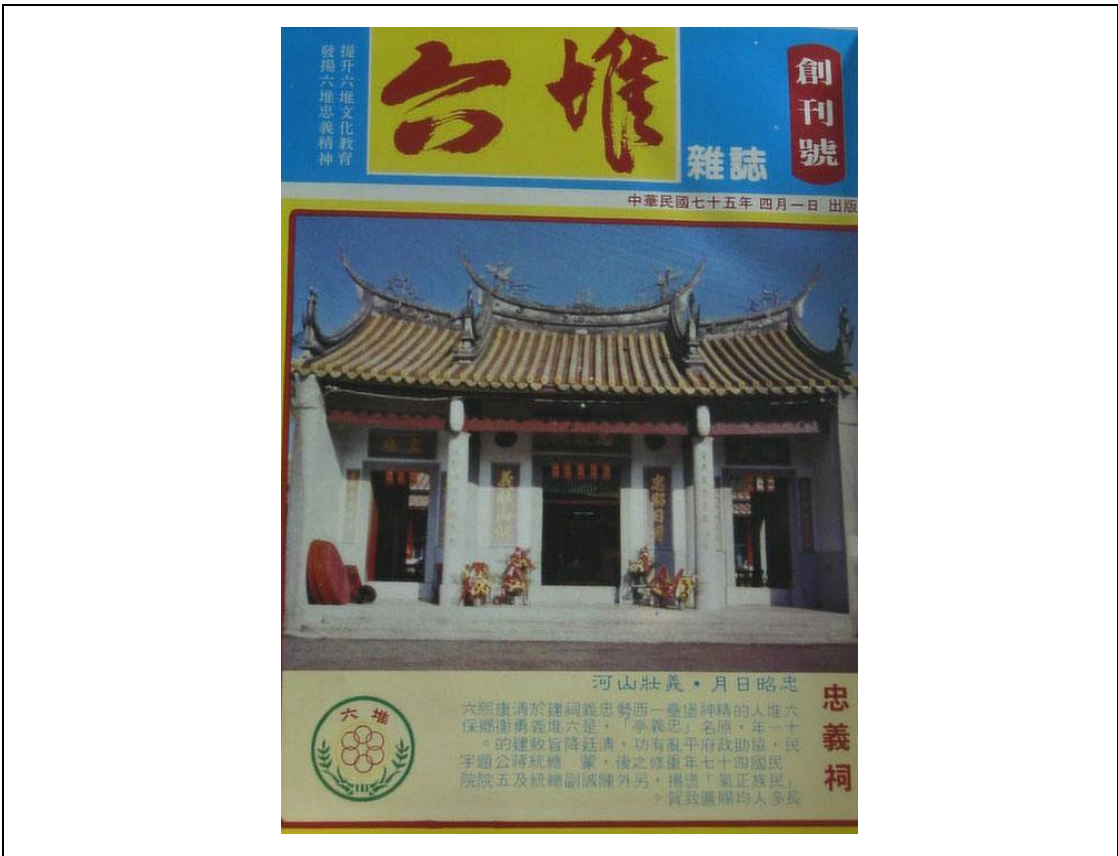


圖 14、《六堆雜誌》創刊號



圖 15、全家福合照，攝於 2012 年 11 月自宅。

前排左起陳昱和醫師（長女婿）、曾秀氣、林桂玉（妻）（懷中為長孫曾子洛）、曾惠中（長女）。

後排左起曾惠明博士（次女、旅美）、陳致辰（長外孫）、陳致杏（次外孫）、何虹瑾（長媳）、曾治鈞（長男）。